

11月號

夏潮論壇 10

探討的、批判的、進步的——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十一月出刊 第一卷 第十期

不是猛龍不過江

訪人權律師江鵬堅



- 方素敏參選後第一選區的驟變
- 揭發IBM與買辦官僚勾結內幕
- 台海兩岸關係之發展與演變
- 辜寬敏參選內幕

文季

第3期
已經出刊!!

陳映真最新小說「山路」

李南衡小說連作 · MADE IN TAIWAN, R.O.C.

《論》 王曉波 · 台灣文學裡的中國意識

《評》 莫靈平 · 木石前盟 · 林黛玉的身世之謎

《文》 何欣 · 胡風的霸氣與骨氣

《散》 郭風 · 尋求一窗燈火

《傳記》

葉榮鐘 · 葉榮鐘先生回憶錄

文季雜誌社 · 社址：台北市木柵一支一五五號信箱 ·
劃撥帳號：五七〇〇〇文季雜誌社帳戶 · 零售每本九〇元 · 訂閱全年四五〇元



整肅異己，故人入罪

——評陳鼓應的政治冤獄及陳鼓應案

今年三月十五日，費希平委員為郭雨新和陳鼓應遭非法放逐之事向行政院提出質詢，當時宋長志部長答覆陳鼓應部分謂：

陳鼓應於民國六十八年至美，與許信良等叛國份子交往密切，經常參加在美的各種台獨活動。民國七月二日，他在日本發表演講認同共匪。七十年十月又在香港發表媚匪演說。

所以，費老又於五月四日，將陳鼓應在東京和香港之言論資料提交行政院，再提質詢，要求國防部提出證據，以昭大信於國人。而行政院之答覆則為：

「臺獨」及「共匪同路人」依法均係叛亂份子，如無事實佐証，絕不可故人入罪，以友為敵。費委員之卓見，至為敬佩，國防部當轉知所屬同仁嚴格執行。

十月十一日的立法院會中，費希平委員就陳鼓應屢次申請返國未獲批准一事，又提出質詢，要求國防部長宋長志對所謂陳鼓應在海外「參加台獨活動」及「發表媚匪言論」拿出事實佐証，以釋群疑。

在費老鏗而不捨的追問下，宋部長終於放棄了三月十五日「判決書」式的立場，而改稱：

關於陳鼓應在國外的言行活動是否違法，長志亦曾兩次答覆應由警總本着毋枉毋縱，公平公正的原則來依法審慎處理，陳鼓應申請回國，自然要經過法律程序的偵查，至於何者違法，法律均有明確的規定，如果查無事實的佐証亦絕不可能故人入罪。費委員對於陳鼓應的申請回國，非常的關切，並請舉出證據來，因為，此仍依法予以偵查期間，任何不法証據均不得公佈。俟偵查終結，或起訴或不起訴，自有公布。

宋部長沒有堅持「擇惡固執」的態度，是我們所歡迎的。但亦有三點質疑：

一、政府曾經宣佈過，在美國並無所謂「校園間諜」，果真如此，陳鼓應如與台獨份子交往是秘密的話，宋部長如何偵查？如果其交往是公開的話，宋部長又如何不可以公開？而陳鼓應非台獨是衆所周知的。

二、宋部長指陳鼓應在東京、香港之演講，均為公開形式，果有「媚匪」之實，陳鼓應可以公開演講，為何宋部長不能公開指控而公佈証據？然陳鼓應領銜抗議中共逮捕徐文立却見諸海外各刊物。

三、既然宋部長稱此案於十月十一日仍在「調查」中，那也表示並未調查完畢，既未調查完畢，當然未

有調查之結論，為何宋部長在三月十五日，就能得到陳鼓應參加了台獨活動和「煽匪」的調查結論呢？先有結論再行調查，這不是羅織式的「故入人罪」，難道還有其他嗎？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堂堂部長在國會中公然以未完成之調查入人以罪，又如何部勒其所屬不可「故入人罪」呢？

國民黨故入人罪之舉，並不自今日開始，三十餘年來用故入人罪的方式造成的假案、冤案不知凡幾。比如曾與谷正綱、方治並稱反共三劍客的雷震，竟被國民黨以「知匪不報」包庇匪諜的罪名下獄十年，海內外輿論為之譁然，咸認是欲之罪、羅織之辭。雷震的獲罪，稍諳政治者都明白是為了「自由中國」極力鼓吹言論自由，時時痛切針砭時政，並進而想組織反對黨致為當局所忌，乃不惜以牽強之至的說辭羅織入罪。雷案究竟如何，二十多年來，歷史自有定論。

民國六十八年的余登發案是國民黨故入人罪的另一顯例。六十七年的中央公職選舉，黨外南北大串聯，造成空前聲勢；雖然中美斷交，選舉中止，但黨外仍圍作全省的大團結，而以余登發為中心人物。國民黨素來最忌黨外勢力壯大，只要黨外稍有集結力量的跡象，即盡力打擊，務求使其冰消瓦解。打蛇先打七寸，居領導地位的余登發遂成國民黨整肅的對象。國民黨先是利用無賴吳泰安誣指余登發受任所謂南部地區暴動總司令，後因太過離譜，難以定罪，終以影印「朝日新聞」為匪宣傳的罪名起訴。以暴動司令抓人，以「朝日新聞」定罪，不但是「故入人罪」，而且是橫暴的非入不可！

民國六十八年底「美麗島」雜誌社在高雄舉行群眾集會，發生警民衝突事件。這在法律上，至多觸犯「妨害公務」、「公共秩序」等罪刑，國民黨卻以軍法審判，用二條一的叛亂罪起訴。「美麗島」諸人或有地方意識，對國事持有不同意見，但又何至於煽動群眾，製造叛亂？所以，老成謀國如吳三連、陶百川、胡秋原者皆認為不得以叛亂入罪。而國民黨却非以叛亂入罪不可。陳鼓應如果真的回國，又如何保證不受羅織的構陷？

從這幾件中外矚目的政治案件顯示出「故入人罪」、「先定罪再羅織證據」正是國民黨壓迫異己的一貫作風。國民黨處理陳鼓應申請返國一事，也不逃此模式。陳鼓應之不得返國，究其實際，不過是因為陳鼓應時發政論，縱論國事，其中頗多為國民黨所不喜者，尤其於六十七年與黨外人士結合，參加中央公職選舉，控訴本身所遭的迫害，猛烈抨擊國民黨箝制言論自由、罔顧人權的暴行，更令國民黨有芒刺在背之感。陳鼓應去國遠遊，對國民黨而言，不啻去一眼中釘、肉中刺，於是對陳鼓應的返國申請百般刁難、阻撓，甚至故入以「與叛國份子交往密切」、「發表煽匪演說」的罪名，藉以達到放逐陳鼓應的目的。

在這種「故入人罪」的政策下，台灣製造了無數的假案、錯案，多少人妻啼子號，多少人家破人亡，忍心刺骨者又有多少人！時至今日，難道當權者仍不能覺悟而與民更始嗎？

雖然，根據以往的經驗，我們不敢相信宋部長所說的「絕不可故入人罪」，但是，我們仍然希望宋部長能以實際的行動來證明「絕不可故入人罪」，那就是公佈陳鼓應案的「調查」結果，並且，公開承認以往的假案錯案，來證明政府確有「絕不可故入人罪」的誠意。

目錄

政治經濟

《社論》 《讀者投書》

整肅異己，故入人罪

—評陳鼓應的政治冤獄及陳鼓應案
 ●「大台獨」想吃「鷄骨頭」 ●國民黨的「馬可仕」性格
 ●國大、省議員、縣議員憑什麼撈過界
 ●指南客運董事長高忠信欺人太甚!!

錢筒子出政權？

—何時能有乾淨公平的選舉
 七十二年黨外人士競選立委後援會共同政見
 七十二年黨外人士競選立委候選人推荐榜名單
 中央後援會能為黨外做什麼？
 —訪黨外中央後援會執行秘書長游錫堃省議員

不是猛龍不過江!!

—訪人權律師江鵬堅

／康喬

／本刊編輯部

／林若青

發行人 / 柯水源
 社長 / 黃溪南
 總編輯 / 蘇逸凡
 執行編輯 / 楊 乘 · 康 雄
 採訪編輯 / 洪 觀 · 陳莫愁
 業務經理 / 唐 樣

法律顧問 / 江鵬堅 · 湯金全
 廣告顧問 / 進步廣告小組
 編輯部 / 台北郵政第29-247號信箱
 電話：(02)9151887 · 9142941

劃撥帳號 / 555202 黃溪南
 零售 / 國內每册新台幣50元 國外每册美金2元
 長期訂閱 / 國內：全年12期500元 半年6期280元
 國外：航郵全年歐美地區美金30元
 亞太地區美金26元
 港澳地區美金20元

印刷所 / 翔豪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萬大路640巷30號

發行所 / 台北市泰順街59巷10弄12號4樓
 北美洲代表 / MR. JAMES NING
 106 ROOSEVELT BLVD.
 FLORHAM PARK, N.J. 07932
 U.S.A.

美西聯絡處 / MRS. San San Chen
 2627 Hillegass # 104
 Berkeley Ca. 94704
 U.S.A.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誌第3474號
 中華郵政台字第0791號執照登記為新聞紙類

台北總經理：
 百全書報社 電話：(02)9249210

各地經銷處：
 自強書局 電話：(032)224807
 國華書報社 電話：(034)559853
 大華文化服務社 電話：(035)228054
 英華書局 電話：(037)320810
 台中書報社 電話：(042)333363
 嘉聯圖書社 電話：(052)324581
 永茂書報社 電話：(062)234339
 天和書報社 電話：(07)3829975
 環球書局 電話：(087)323071
 民生書局 電話：(039)323765
 國民書局 電話：(039)543743
 花蓮文具店 電話：(038)322941
 紐約書局 電話：(089)322267

本刊文章歡迎轉載，但請註明出處。

海外訂戶請注意！

美金支票抬頭請寫

夏潮論壇社

夏潮論壇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十一月出刊

第一卷・第十期

藝文

歷史與思潮

世界之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7 | 72 | 70 | 67 | 58 | 56 | 49 | 46 | 40 | 38 | 35 | 34 | 33 | 31 | 30 | 26 | 23 | 20 | 18 | |
| 台灣文學研究會與「鄉土文學」 | 替「工業化」開疆闢土的「進步主義」 | 日據下台灣史年表 | 徘徊大陸知識界的「怪影」 | 桑地諾主義者的辯白 | 東方之珠徘徊在十字路口 | 剪不斷，理還亂 | 是誰在摧殘民族工業？ | 台大學生運動卅年回顧(二) | 我破聯合報的神話 | 張德銘「私通」國民黨 | 二選區黨外四分五裂，國民黨準備坐收漁利 | 方素敏參選後第一選區的驟變 | 辜寬敏參選內幕 | 鹿死誰手，還看今朝！ | 農民永遠是輸家？！ | 農民的政治參與權不容任意剝奪！ | 農民參政歷史談農民團體立委選舉 | 評黨外中央後援會推荐大會 | 鹿死誰手，還看今朝！ |
| 訪許達然博士 | 一個人類前途的思考 | | 對馬克思的「手稿」的爭論(四) | 尼加拉瓜軍政府首腦訪問記 | 香港九七大限的新發展 | 台海關係的發展與演變 | 透視資策會與「B M 五五五〇案幕後 | | | 高市選情的分裂與整合 | | | 各地選情 | | 訪農民團體立委候選人黃順興先生 | | | | |
| 楊棄 | 蔡仲章 | | 鄭學稼 | 丁三譯 | 滄海珠 | 夏台生 | 許忠仁 | 李綠 | 羅利滾 | 知山 | 陳真 | 許鴻源 | 謝德啓 | 蔡正 | 本刊編輯部 | 張明 | 劉一德 | 謝郎 | |

黃順興的再出發!!



今年年底立委選舉，黃順興將參與農民團體立委的競選，他將獻出他數十年來，對國民黨農業政策的考察心得。同時他也將以農民的反應，來檢驗自己對農業的了解、對策是否正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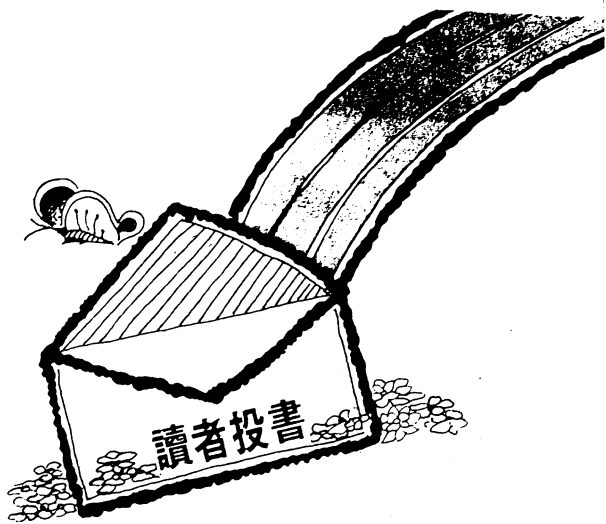
除了農業問題，黃順興年底也將把他數年來對台灣生態環境問題的考察做一番報告。

要了解黃順興

- 請先讀：①替李登輝八萬農業大軍算命〈黃順興著，100元〉
②歷史的證言〈黃順興著，七〇〇頁，250元〉
③歷史的證言摘要本〈黃順興著，50元〉

郵政劃撥25719號信箱黃順興

住址：彰化縣大村鄉福興村山脚路
113號之一



「大台獨」想吃「鷄骨頭」

編輯先生：

當年「日本華族」辜顯榮的後裔，前「台獨」大統領，國民黨「中常委」辜振甫之弟——辜寬敏，據聞將參加年底台北的立法委員選舉，最離奇的是他要以「黨外人士」參選。

以辜家在台灣的实力，不論在政治、經濟上都是佼佼者；打從日本人侵入台灣到國民黨統治三十四年後的今日，姓辜的家族所享有的地位（社會名譽或許要除外），尚無人可取代，以這樣的一個出身要插手選舉，委實叫人摸不清其動機。倒是會有人提起：他們是吃肉的，向來是無骨的，現在怎麼連根骨頭也在意起來，也搶著爭呢？

昔日，辜寬敏與廖文毅在日本大搞「台

灣獨立」運動，後來發現此路不通，廖文毅在一九六五年放棄台獨，向國民黨輸誠自新回台，一抵台選發表談話。辜寬敏也在國民黨退出聯合國，日本與中共建交前後回台。十數年來，我們似乎不會在國民黨的任何傳播工具見過他自新的消息，到底他向國民黨輸了多少「誠」，台灣的人民應當有知道的必要。否則難免會造成錯覺，誤以為台灣島內已可以公然打著「台獨」參選，誤以為國民黨已放棄戒嚴，放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台北讀者 陳中平 上

國民黨的「馬可仕」性格

編輯先生：

據報戴林義雄之妻方素敏女士已於十月廿五日清晨自美返台，此次回來，主要是參與立委競選。

方女士是於兩年前，也就是七十年的縣、市長選舉前離台赴美的。當時，國民黨極忌諱方女士競選宜蘭縣長，據說曾由沈大公子沈君山出面勸說，內容不外是希望方女士能攜帶「林宅血案」僅存的大女兒林奐均離開台灣，一俟適當時機就將特赦林義雄。如今，兩年過去了，兩年來無論海內外、各級議會、各界人士都曾有人大力疾呼：「釋放林義雄」，但總是石沉大海，毫無反應。

本年十月初，當方女士決定返台時，國民黨派駐美國的劉姓官員會屢次勸阻，甚至暗示方女士將可能成爲「艾奎諾第二」。無

疑的，國民黨不喜歡方女士參選。方女士一抵台，國民黨的安全人員就「大批」的說要保護她，要求她由側門離開。無疑的，方女士也不會喜歡國民黨這種干擾式的排場。

國民黨在台灣培養三十多年的「憂患意識」，凡事只會一廂情願的往牛角尖鑽，他們隨時會把它不喜歡的一句話、一件事、一篇文章、一個人放大、膨脹得好不緊張，然後勞師動衆的去對付。國民黨的官員會誤把方女士幻想成「艾奎諾第二」，却從不好好想想，爲什麼不能把林義雄變成「金大中第二」。

讀者 黃泉州 敬上

國大、省議員、縣議員 憑什麼撈過界

編輯先生：

年底的立委選舉馬上要開始了，從貴雜誌的報導可以瞭解到此次選舉黨外內部的種種問題。事實上有問題、有矛盾才是正常的，也才能促進成長，任何一種批判、爭論相信會是正面作用大於負面的。不過，有一件非常要不得的怪事，却連貴雜誌也不會提及，就是有部分黨外朋友，具有國大、省議員、縣議員身份的這些人，在他們的任期尚未屆滿，甚至都還未逾一半的任期，就見異思遷，美其名是「爲了民主」、「地方上沒有更適合的人選」，就差沒講「世間無人我最賢」。每次選舉常聽到、看到「民主大家來

「的宣傳，像這種「大小都要插手」、「凡事非我莫屬」的代表，實在令人齒冷。

三十幾年來，一批又一批的前輩、志士，不惜付出一切，坐牢、流亡、犧牲自由、生命，為的是「台灣的民主化」，為的是下一代不再受「特權」、「腐化官僚」的壓制，他們多的是不計利害，不圖虛名的有識之士。何以歷經無數劫難之後的今天，台灣的民主運動會有這等林丙丁、許嘉生，警總出身的蔡四結以及傳言將出馬的蘇洪月嬌之流。

要知道，當日他們的當選，還不是一大群熱愛民主的鄉親、同好支持的，好幾萬的人民摒除國民黨的威脅、利誘才把這些人推上台，難道這麼多的黨外支持者裡就沒有有一個合適的人選嗎？難道當年投的票就不值得麼？省議員也好、國大代表也好，在只有一半的任期內就真的已經完成當時的承諾，就真的可以對支持的人民交代了嗎？很顯然的這是一種不負責、背信的舉止。

我們一再的支持黨外朋友參選，一再的以選票來鼓勵有志氣投入民主運動的人士。我們絕不是支持誰出來當官，絕不希望他們在特權、虛偽裡墮落。他們是可能墮落的，他們是可能利用特權享受的，他們可能在虛榮裡喪志，但是我們不甘願我們的選票就這麼被糟蹋，我們不甘願以自己的選票來欺騙自己。

指南客運公司董事長

高忠信欺人太甚!!

台南 陳英雄 上

我兒魏益謙（年五十二歲）於民國六十九年四月七日上午八時騎機車，在木柵被指南客運股份有限公司車輛撞成重傷，鮮血直流不止，當場昏迷不醒，經送台大醫院急診處急救，診斷結果：「腦部撞傷，機車擋風玻璃碎片多片刺入臉部」經急救後住院三天，再轉往住家附近之景美成溪醫院住院繼續治療。

我乃一無知之鄉下婦人且家住台南，乃囑託旅北之親戚就近和該公司董事長高忠信先生交涉賠償事宜並尋求和解，但高先生屢以繁忙為由拒不見面，最後竟由該公司李姓職員出面揚言：「車禍責任不在司機，我們公司老板財多勢大，和解賠償免談。」

嗚呼！乘勢欺人，一至於此，天理何在！！

我已花甲之年（七十二歲）丈夫去世多年，兒子遭此橫禍，本不擬再追究事隔多年車禍，奈前（九）月我兒車禍舊疾復發，病情愈為嚴重，口歪眼斜，坐臥需人扶持，行動幾已癱瘓，在省立台南醫院求治多日毫無起色，危在旦夕。

號稱安和樂利之台灣，竟容此慘絕人寰事。

誰將還我公道！誰將還我兒子！！

民國七十二年十月八日

苦主：魏邵炭泣泣上

地址：台南市塩埕路二五四巷四十一號
 身份証號碼：D200251530

夏潮徵求贊助性榮譽會員

夏潮愛大家

大家愛夏潮

“夏潮”又出刊了，開始了再一次的漫長新征，在這坎坷艱辛的征途上，夏潮需要您——需要您的精神鼓勵與財務支持。

只要您一捐贈五千元（海外朋友美金二百元），您就成為夏潮的榮譽會員，您就可以成為夏潮的永久性訂戶，更是夏潮的永恒之友。

榮譽會員郵撥帳號：555202黃溪南 帳戶 郵政信箱：台北郵政29~247號信箱

錢筒子出政權？

■ 康喬

——何時能有乾淨公平的選舉

據報載，內政部長林洋港於九月廿六日呼籲全體國民要有拒絕賄賂、抗拒脅迫，以理性判斷作客觀抉擇的決心。他並於十月十四日在立法院表示，守法節約、選賢與能、公正公平、團結和諧是今年立委選舉的四大目標。

可是實際上，今年的增額立委選舉早已不肖的「準候選人」污染了，早就不是「處女」了。這一點，林先生要是還強加掩飾，就不配當內政部長！因為，他是堂堂的內政部長，又是中央選委會主委，照理說，應負責將賄選的不肖份子揪出來嚴辦！若不能辦，至少也應查明，將姓名交由大眾傳播公佈才行，有這種魄力才對得起選民。怎可「虛應故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呢？而早在九月初國民黨公佈提名名單之後，於第四選區就有兩名黨籍「準候選人」到處豎立大型看板，印發彩色名片；還有人利用機關團體舉辦自強活動時，送肥皂、飲料、打火機等。並有人製發幾萬枚十分精緻的紀念幣，單價在三百元以上，作為選前宣傳品。這許多醜陋的事實經由報紙披露的同時，均將姓名掩蓋，可見是國民黨掩護國民黨

！（人盡皆知，各機關團體的自強活動，均是國民黨策劃的）。

洪文棟買票成性

現就讓吾人來談談黨籍準候選人洪文棟的醜行吧！

早在三年前，洪文棟就開始買票了。他當時與楊麗花到處分送美麗洋傘，籠絡低知識的阿公阿婆與勞動階級，到後來還是落選。如今捲土重來，他仍然重施故技。十月十九日晚上，筆者好友親眼看見洪文棟在石牌附近各地「拜託」。十月廿五日，於石牌明德國中舉行的各類競賽中，洪文棟及時送入了大量的獎品給同學們，這種收買人心的行動，老師們成了幫兇！他是想利用學生影響家長。而筆者更於得到此一消息的同時，得知洪文棟早已在石牌、北投一帶投下鉅金，利用各項團體活動的機會到場分送禮物，並加署名，連連拜託。這許多不可否認的事實，知道的人成千上萬，而大報竟不披露一字，可知也是國民黨掩護國民黨！洪文棟的買票行為，是在侮辱選民，是在攝取選民的靈魂！他將所有的選民都看成「落後民族」、

「沒有思想」、「沒有主見」而「見錢眼開」的傻蛋！而他送東西給國中生，是在戕害幼苗心靈，使學生們養成「收受好處」的習慣，將來就會喜歡貪污枉法，這會誤其終身，並給國家民族帶來無窮的禍患！

吾人認為，洪文棟買票作風不改，且三年來卑鄙無恥地越做越囂張，足證有利益團體為其後盾，且包庇縱容、領導脫法的是國民黨！更令人痛心的是，有部份選民在收受好處之後，就立刻幫洪文棟說話，說：「他送東西並不是為了競選，而是要鼓勵我們參加正當團體活動。」這種愚民，難怪洪文棟會看不起他們，而用金錢來收買他們，侮辱他們，並利用他們！

黃天福恨透賄選

其次談到三年前的十二月五日，也就是立委選舉投票日的前一天晚上，最後一場政見發表會中，候選人黃天福在龍山寺，上台即語驚全場：

「最近有許多人盛行買票，尤以國民黨的候選人佔大多數！」他說這話時，義憤填胸。

「拿出證據來！」現場有國民黨的「特務」喊道。

「你說什麼？我沒聽清楚。」黃天福問道。

「拿出證據來！」那人又喊。

黃天福聽清楚了，立刻從口袋裏拿出一個漂亮的皮夾展示給選民看，上面印著「黃聯富敬贈」，但黃天福並沒說出他的名字，只說道：

「這位候選人是誰，我不便說出來，不過，證據就在這裏。」

黃天福這項舉證，使那人啞口無言。事後，黃聯富對黃天福抱怨說：「你怎麼漏我的氣呢？」

「我沒漏你的氣。我又沒說出你的名字。」黃天福反駁道。

黃天福認為，若選民仍然不能覺醒，拿了誰的好處就投給誰，則台灣的政治永遠不能進步，國家的前途永遠暗淡無光。他同時認為，「鼓勵檢舉」是一種很好的掃蕩賄選的方法，當局何不努力推行？是不是怕抓到自己人呢？

錢筒子出政權？

黃天福恨透了賄選，黨外人士拼命喊「檢舉賄選」，有何用呢？國民黨照樣提名大金牛。

我看國民黨並無肅清政風的誠意，他們標榜「為黨為國」，其實是「為己」、「為黨」而不「為國」。

基隆市黨部主委邱益三曾於九月七日公

然在三百多人的集會場所宣稱：「如果第一選區選情惡化，將從板橋家中用車子運鈔票來。」

而台北市黨部主委關中提名蔡辰洲、洪文棟、高忠信三人，所提出的理由是：此三人財力雄厚，不必輔選。這個說法「話中有話」，為什麼財閥就不必輔選呢？這三人既無政治聲望與經驗，又是第一次被黨提名，竟可以「不必輔選」，靠「銀彈攻勢」就可穩操勝算？則台灣的選舉豈不是由金錢做主嗎？這三人出來競選立委，目的在為自己及其幕後支使者謀求更多的不義之財。洪文棟與新光企業關係密切；蔡辰洲代表國泰企業；高忠信則是指南宮的管委會主任委員。這些關聯，關中不會不知。他竟還加以提名，（

所做的「黨員意見反映」其實是在欺世盜名），此舉對不起全體國民！他身當執政黨的大官，竟以這種心態來提名候選人，實足以誤國！說什麼「財力雄厚者樂善好施、廣結善緣」，此理論根本站不住腳。而黨籍六位候選人共同簽名「反賄選」，更是一種意圖瞞天過海，卻欲蓋彌彰的可笑舉動！洪文棟買票誰人不知？那個不曉？

吾人必須聲明，民主政治是全民政治，我們不能刻意去要求「有錢人」不能參選，但是若有人把政治參與看成純經濟上利益的投資，動機本身就有問題！這種候選人把選舉花費看做成本，當選後使用各種手段去撈回利潤，對選舉的品質怎能有正面的作用？他只會開民主倒車！日本的金元政治發展到田中角榮的賄賂案，已經釀成日本國內政

治風暴，值得國人警惕。也可推知國民黨「錢筒子出政權」的觀念與做法，將會使台灣陷於財閥手中，而永無翻身之地！

金牛與國民黨合謀

其實正人君子的政黨，重視改革、重視政績而不重視選舉；重用賢能而不重用金牛。因為，政績好自然人民擁護；賢能自然得票率高。而國民黨恰為其反，平時不認真整飭吏治、嚴肅政風，到了選舉時才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彷彿怕黨外捅了他們的老巢似的，用盡一切辦法來阻撓黨外的路。他們利用金牛，金牛也利用他們。受害的是可憐的老百姓。這是「民主國家」所不應該有的現象。

何時能有乾淨公平的選舉

再說由金牛與暴力的介入選舉更足證明，從三十八年迄今，沒有一次公職選舉是公平而乾淨的！國民黨公然違法、脫法；國民黨在各選區做票；國民黨盡針對黨外的弱點去規定有關條例，經由「表決部隊」迅速通過。這一切的一切，可能一些涉世未深、思慮單純的黨內外人士均不知曉。不過，不管國民黨是如何的迫害黨外人士，吾人仍認為，台灣民主政治的最大障礙並不是國民黨，而是選民的素質提昇太慢。許多人竟覺得「買票」是無可厚非的，「期前活動」是不必受處罰的。這麼一來，讓投機取巧的小人佔盡了先機，守法守份的君子卻吃了大虧。政界之所以被稱為「黑暗」、「骯髒」，主因

在此。買票者在身當老百姓時已懂得脫法、違法，若進入國會，有了權力如虎添翼，當更會將國家搞得烏漆八黑。
何時能有乾淨、公平的選舉？吾人認為

，選民素質普遍提昇，選民意識覺醒之時，即是選舉乾淨、公平的開始。勇敢的選民要揭發賄選；怕事的選民不敢揭發，至少也應不把票投給買票者，讓他去落選！若是能使

賄選者身敗名裂或一再落選，久而久之，台灣的政治自然弊絕風清！

七十二年黨外人士競選立委 後援會全國共同政見

- 一、台灣的前途應由台灣全體住民共同決定。
- 二、徹底實行憲法，廢止臨時條款，解除戒嚴令；恢復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基本權利。
- 三、全面普選中央民意代表、廢除遴選、重組國會。
- 四、立即通過省縣自治通則及直轄市自治法，省、市長民選，貫徹地方自治。
- 五、國民黨應退出軍隊、檢警及司法機關。各政黨應公佈財產，其霸佔之公產應立即歸還國家。
- 六、維護人性尊嚴；學術研究及政治主張持不同意見者應予尊重。禁止刑求，非法逮捕、拘禁和政治迫害，並大赦良心犯。
- 七、嚴格限制農畜產品進口，保護漁民海上作業，保障勞動者之權益。消滅貪污特權及官商勾結，整頓國營事業，促進私人企業之健全發展。
- 八、保存文化財產，珍視古物古蹟，防治公害，恢復山川秀麗舊貌，維護優良生存環境。
- 九、平等對待所有海外僑胞，確認各地台灣同鄉會之合法地位。
- 十、面對現實，突破外交困境，重返國際社會。

七十二年黨外人士

競選立委後援會

立委候選人

推薦名單

台北市選區

康寧祥 (推薦)
 黃天福 (推薦)
 江鵬堅 (推薦)

第一選區

方素敏 (徵召)
 黃煌雄 (報備)
 鄭余鎮 (報備)
 蔡憲崇 (報備)
 康義雄 (報備)
 蘇克福 (報備)

第二選區

張德銘 (報備)
 許國泰 (報備)
 陳一光 (報備)
 魏早炳 (報備)
 耿崇水 (報備)
 陳文輝 (報備)

第三選區

許榮淑 (推薦)

第四選區

高李麗珍 (推薦)
 湯金全 (報備)

第五選區

余陳月瑛 (推薦)
 潘立夫 (推薦)

第六選區

周忠志 (推薦)
 高雄市選區
 張俊雄 (推薦)
 王義雄 (推薦)
 郭麗莉 (推薦)

農民團體

黃順興 (推薦)

工人團體

楊上民 (報備)
 康義益 (報備)

漁民團體

陳永富 (報備)

嘉義市長補選

張博雅 (推薦)

茲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充分運用黨外資源

問：中央及地方後援會的組織和推荐工作目前已正式完成，請問，針對年底的選舉，中央後援會往後計劃採取那些輔選措施？

答：目前較確定的計劃有以下幾點，第一：把現任民意代表組織成兩、三個助選團，到各個地方輪流助選。另外在選舉登記截止，黨外參選人員確定以後，中央後援會準備把每個候選人的文宣人員、助選員召集到台北實施選舉的講習，而這個講習的師資、內容都已準備妥當了。另外和選舉有關的法律問題，除了舉辦講習，還要印製手冊發給有關工作人員。

問：中央後援會是否要為候選人安排助選員？

答：中央後援會的章程有明確規定，要協調分配助選員。所以我們設計出一種表格

中央後援會

能為黨外做什麼？

訪黨外中央後援會執行秘書長

游錫堃省議員

■ 本刊編輯部

，願意助選的朋友，可以把理想中的候選人依志願填好或把願意助選的地區依次寫出來，再由中央後援會安排分配。這樣做有兩個好處，第一譬如某人與許國泰、張德銘、陳一光私交都不錯，幫其中一人助選，一定會得罪另外兩個人。如由後援會來安排就可以避免這個缺點。第二，一個陌生人毛遂自荐要幫人助選，候選人難免會有所疑忌。如經由中央後援會認定再推荐给各候選人，就可以消除疑慮。這樣做我們也較能運用黨外的資源。

問：中央後援會宣佈的候選人名單，有的區域全是推荐的，或全是報備的，也有的區域推荐與報備兩者都有，請問這種決定考慮的因素有那些？後援會對推荐與報備在支援上有何不同？

答：中央後援會照章程來講只能決定每一選區的名額，人選的決定是屬於地方後援

會的職權。這是黨外跟國民黨很不同的地方，國民黨是由地方黨部把人選報給中央黨部圈選決定。而後援會的決策過程是由下往上的，只要地方後援會報給中央後援會的候選人數目符合中央後援會的規定，便一致予以推荐。反之如果人數超過規定便不予推荐。譬如第一選區只能提名三個，可是却提名五個，我們就不予推荐了。因為後援會最大的企圖是充分運用黨外的資源，統統推荐就會分散票源而與原意矛盾。而地方提名超過規定人數原因可能是地方後援會怕得罪人，其次，他們仍有國民黨中央集權方式提名的陰影，不曉得可以自己決定人選，以為呈上五個只是建議性質，中央會做最後決定。另外他們忽略民主政治是責任政治，一言一行都必須對選民、黨外負責的；如中央規定提名三個，地方竟提五個就是不負責任的做法。這當然跟後援會成立匆促，會員的界

定不理想也有關係。至於支援的程度，中央後援會推荐的，我們當然要全力予以支援，報備的就要次一等了。

提出共同政見

問：推荐的或報備的候選人是否有責任一定要接受中央後援會的政見？

答：照章程規定是要接受的，不過，中央後援會的十大政見只有三百六十五個字，離選罷法規定的六百字還有一百三十五字。各候選人可以在十大政見外加上有區域特性的政見，譬如台灣省的政見可以加上糧食價格的問題，如要爭取宜蘭縣的選票，可以加上「興建從頭城到南港的隧道公路」等。

問：如果以後後援會推荐或報備的候選人沒有在傳單或公告列出十大政見，後援會有什麼對策與處置？

答：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發生類似的情形，所以還沒有確定的對策。不過，不論推荐或報備都已經參加後援會的登記提名，表示他認同後援會，他當然要接受共同政見。如不接受，表示從那時起，他已不認同後援會，我們會呈報給執行委員會採取對應措施。

問：請你談一談共同政見的形成過程？

答：首先由執行委員會的周清玉代表（後來是謝長廷）組成文宣小組，再由該組組長、副組長召集人馬，廣泛收集政見，予以整理以後呈報給執行委員會審查，再報給中央後援會大會做最後決定。

問：在共同政見的草擬階段有沒有廣泛徵求各候選人的意見呢？

答：當時有徵求專家學者的意見，但是由於各候選人可以在共同政見增加有地區特性的政見，因此我們沒有廣泛徵求各候選人的意見。

中央、地區後援會

要互相配合

問：中央後援會已經公佈推荐及報備名單了，請問當時各地區後援會是否都已經成立？

答：目前除了花蓮、台東的第六選區外，各地區都已成立了地區後援會。第六選區沒有後援會的原因有二：首先該地區活躍的黨外人士較少，其次由於後援會照規定是以民意代表為主幹，由於該區派不出民意代表，所以無法成立。其實該區，由於黃順興先生曾在台東縣當過縣長，一般認為黨外在台東發展的潛力不錯，可能有二、三萬的黨外選票。這一次該區域的周忠志先生經由黃順興先生的介紹，直接到中央後援會登記。經過中央後援會審查後，大家認為他個人條件不錯，而且對黨外在該區的發展具有戰略價值，所以予以推荐。

問：中央後援會與地區後援會在往後是否有些要互相配合的工作？

答：地區後援會可以做的事情很多，譬如監票，如以每一選區為單位，後援會可以統籌調配各候選人推荐的監票員，原則上使各投票所都有監票員。不過後援會的成員由於大多有多重身份，可能在接受統籌調配前，已答應或準備答應幫某候選人助選；加上

後援會匆促成成立，使得這個分配助講員的功能無法發揮。中央後援會希望以後針對這些需要協調的事情，能原則上與地區後援會配合加以決定。不管這種協調能否有實際的成效還是個疑問，但能給以後黨外組織的經驗。

不主動攻擊

「民意咨商協會」的候選人

問：除了後援會外，蘇秋鎮另外成立了「民意咨商協會」的系統，在某些地區也推出了候選人。蘇某的組織如果與後援會利益產生衝突，譬如，為了爭取票源，來攻訐後援會，後援會要如何處理呢？

答：中央後援會對於這個問題已有決定，我們原則上不主動攻擊「民意咨商協會」的候選人。就是他們主動攻擊，我們也只提出澄清、辯解，當然這辯解當中可能就會有批評性的意見。另外，這個不主動攻擊的原則，我們也明訂在候選人所簽的公約。

問：在六十七年工人作家楊青矗競選勞工團體的立委時，以他為主全省成立一個龐大的助選團，本屆立委選舉除了黃順興參選農民團體，康義益也可能參選工人團體的選舉請問後援會對這兩個職業團體的候選人有沒有準備做何種支援？

答：六十七年那一次立委選舉有南團、北團的組織，我記得當時是以第六屆的省議員為主，透過全省巡迴演講，把選舉炒得白熱化。可是這一次大部份的民意代表不是已答應幫區域候選人助選，便是地區後援會的

重要成員，所以要組成超區域性的助選團事實上是有困難！

問：後援會在投票揭曉以後，是否還有活動？

答：後援會的正式名稱是七十二年立委選舉黨外中央後援會，所以在選舉結束以後，自然要停止活動。不過，我們希望這一次活動的經驗能提供給後繼者借鏡，所以我構想在選舉過後開一次檢討會，確實討論功過是非，並記錄下來，給下一屆參考。

問：這樣說來下一次的後援會就要重新成立了？

答：確實如此！不過，我希望下一次後援會能以現有的規模加以充實！

黨外已踏出

「組織」化的第一步

問：你曾有競選的經驗，加上最近實際參予後援會的工作，你認為後援會對黨外及這次選戰會有什麼正面的貢獻？

答：我認為黨外目前已面臨必需組織化的瓶頸，後援會的成立是黨外邁向組織化踏出的第一步。雖然後援會的成立引起一些紛爭，但這是必須經歷的。就譬如，胎兒如果生下來以後，永遠只是個胎兒，只有經過陣痛，就這次地區後援會成立過程而言，第三、四、五選區及台北選區已建立起很好的模式。就是其他選區，開會的情形也一次比一次進步。大家慢慢學到了議事的能力、溝通妥協的技巧與態度。這樣已為黨外以後的組

織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礎，這是後援會對黨外的正面貢獻。

另外，就對選舉的影響而言，第三、四、五選區及台北市在協調溝通方面有很好的成果，這對地方爾後的整合也提供良好的基礎，在選舉時也能把黨外的資源充分運用，選戰應該會有較好的成績，其次，高雄市我們推荐了兩名男性候選人及一名女性候選人，成績還可以。真正不理想的是第一、二選區，不過，這只佔了全國八個選區的百分之二十五。對於草創的後援會，這種成績已經令人滿意了！

問：這次後援會由於是初次成立，難免有一些缺點，以後的選舉我們還會不斷的成立後援會，請你談一談以後後援會應該注意那些問題？

答：第一點：時間要充足，就是說後援會要及早成立。第二點：會員的基礎要擴充：目前各地區後援會成員相對於黨外的選民實在為數太少，譬如第一選區只有一百名，台北市只有六十名，我們希望以後有更多人加入後援會，擴大代表性。第三點：基礎要健全。有些地區後援會，其成員由候選人推荐，有失客觀、超然的原則。我希望以每一分區的得票數來比例決定該分區的代表數目。譬如第一選區在七十年縣長、省議員選舉時，得票數總共二十五萬，台北縣得到十二萬五千票，我們就分配給五十名代表，宜蘭縣、基隆市分別是七萬一千票、五萬四千票，我們就各給予二十八名、二十二名代表。在縣市裏，再以同樣的原則，細分各鄉鎮區

的代表名額。這樣我們就有一個穩固的地方基礎。第四點：會員產生的過程要民主化。第五點：助選員的意願要提早調查統計，及時做適當的分配。第六點：個人希望選舉過後後援會繼續活動，而且要把閉鎖轉變為開放，這樣可以避免候選人選舉臨頭，才為了功利性的目的加入，他們平時就要爭取會員的認同、肯定。這樣，後援會人數一多，大家重視會員的價值，力量才會強大。

編輯部道歉啟事

本刊十月號黨外雜誌編輯作家聯誼會專訪部份，因編輯疏忽，致將劉守成先生與邱義仁先生訪談前後次序誤排，特此向讀者及二位受訪先生致歉。

本刊編輯部啟

不是猛龍不過江

訪人權律師江鵬堅

林若青



江鵬堅參選·國民黨難眠

台北市黨外後援會在十月八日推出江鵬堅、康寧祥、黃天福角逐今年台北市立委。對國民黨而言，康、黃的競選連任，已是他們掌握中的事，但江鵬堅的出馬，却令他們寢食難安。

在國民黨眼中，江鵬堅是一個未知的對抗力量，他從事律師業務十八年，擔任過中

國比較法學會秘書長、扶輪社社長、保護妳電話服務專線顧問，現任全國律師公會常務理事、亞洲法學會人權委員會聯絡人，並且長久是台北平民法律中心志願律師。稱得上是我們社會的菁英份子，他的參選具有相當重大的意義，不但能吸收知識階層、中產階級、新生代、律師圈、文化圈、民間社團、公教界等多方面的票源，而且經由他個人的投入，將刺激社會上其他菁英份子的覺醒。所以，自從今年初，江鵬堅表明競選意願後，他的形象和聲勢，一直對國民黨構成相當大的威脅。

對黨外內部來說，現任的兩位立委雖各有表現，但仍讓人覺得有所不足，以黃天福來說，他雖然廣結人緣，個性忠厚，但在議事能力和開創性方面，都讓人覺得過分平庸；以康寧祥來說，他的政治藝術雖然出神入化，但却常讓人覺得太神秘，加上去年批康運動以來，康在黨外內部的地位和形象都已受損。在這種情況下，江鵬堅的清新氣象，當然使黨外的支持者興起一份新的期待和希望。

不搞山頭是一大突破

歷來黨外因為人才有限，所以一有民意代表出現，就被塑造成政治明星，然後各擁山頭，互不相讓，使得黨外運動永遠停頓在某種困局中。但觀察江鵬堅過去的一貫表現和個性，讓人覺得他可以到使一個政治人物「凡俗化」、「大眾化」、「江湖化」。最好的證明是他與謝長廷等八人組織「世紀聯合法律事務所」，三年來，八名律師合作無間，完全沒有山頭，這不但是台灣律師界的一大突破，也足以做為其他行業的借鏡。因為截至目前，台灣許多企業的經營，都是以個人家族企業為主體，團隊精神一直是國內普遍缺乏的。但江鵬堅組織聯合法律事務所的例子，不但開國內風氣之先，也能為黨外的整合提供相當的幫助和經驗。

當然，也有部分人士認為律師的心態比較保守，一方面律師是現有體制下運作的人，職業習慣使然，也許使律師較易跟現實體制妥協，二來律師是中產階級，屬於既得利益者，有些人難免懷疑律師是否會真心照顧

農民和勞工。但我們祇要從謝長廷律師當選台北市議員後的種種表現，就可以看出他對黨外運動方向的掌握相當稱職，他提出柔性政黨和後援會的構想，不但有助於黨外體質的提昇，也能兼顧黨外發展的穩定性。江鵬堅與謝長廷的出身、背景皆很類似，多年來，他們二人在律師業務和社團活動中都有相當的合作基礎和默契。上次謝長廷競選台北市議員時，江鵬堅為其運籌帷幄，這次江鵬堅競選立委，謝長廷出任總幹事，一般認為，這是最相輔相成的搭配。

父親出身鞋匠・早年窮苦

江鵬堅，台北市人，原籍福建惠安。民國二十九年，出生於台北市延平北路二段，離「二二八事件」發源地不到一百公尺。民國七年，江鵬堅的父親隻身來到台灣做皮鞋，出師以後，存了一點錢就回故鄉結婚，然後再把妻子接到台灣，定居台北市。這期間，他父親為了生計，也前後去過大陸幾次，甚至還到過上海。但他們兄弟姊妹十人都是在台北出生，江鵬堅排行第六。

由於父親出身鞋匠，秉性忠厚，不善言辭，在江鵬堅的印象中，父親的生意一直做的不好，加上家中子女衆多，生活的拮据和清苦可以想見。父親對他們幾個子女的管教是採取放任自由的方式，如果子女爭氣，能考上公立學校，當然就儘量供他們讀書，如果不服氣，考不上好學校，那祇有到工廠做工。好在他們幾個兄弟都還爭氣，普遍都完成了專上的教育。



江鵬堅的全家福

在太平國小填鴨式教育下，江鵬堅的身體瘦弱，而且一直是那種祇會讀書的好學生。等他以第一志願考上建國中學，整個領域才突然開放，尤其當他看到建中圖書館那麼多豐富的藏書後，才發現自己過去讀書的範疇是那麼狹窄。他對著圖書館悄悄立下一個心願——要在三年之內，把裡面所有的藏書都看完。

但是，當他整個個人沉浸在浩瀚的中國古籍和翻譯的西洋名著中時，相對的，在學科上的投注的時間就少了，所以初中三年他的成績不若小學時期老是名列前茅，但他並不引以為憾，因為他在這時已奠下了很多其他

的知識基礎，尤其對文學、藝術產生了莫大的興趣，有一段時間，他甚至希望為一名作家。由於家中環境每況愈下，除掉看書的時間外，他都在南京西路、延平北路賣玩具和樟腦丸，或者擺連環漫畫出租並兼賣糖果，所以他在簡歷上說他做流動攤販，並不是開玩笑而是實情。

初中畢業，他考上建國中學中和分部，當時中和分部剛開始建校，所以學生還是在本部上課，沒多久政府明令取消分部，於是便被併到建中本部。

高中時代的江鵬堅依然故我，在本科上花的時間和心力都有限，大部分時間還是在圖書館看雜書。為了幫忙家計，他們兄弟姊妹也在家中接了些加工的工作，幫忙把舊報紙剪摺成包零食雜物的小紙袋，工資是一斤三毛錢。雖然摺紙很單調，報酬又微薄，但江鵬堅却在其中發現了另一種樂趣，原來那些舊報紙中有很多好文章，譬如古今文選等，他邊摺邊看，遇到值得收藏的就買下來。

少年時期關懷社會的不義

中學六年中，江鵬堅和家人一直都住在延平北路、南京西路一帶，為了省錢，他是早上坐十三路公車到學校，傍晚放學時就走路回家，當時從建中走到延平北路，差不多要花掉一個鐘頭，中間會經過重慶南路，那些書攤對他的吸引力很大，每天都要照例流連一番。當時省立圖書館也在附近，有時他會在裡面先做功課，然後再到隔壁的博物館看展覽。所以，他中學的成績雖然平平，

但在其他方面受到薰陶和訓練，對他日後人格的形成，却有極大影響。一方面中國古籍中的忠孝節義精神，時常令他心中澎湃不已；另一方面，他也從中國古籍中，發現很多中國舊社會敗壞的一面，以及被壓迫者所受的平等待遇。其中「揚州十日」所記載易子而食的慘怖，更使他深深體驗人的社會如果碰到戰亂和動盪，將演變成多麼可怕的局面。這些震撼雖然未能使他在當時就立下以下為己任的抱負，但已塑造出他關懷被壓迫者以及追求正義公平的性格。

二十四歲開始律師業務



江鵬堅在扶輪社演講神情

升高三那年，由於英文、數學的補考，才使得江鵬堅有一個新的覺悟和反省，過去雖然成績平平，但還不至於補考，走上補考場的那一剎，他才醒悟到自己某方面的失敗和頹唐。這個刺激使他下定決心在學科上發憤圖強。加上當時又看了一部石原裕次郎所演的「勝利者」，描述一名拳擊手為了爭取拳王寶座，摒除一切雜念，淨化自己的艱苦歷程。他想到單是一個拳擊手，為了一個目標就能拋却一切全心練拳，而他馬上面臨畢業和聯考的挑戰，為什麼不能全力以赴？

一念的覺悟，終於使江鵬堅通過聯考的試煉，考進台大法律系法學組。但當時他對法律並沒多大興趣，因為他個性內向，不喜歡與人爭論，加上當時社會上對司法普遍反感，與警察、稅務同時被列為社會三大害。他抱著失意的心情進入法律系，直到大二時還有轉系的念頭。大三時，他得到全系第一名，榮獲朝陽大學的獎學金，漸漸對法律也培養出興趣來了。

當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後，接著又考上台大法律研究所。服完兵役，他一面回研究所上課，一面迫於家計，不得不在台糖法律事務室上班。第二年他考取高考，於是離開台糖，開始執行律師業務，研究所的功課也暫時中斷。無怪乎他常向人說他是「少年失學」，因為當時他父親整個生意已經垮掉，負債累累外，還背上違反票據的罪名，江鵬堅不得不挑起重担，在二十四歲就開始執行律師業務。

他形容剛開業時，身邊幾無分文，連一

部電話機的錢都快湊不出來。好不容易籌了一點錢，租下一個二樓的小房間，然後借了姊姊的腳踏車，騎車去法院開庭。到了第四年，勉強湊了一點錢（其中有八千塊是向準丈母娘借的），買了一部五〇〇C的摩托車。這樣騎了三年後，才又換成一百五〇C的偉士牌。

從交通工具的演變，慢慢看出他的事務所在進展，但進展的不是很快。因為他向來辦案都是憑著自己的一股信念，沒有道理的案子他是不接的，要走後門送紅包的案子也不接。所以，從民國五十四年到六十年這段期間，他接的案子以民案居多（司法不獨立，造成他對刑案感到無力）。而且義務性的案子更是不少，因為他自己出身窮困，深知窮人請不起律師的孤苦無依。

從六十一年到美麗島事件發生以前，他接了很多保險和海商案件。雖然辦這種案子比較不會有不明因素的介入和干涉，但這種案子屬於新型的專業知識，所以法官對這類案子比較陌生，在判決上便時常出現參差不齊的水準。

認清黑暗 投入改革

美麗島事件發生後，他的律師業務便轉入第三個階段。這段時期，他個人更重視社會公益，在案件的選擇上，也更關心一些在法律上受到不平待遇的人。辦案以外，他開始直接的介入一些黨外活動，並時常在報紙和黨外雜誌發表政論文章，並參加座談。對社會上一些不合理的現象經常仗義執言，例

如二重疏洪道問題、偵察中選任辯護人制度、競選和暴力問題、死刑犯的問題等……。

參加軍法大審的辯護後，江鵬堅曾在台北幫周清玉和謝長廷助選，也到宜蘭幫過游耀長。那時他祇想把重點放在社會公益上，還未想到要介入第一線。因此他幫謝長廷助選時曾表示希望能去了解全面選情，所以祇能幫他助講兩三場。但沒想到一站上台後就下不來。台下選民的熱烈反應，使他感動不已，尤其宜蘭地區的民衆爲了聽他的演講，還專程包車趕來，於是他祇好從頭一天的第一場一直講到第五天的第十四場。

在爲謝長廷助選期間，他雖然介入了一些實際的選務，也接觸到一些政治層面的活動，但他都還沒有想到走上第一線。選舉結束後，像李鴻禧、孟絕子、田秋堇、黃馨儀等都一再鼓勵他投入未來的立委選舉，其他一些黨外的政治前輩及政治受難者，以及律師圈的朋友們，也都認爲他應該更積極的走向第一線。

他個人爲此思忖良久。因爲，十八年的律師生涯使他的事業和家庭都已定型，而且他在爭取人權的道路上也默默工作了好幾年，與亞洲法學會、國際特赦組織等人權機構皆已建立了管道。人權運動一直是他努力的職志，因爲他堅信人權國際化的結果，必然可以帶動國內的人權。這些年，他曾數次參加在世界各地舉辦的國際法學會會議，吸收了許多國外的經驗，如果暫時放棄人權的推動，全面轉入政治活動，似乎有點可惜。但他又想到從政治活動中也許可以更深入了解國

內的人權現況，何況如果沒有政治上的參與自由，所有的人權保障都是幻像。

參選是深刻而富理想性

當他發現政治活動的本質跟人權運動的本質並未脫節，而且還是人權運動的落實作爲時，他同時又發現黨外菁英在高雄事件後幾乎已被消滅殆盡，亟需新生的力量來填補這個空隙。在經過相當的反省後，他意識到自己對時代的一種使命，他相信以他的社團經驗和法學訓練，必能爲黨外注入新的精神和氣象。這樣努力三年後，如果沒有什麼重大事件發生，黨外應可以有相當的成長。在這種反省和期待中，他在去年底今年初，終於正式向外界表明了參選的意願。

正如台大教授蔡墩銘和劉福增所說：「江律師的競選動機是深刻而富理想性的」。我們可以相信江鵬堅的參選，奉獻的意義絕對大於個人的利益。

美麗島走羣衆運動的路線，雖然在技術上有值得修正之處，但走羣衆路線並不是錯誤，畢竟黨外是必須爭取羣衆，不能與羣衆脫節的。但在羣衆運動未能正式推展之前，黨外也不能放棄議會政治，而目前議會政治需要各種不同的人才，尤其是法律和財經方面的人才。何況立法專業化以後，法律人才的需求量更大。因此，黨外有必要在一般羣衆中崛起的政治人物外，增加更多立法專家。

江鵬堅出身貧困，從基層崛起，他對民間疾苦應有深刻體認，不可能疏離羣衆。而

他的法學素養，更能使他在進入國會後，提昇黨外的問政能力和國會形象。在現階段來說，黨外不祇是要堅持民主信念，也必須切實地爲百姓爭取福利，而爭取福利的最落實作爲，就是在立法院對每一項法案的規定和細節詳細審查，否則祇要有一點疏忽和遺漏，就會造成重大流弊。以江鵬堅的法學訓練和過去在法庭上爲被告爭取權益的一貫表現，似乎可以使人相信他能在立法院扮演最稱職的角色。

永不作黨外的逃兵

政大教授黃越欽曾經表示：「江鵬堅、謝長廷、郭吉仁已有長久的法律服務經驗，而且比較法學會平民法律服務的義務律師。他們幾位已經歷相當長的一段服務時期，投身美麗島辯護，是他們服務平民的一個延續，而在服務的這條路上，他們有一貫的表現。所以，他們幾位是從默默爲平民尋求正義延伸到對美麗島的被告尋求正義，他們的基本精神還是一種服務。」今天江鵬堅的參選，應可視爲他過去一貫服務的延續和伸長。民國六十一年江鵬堅協助姚嘉文、林義雄等成立「台北平民法律服務中心」時，原是要爲貧民提供義務的法律服務，完全是對社會盡一種本份的奉獻，但却受到不少猜疑，剛開始還被檢舉有挑唆訴訟之嫌，經過地檢處調查後才獲得澄清，後來得到內政部的獎狀，總算還它清白。

遺憾的是，繼「平民法律服務」之後，呂秀蓮主持的「保護妳專線」也被人誤會是

要揭發黑暗的社會面。其實「保護妳電話服務專線」的構想很單純，行動也很落實，無非是利用電話對那些離家、被遺棄或者被強暴的女性，提供心理或物質的幫助。不想這樣一個純真的社會服務，也受到有關單位的猜忌而告夭折，逼得呂秀蓮在失望之餘回美深造，種下她日後走上政治不幸落難的伏筆。另一方面，從事平民法律服務的姚、林二位也因「美麗島事件」身繫囹圄。江鵬堅在好友陸續落難，並在軍事法庭上目睹好友被判刑的沖擊下，他終於決定不作逃兵，終於決定繼姚嘉文、林義雄、呂秀蓮之後，走更長遠的路，其心情的沈重和任務的艱鉅可以想見一斑。

表明參選 壓力重重

江鵬堅在律師界他一直與人相處融洽，從民國六十年時，就担任過台北律師公會理事兼文書組主任，後來又担任全國律師公會理事、常務理事。因此，國民黨團負責人在前幾年會一再邀他入黨，但他認為國民黨有很多必須改革的地方，並不是他理想的政黨，故一一拒絕，但並未擺出與國民黨強硬對立的姿態。因此，一些黨團影響比較大的活動並未排斥他，像電視公司也時常邀請他去做評論。但自從參加美麗島辯護後，一些有形無形的封鎖都來了。

事實上，律師為被告辯護就如醫生為病人看病一樣，理應視為職業行為，祇要病人有救，就不能束手，這跟病人是什麼背景完全無關。但很多人却硬要用有色眼光來審視

這種單純的職業行為。據聞當時的辯護律師在出入境上被設為「二級管制」。江鵬堅認為這除了表示國民黨對律師的職業尊嚴毫無認識外，也顯現出國民黨對自己缺乏足夠的信心。

在江鵬堅決定參選幾個月後，中國電視台曾請他對一個很普通的醫療問題做幾分鐘評論。由於江鵬堅已有數次被圍堵的經驗，於是他對朋友說：「還是算了吧！錄了也是白錄，最後一定會被封殺。」這位朋友滿懷信心的說：「不會的，現在國民黨開明多了。」於是江鵬堅就抱著姑且一試的心去錄影，結果不出所料，最後還是被封殺掉了。



江鵬堅與友人研討案情

醜化、打擊置之度外

對江鵬堅來說，在決定參選前，他已考慮到很多從政以後可能遭到的逆境，包括失去自由或遭到意外等。所以對傳播媒體的醜化或無形封殺，以及報章雜誌有意無意的醜化和打擊，他都沒有放在心上。多年來潛心於人權運動的經驗，使他深刻體認除非民眾能提高護衛人權的自衛能力，否則實在很難要求政府貫徹保障人權的措施。就像過去我們祇研究犯罪學，老在研究什麼人會在什麼情況下犯什麼罪，但近幾年的研究方向轉過來了，竟成研究被害人學，研究為什麼一些人老是被傷害或被竊盜。

反觀我們的政治，黨外一直埋怨國民黨一黨獨大，埋怨黨禁不開，埋怨不改選的萬年國會。但江鵬堅認為，國民黨的心態確實值得檢討，而民眾也應檢討自己的努力夠不夠，否則為什麼老是扮演被壓迫者或受害者的角色？黨外應該在埋怨國民黨之外找出自己老是受迫害的原因，然後脫離這種被害者的階段。

民國六十一年，康寧祥在台北市議員任期內角逐立委，爭得勝利時，黨外在台北市的立委增補選舉席次是從「無」到「有」，這是一項突破。民國六十九年，康寧祥和黃天福共同競選立委，結果康以次高票，黃以次低票，雙雙當選。使黨外的席次從「一」變成「二」，這又是一項突破。今年底的選戰中，江鵬堅和康、黃兩人都將代表黨外，在台北市爭取增補選的立委席次，如果今年

黨外能夠「坐二望三」，以後也將出現「坐三望四」的可能。在這個意義下，江鵬堅的出馬，是得到黨外的支持和肯定的。

選舉是黨外的訓練基地

一般預料，未來黨外立委的循環淘汰率將愈來愈快，因為他們將面臨愈來愈多的挑戰。事實將證明沒有一個人能疏離羣衆而繼續連任。林正杰在「民主人」雜誌曾表示非常贊成江鵬堅不戀眷公職的想法。許多黨外支持者也很同意江鵬堅所說的：「黨外對選舉必須有正確認識，要認清我們爭的不是席次，而是一個黨外的訓練基地。目前黨外的行政管理 and 組織力顯然很欠缺，競選過程已可以提供黨外一個自我訓練的機會。……黨

外在目前不可能與國民黨輪替執政，就好像一個球隊幾乎沒有贏球的希望一樣，既然不能贏球，不妨多讓幾個人上場練習，假以時日也能成大器。而不必祇集中在幾個明星上。同樣的，黨外公職人員要有訓練後起之秀的胸襟，爲人才尋找出路，這樣流水才能不腐，使黨外人才新陳而代不謝，爲黨外累積經驗與實力。」

每一種運動都需具有社會經濟基礎，黨外運動亦不例外。三十年來，黨外運動一直是以政治上的被壓迫者爲推動主調。但事實證明這種方式已經到達不得不突破的瓶頸。畢竟在我們社會裏，將「政治矛盾」視爲社會實際中的主要矛盾者實在不多；況且一個運動如果缺乏現實的社會基礎，必然產生運

作上的困難。在這種角度下，江鵬堅的參選和當選，對黨外運動是有重大意義的。

從江鵬堅的過去種種來看，他並不是一個社會的受害者，甚至他還稱得上是一個成功的人物，像這樣的菁英份子願意出來爲受害者講話，與受害者站在一邊，爲受害者爭取公道和正義，這種精神，對黨外政治體質的提昇，的確有正面的功能。江鵬堅的參與，可以轉變社會視聽，不再視黨外人士爲失意分子，而且律師的經濟來源比較獨立，本身又有法學知識，所以抗拒外在威脅利誘的能力也較高。這恐怕是外界對江鵬堅寄予厚望，同時又深具信心的重要因素。

鹿死誰手，還看今朝

——評黨外中央後援會推薦大會

中央後援會

完成階段性整合

七十二年黨外立委競選中央後援會，在十月廿三日下午三時，於立法院第五會議室，召開推薦大會。會場設有候選人席、貴賓

席、記者席、來賓席等。總共大約有百餘人到場。到預計的開會時間三點正，已經差不多把座位都坐滿了。

這些來自島內東西南北中，有候選人、有專家學者、有雜誌成員、有報社記者的各路人士，眼看著時間從三點整開始一分鐘一

分鐘的過去了，還不見推薦會要開始的模樣，有人忍不住開始嘀咕，有人頻頻看錶。終於，後援會秘書長游錫堃省議員露面講話了：「讓各位久等，很抱歉。因爲對全國共同政見，以及推薦名單的內容有不少的意見，到現在還在斟酌，沒有底定。煩請各位再忍

■謝 郎

耐一下。」有了這樣的說明，大家只好等下去就是。

三點四十分，在費老的前領下，中央後援會的成員終於進入會場，大會於焉開始。由召集人費老擔任主席，秘書長游議員擔任司儀。首先是主席報告。費老只簡短的說了幾句開場白，沈重而無奈的提醒黨外人士：不要為個人爭一時的得失，要為黨外爭千秋大業。費老甚至把這句話又強調了一遍。看來，黨外人士的爭相出頭，讓這位已經奔走再奔走，協調又協調的黨外大老，多少又增添了幾許皺紋，一下子蒼老了不少。

其實，今年黨外摩拳擦掌，躍躍欲試立委選戰的人士之所以如此衆多，產生「參與爆炸」的現象，也是發展上必然的結果。由好的方面看，表示黨外的火種，已經歷經點而線的傳遞，擴大到面的蔓延。對席位的爭取，不再拘泥「一個蘿蔔一個坑」的單點突破，而希望能有面的衝刺，甚至來個「正集團」的全面對抗。另外，也顯示了選舉不再是個「驚死人」的事，有能力且願意站出來跟國民黨周旋的人，越來越多。這些，都是拜六十六年起，黨外前輩一波又一波的攻城掠地，所帶來的影響。相信這種「參與熱」的情形，往後只會加強，不會減退。對黨外運動關心的人，倒不必太大驚小怪，深恐折傷了黨外的元氣。要緊的，是如何善待這股力量，如何作最有效的運用，這才應是用心所在！

費老講完話，接著介紹貴賓。縣市長中到了宜蘭的陳定南縣長。另外有幾位省議員

也到了。專家學者也來了不少，像李聲庭教授、蔡墩銘教授、黃越欽教授。最受人矚目的恐怕是東吳大學前政治系老師黃爾璇教授了。

宣佈共同政見及 推薦、報備人選

再來由台北市議員謝長廷宣讀後援會全國共同政見，總計十大條。黨外由自我鞭策而來的進步，不但顯現在參與人士的衆多，今年的共同政見，觀照的層面也較以往更為廣泛。除了要求國民黨還我基本民權外，舉凡外交、文化、農民、漁民與勞工等的政策也有了切合環境的嚴正主張，這是黨外近幾年來再反省、再思考的成果的具體呈現。

中央後援會另一位召集人周清玉代表大會宣佈七十二年黨外人士競選立委的候選人推薦名單。台北市推薦康寧祥、黃天福、江鵬堅三人。女性候選人則由台北市地方後援會決定人選後再報給中央後援會。第一選區授權中央後援會執行委員會徵召方素敏。另外有黃煌雄、鄭余鎮、蔡憲崇、康義雄、蘇克福等五人則屬報備競選。第二選區也有六人參選：張德銘、許國泰、陳一光、魏早炳、耿榮水、陳文輝，也都是報備。第三選區推荐許榮淑。第四選區推荐高麗珍，另外湯金全則是報備。第五選區推荐余陳月瑛、潘立夫二人。第六選區推荐周忠志。高雄市推荐張俊雄、王義雄、郭麗莉三人。農民團體推荐黃順興。工人團體有楊上民、康義益二人報備。漁民團體陳永富報備。另外，嘉

義市市長補選，則推荐故市長許世賢的女兒張博雅參選。

鹿死誰手，還看今朝

這分參選名單，特別值得一提的有二：一是前省議員林義雄的妻子方素敏，決定接受徵召，在十月廿五日上午七時廿五分自美國歸來，投入第一選區的選戰。她的出馬，無疑是今年立委選舉的最大話題，也必將在宜蘭這個黨外強固基地掀起再一次的選舉高潮。另外，對黨外來說，長久以來一直「東線無戰事」的第六選區，由於周忠志的參選，也將熱鬧無比。周忠志是美國佛羅里達州大學博士，目前在逢甲大學任教。他以黨外青年學者的身分投入選戰，已經讓國民黨提名的兩位候選人：花蓮的郭榮宗和台東的饒穎奇，感受到壓力。

參選名單宣告之後，推荐大會也就同時宣告結束。只是有些人似乎還想應該有候選人上台發表談話這個節目，讓大家都認識這些年底將站在第一線的黨外先鋒。只是大會似乎不作此想。接下來，就該是各個候選人分頭去努力和打拚，以期在年底創造幾個黨外新記錄。黨外立委人數的新記錄，和超越選票三〇%的新記錄，這正是黨外在年底選舉所戮力追求的階段性目標。



農民永遠是輸家?!

■劉一德

——由農民參政歷史談農民團體立委的選舉

楔子

農民是立國的根本，到今天猶是台灣人口結構中數一數二的大團體。可是放眼台灣的最高決策機構；對農民利益的重視卻遠遠落在官僚利益、資本家利益之後。農民利益之被忽略，在國民黨的施政記錄表裡俯拾皆是：

- (一) 抑低糧價，嚴重剝削農民勞力。
- (二) 禁止養地休耕，造成農產價格自動壓低。
- (三) 開放肉類進口，打擊農民養豬戶。
- (四) 開放蘋果及蔬菜加工品進口，打擊果農。
- (五) 忽視蔗糖之生產推銷計劃，致使蔗農、蔗農造成損失！

這些政策是偶然的錯誤嗎？是「相忍為國」的不得已措施嗎？絕對不是。這是農民在最高立法結構裡毫無地位所造成的必然後果。

說來好笑，以農立國的中國居然在民主時代還必須訂立「職業團體選舉」制度，以防止農民一個都選不上；象徵著農民的「保障名額」。中國立國之本人數最龐大的一羣

人在國民黨所建立的民主制度之下，並不是政治主體，而是嗟來食者；我們從這種制度裡已可獲得暗示。

辯稱者當然會說：農民職業團體選舉表示政府對農民政治參與的關懷；也表示政治制度順應世界潮流。然而，後者適足以證明中國的民主制度是出自於一些士紳、中智份子的設計。前者更說明了農民在新的政治體制裡仍然是弱者，須要保障和關懷。

就算我們對這個資本案、士紳、官僚、中產階級所組成的政府給農民的參與所做的這些施捨和德意不得不表示感謝；我們也應該撥出一點時間來探究這個制度發揮了多少功能、保障了多少農民利益。免得家小被搶走了，還要在門口向強盜點頭致謝！

台灣農民的政治參與

在半封建社會裡，農民的政治參與和擁有的土地大小成正比。大地主對地方政府具有莫大的影響力，對中央官僚的參與機會當然也遠大於其他農民。小地主對地方政府和地方事務有些許談判權，中央政府則給予他們科舉仕進的狹窄道路。至於廣大的半自耕

農和佃農、雇農，就只有依附在豪門地主之下維持最低限度的苟活，根本談不上政治參與了。

只有在災異蜂起，原有統治機構崩潰的時候；底層的勞動農民才有數十年、數百年一次的「參與」，那就是「農民運動」。這種全國性勞動農民參與的成果往往一夕之間又被新的地主統治階級攫奪。所以，在制度正常化的時候，農民參與事實上是「地主的政治參與」。

台灣在戰後國民黨所實施的「地方自治」、「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本質上就是國民黨對地主士紳的政治權給予法律承認，這種承認並非什麼石破天驚的創新舉動，只是幾千年來帝國中央與地主士紳合起來統治勞動農民的傳統延續而已！不過，我們必須承認這是比日據時代的異族統治稍有進步的；日據時期對於地主的政治分權極為有限，只給少數順從皇軍的大地主士紳參議的權利。可以說這個時期台灣的政治參與頂多只限於這幾千分之一的大地主而已。

是故，此時期由小地主和小資產階級為主的民族自決運動、議會設置運動、組黨運動等反抗運動就特別發達。由於小地主、小資產階級的喚醒作用，在日帝統治的最後幾年；勞動農民甚至有逐漸覺醒，積極參與的現象。

這種現象經過國民黨來台初期的「掃蕩」、「殲滅」、以及「地方自治」的麻醉作用和「耕者有其田」的甜頭，終於復歸消失。而「農民」也未再發覺「農民政治參與」這

個問題；地主士紳們的政治參與，也已經透過地方選舉獲得絕大部分的滿足，造成百年來台灣農村的空前安定。

當然，安定的最根本因素來自新獲得土地的廣大佃農、半自耕農。一個普通的佃農、半自耕農家庭，三十多年來的政治觀與心態大致是這樣的：

前十幾年：興奮與期待：他們一方面背負了數十、數百年來被地主統治著的包袱，一朝獲得小惠便感恩有加。另一方面則背負了還清地債的壓力。無論前者或後者，都造成他們抗爭意識的削弱，參與管道一元化（投向國民黨）。

中十年：過剩與外流：初期十年的樂觀心態逐漸被低糧價和家族分割田地的陰霾所沖失了。這時候台灣的輕工業已經開始發展；農民為了較好的生存條件被迫向都市和工業區遷移，而這種快速的社會流動卻造成農民對政策的疏離感。農民很難基於職業立場對於政策和政治產生一致的看法。

後十年：衰弱與老化：大部分的小農，到了最近又面臨平均年齡過高的問題；都市已將青年勞動力吸收怠盡，剩下老農們在國民黨重工輕農的工業出口政策，和「安外攘內」的農產進口政策之下，變成政治上無氣無力的一羣。農民已經完全成了都市文化的附屬品，變成市場價格捉弄的對象。

縱觀這三十幾年來廣大的台灣小農；在不斷的機會轉變中卻一直未能注入讓他們求變、覺悟的因子，反而一再地陷入消極支持現有政治體系的泥淖。而小農們若無積極性

的意識去結社、抗爭，所謂「農民政治參與」就永遠只限於少數老地主和新資本家所串成的地方派系之中。因此，這種社會條件下的「中央民意代表農民職業團體選舉」就等於脫褲子放屁一樣：多此一舉！

農民職業團體選舉的實況

農民政治參與的社會條件是如許的不夠；可以預見「農民職業團體」選舉必然沒什麼可觀之處；也必然成為國民黨工把玩包辦的囊中之物。

但怎麼玩法呢？許多人看到歷次職業團體選舉，國民黨總是全額當選，卻從無黨外當選的機會；便心灰意懶地不再去探索國民黨在農民團體選舉中「獲勝」的方法，這實在是不對的。因為；國民黨在這類選舉中的動員，可以讓我們清楚地看到國民黨控制農會組織的方式，可以讓我們摸到它的「氣根」。（國民黨中央並未在台灣生根，所以說農會這樣的地方組織是它的「氣根」！）

「農會」在名義上是「人民團體」。因此，有許多業務、許多準政治活動，國民黨在無法透過政府組織達成目標的情況下，往往透過「農會」來完成。因此，農會變成鄉村政治活動的一個重要焦點。而「農會總幹事」的影響力絕不遜於一個鄉長。

但農會最主要的業務，既不是農產價格集體談判，也不是農業技術推廣，而是資金融通。農會的理事、幹事，個個都是地方上財力雄厚的人物；成為變相的「銀行家」。而貸款對一般「農會會員」來說，確是

一個很大的潛在誘惑，農會透過這種資金需求的利害，與會員建立一種比普通社團更密切的關係。

因此；一旦能控制農會決策單位產生的過程，就很容易在這個沒有覺醒因子的台灣農村產生很大的影響力。國民黨首先要插手控制的，便是鄉鎮市農會總幹事的選舉。雖然如前面所述，鄉村的政治參與限於少數資產雄厚的老地主、新企業家，鄉鎮市農會也不例外。但完全的資產階級參與往往會造成派系鬥爭和自由化，為擴大參與鋪路。所以，前不久國民黨乾脆把農會總幹事改成由官方圈定之後，再由理事票選。

整個農會權力核心的產生，不但已經背離農會會員普選的民主大原則，同時連間接選舉的輕紗也被扯下，剩下赤裸裸的「官派」和「分贓」。

農會總幹事選舉改成這種半官派制度，會產生什麼政治效果呢？首先是黨外勢力被完全隔離；衆所週知的，數年來由於參與膨脹，凡有選舉的地方，往往會排擠出一羣晉升無望的角逐者，這些人越來越容易成為黨外。

把總幹事變成考核圈選之後，落選人或角逐無望者卻不能另外申請成立一個農會（按照戒嚴法）；於是這個名為民間團體，實為公家機構的單位，便成為國民黨的私房。

另一個重要目的，是讓在職的總幹事，不得不聽命於黨部指揮，例如，此次農民團體選舉，中部四縣市的黨部甚至「函令」各鄉鎮農會總幹事：設法「變票」，將原屬於

農民團體的選民「勤艱」變造成區域選民，以便支援黨籍區域候選人，打擊參選農民團體的黨外人士黃順興！

農會總幹事為自己操之在官的前途著想，不聽命於黨又能如何？全台三百多個鄉鎮市農會都在這樣的模式之下聽命於黨，甚至做一些迹近作票的行為。農民之中的任何反對派，比組織固然比不過龐大而亦公亦私的「農會」，比「宣傳」他們也同樣遭到難題：

雖然每一位立委在國民黨的選罷法裡面可以辦十八場演講，但十八場演講對一個農民團體候選人來說顯然是不夠的。農民團體選舉是全國性的選舉，台灣全區有兩個都會、二十二個縣市（包括金門）；即使盡全力全台每一縣市辦一場演講，都會有六個縣市鞭長莫及。

而一個縣又是那麼遼闊，如何辦一場演講對數萬、數十萬的農民訴求呢？

又農會會員只是農民之中的一部分而已，候選人如何分得清哪一個選民是有效目標、哪一個是無效目標呢？

凡舉發傳單、宣傳車、演講……等等宣傳性的工作，都會遭到上述這種極盡荒謬的難題；一個黨外候選人想靠宣傳戰打垮國民黨的「農會」組織戰；他將要地毯式地翻開全台灣的地皮，花掉比國民黨金牛多出數十倍的宣傳費、交通費，始有希望！

我們可以看出：除了控制農會之外，國民黨另一個包辦「農民職業團體選舉」的法宝，就是制定這種荒謬的、假公正的選舉制

度。

此外，它也玩弄一些更改法令細微之處的手法，讓選民對這項選舉過程無法樹立固定的認知，便於農會、黨工的「指導」。農民的平均知識水平要比一般國民低一些，他們對於政令吸收的速度是相當緩慢的，政府法規不應朝令夕改而嚴重阻止他們的參與。偏偏在選罷法上這種現象很多，例如：以前，農會會員把「意願書」寄回農會的是表示要參加「農民團體」投票，後來卻改成意願書寄回農會的是表示參加區域選舉投票，這導致許多農民不知所措，亂投一通。

黨外因應之道

從民國五十八年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以來，黨外在區域選舉的參與有節節升高的勢，然而對工、商、農、漁、教育的職業團體選舉卻興趣缺缺，與「海外選選」並視；一般國民也將這種選舉視之為正當性相當低的制度。

本來，這非常有利於發展成黨外對這項制度的集體抵制、運用，這種實質包辦的制度造成不合作運動。但是這兩三年來，黨外內部也出現了嚴重的參與危機；在「議會反對運動」的指導下走向選舉掛帥；人人都想找機會參選！結果，本來黨外應該集體抵制的職業團體選舉，在今年出現農、工、漁三項都有推荐，報備的情形。為了舒解一部分內部壓力，黨外在職業團體選舉陷入一個既沒有當選希望，又幫這種荒謬制度抬高正當性的泥淖裡。

是不是有一絲絲的希望讓黨外在職業團體選舉裡面「絕地反攻」呢？既然參選，黨外就必須有求勝的準備。我們且以農民團體為例舉出幾個求勝之道。

一、參選者必須借助全國黨外參選者的協助，打集體選戰：

如前述，農民分佈廣大；而農會會員散居各處，靠個人的財力人力絕無獲勝希望。參選者必須與各地區域參選者取得共識和協

調，由他們「代打」，讓自己的影子佈滿全國，而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在與自己在地緣、宗親關係和組織關係的地區上。

二、參選者必須以喚醒農民團體抗爭意識為主要宣傳重點：

這是唯一能使得參選比抵制更有意義的理由，也是在一片渺茫中獲得勝利的主變數。

三、搜集全台各鄉鎮市農會裡的派系矛盾

資料，儘可能與當中的弱者，被排擠者發生主動的聯繫。「農民團體選舉」的空氣票、賭爛票遠少於區域選舉，它是由農會會員——羣極有組織派系的人所構成。因而若非從原組織裡尋求倒戈和派系力量支持，勝算將不會很高。

今年的農民團體立委選舉將要考驗這一項「體制內改革」是不是還有希望，讓我們拭目以待黃順興老先生！



編按：黃順興先生是黨外民主運動的前輩，曾任台東縣議員、縣長、立法委員。但在六十九年的立委選舉不幸落選，這一次基於對台灣農民的使命感，毅然決然投入黨外尚未開發的處女地——農民團體立法委員選舉。本刊特別派員訪問黃順興先生談一談參選的動機及農業問題。

農民的政治參與權 不容任意剝奪！

張明

訪農民團體立委候選人黃順興先生

考驗自己，考驗農民

問：農民團體立法委員的競選，對黨外而言較諸區域立委要面臨更大的考驗，請問你為什麼要參加農民團體的競選？

答：我選擇農民團體的動機有三，第一：自從我離開立法院以後，其他委員很少過

問農業問題，導致農業政策很不振作。第二：我想考驗自己、考驗農民——以農民的反應檢驗自己數十年來對農業的了解、對策是否正確。第三：利用農民團體競選的機會，到各地巡迴演講，說我想說的話——除了農業的問題以外，還包括環境生態的問題。

問：職業團體的國會代表選舉，以前對

黨外而言是一個禁區，據聞你這次參選農民團體，國民黨採取了一些對付你的措施，請你詳細談一談好嗎？

圖：以政黨政治而言，政黨利用組織對付政敵是理所當然的，不過不能用非法的手段。這次國民黨在他認為是我票源的區域——第三選區，台東縣，發動農會過度熱心的派員挨戶收回選擇意願調查表，有的農民在不知利害關係的情形下，被取走了蓋章了的空白選擇意願調查表，然後莫名其妙地被分類到區域選擇，農會這種做法是企圖減少我票源區農民團體的票數。照理講農會並不是國民黨的組織，國民黨這種搞法是非法的！

另外，這次國民黨爲了對付我而使得自己的陣腳大亂——農民團體共有四席，國民黨起初只有提名兩席——蔡友士、蘇火灯，另外蕭瑞徵（目前雖是農民團體立委，卻是大營造商）由於是省黨部副主任委員林清輝的女婿，雖然沒有被提名，但企圖以偷渡的方式由國民黨暗中輔選。但我表明參選後，國民黨害怕偷渡無法使蕭瑞徵安全上壘，特別准許他與許阮嘉瑞報備競選，並正式下文指示報備視同提名，要積極輔選。這種做法因而引起黨員普遍不滿，使國民黨配票產生阻力，國民黨不得不於二十五日急急忙忙地表示除了提名兩名外，其餘開放競選。國民黨既知如此，何必當初呢？

圖：請你談一談農民團體選舉的特性？

圖：憲法保障職業團體國會議代表席位的主旨在於保護該職業團體的權益，讓他們能夠表達意見。可是照幾十年來的實際運作來

看，職業團體選舉却淪落爲國民黨操縱選舉的工具——國民黨先評估對區域選舉及職業團體選舉的信心，再來誘導職業團體的成員選舉區域選舉或職業團體。這次國民黨在我的票源區的做法就是最佳的例証。國民黨這種搞法已經違反了自己所訂出來的職業團體選舉的宗旨。

李登輝八萬農業建軍 註定失敗

圖：最近李登輝爲了挽救農業危機，而打出一張牌——八萬農業青年建軍，你認爲這個政策能達到預期的目標嗎？會有什麼後



遺症？

圖：我認爲八萬農業建軍註定失敗！中央農業政策的核心就是採取大農制，但是台灣的地理條件使得這條路根本行不通。因爲台灣山多，廣大的平原少，開闢爲大農場事實上是有困難，這是第一點。第二點：以彰化縣爲例，每一農戶平均耕作面積不足一公頃，成立一個二十公頃的農場，便需要消滅二十五個農戶。這些農戶在鄉村沒有足夠的工廠吸收的情形下，只有兩條路可以走，一是到大都市寄生——擺地攤、做攤販；一是到工廠從事廉價的勞力工作（但是現有就業市場已無法吸收原有的勞力）。所以八萬農業建軍一實施，必定有兩個後果：都市攤販增加，失業人口更形惡化。以上所講的是小農戶的問題，我們再來談一談大農場經營者的問題：大農場使用機器，降低成本，增加利潤，這在台灣是不能成立的。因爲如果是委託經營，他就須付出租金。另外一個方法是以政府提供的低利貸款購買田地。但是，以彰化縣的田地而言，一公頃八等則的田地起碼要五百萬元，五公頃就要二千五百萬元。以政府提供的低利貸款七厘半而言，每個月就需要十八、九萬的利息。六個月是一百一十二萬左右。一期稻作的總收入根本不夠支付利息，遑論其他。所以根本沒有人要買土地，除非他想從事土地投機。

另外，在李登輝宣佈八萬建軍的政策後，不到一個月，孫運璿發了李登輝一盆冷水。他指示經濟部以後要改變補助農業的政策

徹底被犧牲的農民

問：你認為台灣稻米在價格上是否有能力和外國競爭？原因是什麼？

圖：地理條件的限制使得無法採取大農制是最大的原因。另外農機、肥料、農葯的價格高於國際市場的價格，使得農業成本增加也是因素之一。

問：台灣在阿拉伯投資肥料廠，由於合約規定該廠產品百分之五十必須回銷台灣，所以經濟部加緊控制不准向國際市場購買肥料原料，是否會使肥料價格提高？

圖：這有可能。另外一點，糧食局向台肥購買肥料每包是二百零八元，賣給農民是二百五十二元，轉手之間賺了四十四元，增加了農業成本與政府口口聲聲照顧農民是一大矛盾。

問：最近經濟部說要提供三億元給八萬建軍的青年貸款是否能發揮實質的效果？

圖：這根本就是杯水車薪，三億元不過只能購買六十公頃。國民黨說要扶助農業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與每一個大企業動輒數十億的貸款相比，顯示國民黨仍然要繼續犧牲農業扶持搖搖欲墜的工業！

問：以彰化縣為例，推廣業務成效如何？

圖：幾乎沒有啦！全省都是這個樣子！農會只會剝削農民，對於農業生產農會根本沒有給予指導。我是農民，我是最清楚了！農會基本上是國民黨的政治工具，是地方派系經濟分贓的標的——向農會貸款的都是農

會的幹部，農民連門都摸不着。

問：蕭新煌曾經為文指出，雖然台灣農業由於「綠色革命」創造出額外利潤，但政府利用各種手段榨取這些利潤轉移到工業部門，來支持「工業起飛」，請你談一談到底有那些手段？

圖：最大的手段是低糧價。國民黨利用政策壓低糧價來使工資不波動、工業成品的勞力成本維持在一定的限度內。

問：就是說低糧價才能使低工資的工人仍然生活下去？

圖：對呀！
問：還有沒有其他剝削的方法，譬如水租？



黃順興訪彰化縣長黃石城談農業問題

圖：水租假如有合理的價格，倒是不值得非議。倒是農葯有兩個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成份不夠。第二，農會拿回扣使得農會所販賣的農葯價格與葯商相差無幾。這都是變相的剝削。

農會是派系分贓的工具

問：你是環境生態運動的開拓者之一，對外國環境運動也極為關心，我想跟你請教問題：環境生態運動理論上會跟資本家的利益衝突，但在環境運動比較前進的國家實際情形如何呢？資本家是否會打擊環境運動，



訪新竹市長施性忠，以「幹完了任期才是英雄」相勉

如果有用什麼方式？

問：資本公司只能用各種手段使環境運動攻擊力減弱，不可能由守勢變攻勢來打擊環境運動。因為公害是確確實實的事情，他不可能說工廠排煙不但無害而且有益，只能辯解說危害程度沒有攻擊者所說那麼大。資本公司最可怕的是用金錢影響政權保護他，譬如收買地方行政首長、民意代表為他辯護。由於公害的受害者大部份是窮人，所以，在先進國家，環境生態的雜誌也很不好辦，需要靠捐款才能維持。

問：有人說環境運動的最大受害者是中小企業並不是大企業，你的看法呢？

問：這是什麼原因？

問：這個說法的論點是大企業才有資本裝設防治污染設備，而這些設備的費用對中小企業却不堪負荷！

問：這個說法不能成立！大企業之所以能維持並不是因為他有資本裝設防治污染的設備，而是大企業有財有勢可以籠絡、收買

政府！小工廠變成是殺雞儆猴的犧牲品。

問：有人認為環境運動會變質為中產階級對田園懷想的運動，窮人填飽肚子卻成問題了，那能顧到環境美惡？

問：這是台灣窮人的悲哀！窮人本是最大的受害者，但迫於生活却漠不關心。譬如新竹化工廠的工人受資本公司利用說，他們覺得污染並沒有那麼嚴重，工廠停工他們就要失業！

問：環境評估法最近因內政部、經濟部反對而作罷，他們其中一個理由是由是台灣目前沒有人可以評估，你的看法如何！

問：不是人才，也不是資金的問題！人才問題，短期內可以聘請外國專家配合國內現有專家來評估，另外就長期而言，可以在大學增加環境工程的科系。問題是政府的政策一向以維持經濟的繁榮為第一優先，所以不得不犧牲人民的健康來培植工業。就像上面所講的犧牲農業來扶持工業一樣。

環境生態與金權政治

台灣的工業始終需要政府扶持，不能升級為精密工業的最大原因是資金外流：大資本家在心理方面對台灣缺乏信心，始終沒有長居久住台灣的打算，這種心理的具體呈現是資金外流，使得台灣資本無法累積。日本企業之所以勢力雄厚，是由於他們所賺的錢沒有流出國外，資本不斷累積的結果。而台灣不但營業的利潤外流，就是貸款、必須的營運成本也流出國外。

我在十幾年前就指出台灣隱藏的最大危機是資金外流。而且由於資金不是正式、公開的流出，而是暗中以套匯等各種方式流出，易為一般人所忽視，這才是最可怕的。

孫運璿當經濟部長時就嚷嚷要升級、要培植精密工業，我當時下斷言這是不可能的！因為資本不累積，工業升級、製品改善、成本降低都是緣木求魚！

四百三十萬張選票是勞工最大的力量

訪工人康義益先生

本刊編輯部



康義益與夫人攝於合歡山

編按：近年來，黨外在區域選舉頗有新獲，選票維持在百分之三十左右。至於工人團體的立委選舉，如果黨友楊登洲不算的話，則是一直掛零。我們樂意見到黨外有人去突破這禁區，所以本社特別派員走訪工人團體候選人康義益先生。

黨外勞工運動不能再繳白卷

問：請你談一談你的生平、經歷及參與黨外民主運動的動機及歷程。

答：我們兄弟出生在艱苦的貧民區，小時候貧窮的親身體驗使我們立下志願，以後一有機會就要替窮人講出所受的委屈。因此，

在黨外最暗淡的時候，我們兄弟抱著犧牲奉獻的心情，參與了選舉。

我從省立北商（現為台北商專）畢業後，先後在聲寶、東芝等公司當業務員，後來轉到中國石油公司，也就是說，二十幾年來都沒有脫離工人的工作。在這段期間，我雖參予黨外政治運動，但都是做幕後工作。

在中美斷交那一次選舉，我本來打算投入選舉運動，但是我大哥康寧祥反對，他認為工人團體是不曉得選民在那裏的選舉，根本無從選起。但是我認為黨外不應該以功利的角度，而應以開拓者的心情去從事工人運動，去犧牲奉獻。而勞工運動的策略可透過全省串連來彌補不曉得選民在那裏的困境。六十七年我之所以退出選舉是楊青矗參選：我大哥希望我讓賢而且我也認為他的貢獻比我大。黨外民主政治運動這幾年來不論廣度、深度都有長足的進步，但勞工運動一直繳白卷。

六十九年立法委員選舉我也參加登記，可是我大哥又反對。後來我到南部串聯，在高雄看到選舉緊張的情形，深深的感受到個人的力量實在難以從事運動，加上大哥的反對，我就宣佈退出了。

至於這次選舉，我在後援會登記的最後一天的下午三點去登記。我大哥當天晚上就打電話責罵我，不准我參選，怕外界指為康家班。我跟我大哥講我是以開拓者的心情參予這次選舉，對這不知道選民在那裏的選舉，我是抱著犧牲奉獻的精神，只要有人肯站在第一線，我就願意退出。

這次我參選的意義在於黨外面對四百三十萬受委屈的工人，是否要走入工人裏，而走入工人須要犧牲奉獻的精神，我是抱著明知不可為而為的心情參選的。

國民黨控制工會及職業團體選舉

問：以你二十幾年的經驗，請談一談當前勞工的問題好嗎？

答：台灣有關勞工的法令都是農業時代的產品，現在台灣已漸由勞力密集進入技術密集的阶段，工廠法已與時代脫節。農業社會與工業社會最大的不同是：農業社會純粹靠勞工為生的並不多，很多農人農閒時到工廠打工，農忙時回家種田。而目前已有純粹勞工四百三十萬，除了工資外別無收入。只要工作條件發生問題，勞工生活便會面臨危機。

勞工另外一個問題是工會控制在國民黨手裏，工會的黨工顧慮政治前途必然會向國民黨、資方靠攏。

其次國民黨透過對選舉的控制製造代表黨意的勞工立委：

其中原因首先是因為職業團體是全國性的，選舉運動才十五天而已，就是搭遊覽車到每個鄉鎮坐一坐，時間也不夠。其次，我們黨外無法獲得勞工名冊，台灣一千八百多萬人，勞工並不會在臉上寫勞工，這個因素使得勞工職業團體選舉變成找不到選民的選舉。國民黨利用以上那些方法控制選舉，使別人無法與他競選。在這種情形下，國民黨提拔了一批代表黨意的勞工立委。在這種格

局底下：國民黨的勞工立委雖然也力圖表現，但終究不過是國民黨現有勞工政策的應聲蟲而已。

國民黨立委以黨意為優先

問：目前國民黨勞工團體立委，較不能為勞工權益說話，原因是什麼呢？

答：國民黨的勞工立委本身沒有能力競選，必須靠國民黨提名、輔選。因為國民黨是執政黨，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必然要支持目前的勞工政策。因此有關勞工的小問題，他有辦法解決，但牽涉到勞工政策時，顧慮到他個人的前途，他根本不可能有意見。就是講了，在國民黨眼中，他不過是小黨員，可以不理不睬，甚至還會以不提名委制裁。

在這種情形下，國民黨勞工立法處理事情考慮，黨的利益排第一，其次是個人利益，再來才是勞工的權益。譬如說：台鐵每一次選舉都支持謝深山，台鐵內部也都很團結，大多登記工人團體把票投給謝深山。但是台鐵員工所領的是公營事業第三流的薪水，台鐵處長的薪水才相當於其他公營事業工人的薪水。謝深山雖然很優秀，但作為國民黨的立委必然有他的侷限性。這種情形的意義是：當台鐵工人投票給謝深山時就已決定他要領三流工人的薪水。雖然台鐵工人幾年來不斷為這個問題吵吵鬧鬧，但是搞錯了方向。他們應該把票投給黨外來表示抗議，在這種情形下，國民黨為了爭取選票才會重視台鐵勞工的權益。

支持黨外，勞工才有出路

問：我們剛剛談到國民黨的勞工立委必然會背棄勞工，能否請你詳細說明為什麼黨外的勞工立委較能為勞工爭取權益？

答：在七十年代七十一年初，中國時報有壓力集團的統計：對立法院最有影響力的是商業團體，第二名是農業團體，第三名是社團。四百三十萬的勞工團體却敬陪末座——第七名。照說工人數量最多，但是國民黨控制工會，職業團體民意代表的選舉，使勞工的意願無法表達，力量無法發揮。所以雖然有四百三十萬的數量加上扶養人口佔了台灣人口的三分之二，在政策的制定却無影響力。反觀商業團體不過一萬人，但是却能利用金錢影響終身職的立委製造有利資方的立法，拖延勞動基準法的審查。所以，透過國民黨的民意代表爭取權益只有死路一條。

問：所以說選黨外才有出路？

答：是的！假如支持黨外勞工，在勞工遭受不平待遇，他可以聯合其他黨外民意代表提出要求，或發動黨外雜誌批判，甚至發動全國勞工抗議。所以這次選舉大家都要積極拉票，假如黨外得到超過百分之五十的選票，就表示工人對現行勞工政策提出最大的抗議。這才是工人最大的力量。

國民黨遲早要面對勞工問題

問：目前勞動基準法審審停停，而且經濟不景氣，你覺得台灣勞工問題的遠景如何？

答：勞工問題的遠景，個人感到很樂觀。因為勞工問題是肚子問題，不是理論問題。勞工也是人，他個人及家屬都必須過像人的生活。國民黨假如不為勞工提供良好的工作條件、生活環境，以後會造成社會的混亂。譬如，去年正大尼龍年終獎金只發六百元，為數眾多的員工就到南京東路總公司集體靜坐抗議，因為他們平常所得僅是糊口，六百元根本無法還債務過年。這種集體抗議是冒著殺頭危險的。這表示人民為了肚子可以不顧生死。這是一點，另外一點是，台灣已從農業轉變為工業社會。勞工加上扶養人口佔了台灣人口的三分之二。這是一個台灣以後一定要面對的問題。如果國民黨沒有適當處理這個問題，黨外的選票一定會超過百分之三十，甚至高達百分之五十、八十。國民黨政權就不是大多數人所支持的。

技術升級須注意勞工在職教育

問：現在經濟部想把台灣由勞力密集轉型為技術密集。你認為這是否會造成勞工失業的問題。

答：我認為這是必須經過的陣痛。不過在調整過程中必須第一：配合以良好的在職教育，使勞工在技術升級時不致失落。第二：除了設備、技術的升級外，人的觀念也要隨著調整，使企業經營更有效率、秩序。

問：以康寧祥弟弟的身份，這次出來競選，是否怕被抨擊為家族政治？

答：如果有所謂的家族政治，應該是指派的，譬如說康寧祥當台北市長，指派我當

秘書長，康水木當民政局長。事實上，康寧祥、康水木是經過選民投票，是經人民認定的。所以這不是家族政治。何況康寧祥、康水木都是在黨外最低潮時，以開拓者的心情出來參選的。至於我，以個人利益來考慮，應該是不出來參選，因為這是一個見不到選民的選舉，怎麼選嘛！我純粹是以犧牲奉獻、開拓者的心情參選的，我是希望替工人說出工人的委屈、工人的要求——也就是說給我們這個社會做一個民意測驗，給國民黨看我們工人真正的要求在那裏！所以，如果有人批評這是家族政治，我認為他觀念錯誤！

勞工要團結起來

問：除了以上所談的外，你有沒有其他意見要向讀者講的？

答：假使後援會提名我，我一定參選，但是職業團體不知道選民在那裏的選舉，我希望中央後援會要求各區域候選人在台上幫忙宣傳。第二點我呼籲全體勞工團結起來，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有錢的人可以把我的傳單影印去分發或者支助我，沒錢的用嘴巴、用腳去廣為宣傳。

前瞻月刊 創刊號已出版

立法委員：費希平

國大代表：周清玉

聯合創辦

本期要目

■ 選舉在臺灣

史懷真

■ 半生半死的候補制度

傅正

■ 胡佛談選舉巡迴監察制度

高振聲

■ 凱爾生之政黨獨裁論說

李鴻禧

■ 民主與制衡

費希平

■ 黨外後援會最新發展

劉守成

郵撥帳號：五九九〇〇〇

全年12期四五〇元，半年6期二四〇元

辜寬敏參選內幕

■ 蔡正

在趨近選期，而選情又瞬息萬變之際，最受政壇人士矚目的，除了林義雄太太方素敏的回台參選，恐怕要屬辜寬敏的參選了。

辜寬敏的參選之所以受矚目，除了辜家的歷史，辜家目前在工商界的地位，以及和國民黨深厚的關係，還有辜寬敏本人的因素。辜寬敏在日本多年，曾是日本「台灣青年台獨運動」組織的委員長，在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之後，在國民黨某高階層人士的安排下，悄然回到台灣。多年來，他的名字幾乎沒有在新聞媒体出現過，因此最近當他要參與年底立委選舉的消息在報端披露之後，各界人士莫不表驚訝。對於他的參選是否適當，各方反應也頗為複雜。

據悉，其兄辜振甫本來也不同意其參選，但從辜振甫後來陪同他拜訪蔣彥士等黨政高階層人士看來，辜寬敏的參選似應獲得辜家的支持。據傳，黨政高階層人士，對於辜寬敏的參與年底的選舉並未表示反對。甚而，某些觀察家還懷疑辜寬敏的參選早已獲高階層人士的默許。其理由是，台北市立委提名一向留一席給彰化旅北人士，（因為彰化旅北同鄉會有廿多萬成員）但今年並沒有提名彰化籍人士，這個席位可能就是準備留給辜寬敏的。

雖然辜寬敏在黨內默許之下以黨外人士身份出馬競選，但一般的黨外人士反應却不太好。據「前進」週刊的報導，辜寬敏曾經走訪陳繼盛教授和台北市議員謝長廷，尋求他們的支持，但這二位均反對辜某參選，謝還表示辜某所獲票數，恐怕最多五千票。十月十五日出版的「亞洲人」雜誌也曾提到辜

某形象不佳的問題。由於辜某過去的歷史問題，黨外人士固然不便于以公開支持，甚而黨外人士恐怕他的出馬多少會影響票源。但是以辜某在工商界的地位，他如發動其企業及相關企業，再運用龐大的財勢，恐怕蔡辰洲、洪文棟、高忠信等金牛所受的影響更大，這些人和辜家相比也只能算「小牛」了。

雖然十月底在報上，辜某曾表示他競選的二個主要政見，一是反對擴大中央民代選，二是主張取消身分證上的籍貫欄，但因十月十九日執政黨蔣主席已宣佈，不宜擴大中央民代選，所以他的主張已實現了一半，暗示他也可能不參選。但近日來辜某公開活動頻繁，令人懷疑他參選的意願並未消除。十月廿七日，台北市王寵鈞服務處成立茶會，辜某不但參與而且還發表演說，在演說中除了讚美當日茶會的主持人——蘇秋鎮，對王某也給予熱烈的鼓舞。近日彰化縣長黃

石城到台北，辜某也與黃會晤。黃石城是彰化旅北同鄉會理事長，過去早已和辜某有關係，觀察家並不排除黃石城為辜某助選的可能性。而十月廿八日蘇秋鎮主辦林丙丁在台南服務處成立茶會，辜某也千里迢迢南下與會。

辜某多年來雖然不公開活動，但其穿梭於黨政要人及工商界，仍是圈內人所熟知的。不僅此，在辜家多元化發展的傳統之下，辜寬敏早已和黨外人士搭上線。他的文章，曾出現在八十年代雜誌；去年辜偉甫過世，康寧祥、張德銘、謝長廷均是治喪委員；而近日他和蘇秋鎮及其「中華民國民意諮商協會」份子之間更公然掛勾。據傳已宣佈出馬的蘇洪月嬌夫婦也和辜某關係甚佳並獲其支持。

有人對於辜某是否會辦理「自新」手續而具備合法身份參選表示懷疑。但更多人對於辜家，如此實力雄厚的鉅族，是否必要有人出來參選表示疑惑。據傳，辜家曾向人表示，不久將來台灣將有重大變局，斯時立法院將扮演重要角色。因此觀察家分析，辜某之所以參選，目的在公開化和合法化他的身份，以便在關鍵時刻扮演公開號召的角色。



蔡憲崇



黃煌雄



鄭余鎮

方素敏參選後 第一選區的驟變

謝德啓



方素敏

十月十五日黨外第一選區後援會上，基隆市議員李信志提出臨時動議：「徵召方素敏參選」。最初這只不過是一種呼籲、請求。但是，隨後幾天情勢的演變，這一呼籲就像一顆萬噸級的炸彈，震撼了台灣的政治、社會。

十月十七日方素敏回國簽證的問題成爲台灣政治新聞的一件要事。

十月十八日方素敏在美國加州洛杉磯，舉行記者會，發表了「參選立委的聲明」，

爲了台灣的前途和民主政治，她自願挺身回台，參與民主人權運動的行列。記者會上，她更明白表示：她不是談條件，選舉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她有權利享受基本人權。立法委員、省議員並不是天生的，只要有一顆爲民服務的心，再加上磨練、尋找，她必能做到且稱職……。

「方素敏要回國參選了！」這一訊息立即傳遍了台灣全島。由於方素敏的戶籍在台北市，本籍是宜蘭縣，她在台北市或第一選區參選，便成爲兩個選區黨內外參選人士注意的焦點。台北市傳出黨外推薦的江鵬堅律師的動向：假若方素敏留在台北市參選，他願意退出選舉，並爲他助選。第一選區宜蘭縣籍的黨外立委黃煌雄，也有傳出願退爲競選總幹事的說法。

十月二十五日上午方素敏終於搭機返抵國門，面對着數百位歡迎的宜蘭親友、黨外朋友，僅發表簡短的談話：「感謝大家的關心，二年前我爲了女兒奧均的身心健康赴美，現在爲答謝鄉親的關懷而回來，雖然在

美期間許多勸我在美國過平靜的生活，但我認為人權民主仍是值得爭取的，希望大家努力，使受刑人早日得到自由。」並未提及選舉的事情。

緊接的，是方素敏頻頻和黨外中央、地方人士接觸，商量競選的得失利弊……，方素敏的抉擇、動向，無疑的，扣緊了台北市、第一選區立委選舉的大局、趨向。

參選區的抉擇

方素敏的參選，黨外的意見大致集中於選區的選情、參選目的、訴求層次……等幾個方向。選區的選情當然是以第一選區最有利，對黨外選情也較能掌握，不過若參與第一選區，勢必影響同縣籍的黃煌雄；參選目的若是尋求高雄事件受刑人及林義雄的釋放，訴求的對象應以第一選區最有效果。倘若以「民主」、「人權」為號召，在台北市參選，必可再掀起一次周清玉式的旋風，三位台北市推薦候選人康寧祥、黃天福、江鵬堅勢必大受影響……。

宜蘭人的看法

方素敏若在第一選區參選，勢必影響現任黨外立委黃煌雄的連任，宜蘭黨外民主運動的支持者與推動者面臨着選擇時，紛紛表示他們各自獨特的看法。

游振亮（郭雨新的秘書、宜蘭縣議員、第一選區後援會執行委員）認為黃煌雄是好立委，但不一定是很好的黨外政治人才，若能顧全大局，退選支持方素敏，將顯示他偉

大的政治風度。高鈴鴻（另一位執行委員）也認為方素敏參選可以提供黨外更廣闊的視野、更開闊的民意基礎，比黃煌雄更能掀起大風潮。林芳雄、劉墩亮、陳武進、簡文亮等宜蘭黨外的推動者，也都肯定方素敏出來，可以整合、激發宜蘭黨外的傳統。而宜蘭黨外的支持者也都是竭誠歡迎方素敏返回故鄉宜蘭縣參選，希望黃煌雄能考慮大局，為方素敏助選。即使兩人出馬也願同時支持雙上壘。

第一選區 黨外候選者的觀點

第一選區黨外五位立委準候選人黃煌雄、鄭余鎮、蔡憲崇、康義雄、蘇克福面對着方素敏參選的旋風，也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反應！黃煌雄是受到壓力最大的一位，也是處境最尷尬的一位，直到目前，還未明白表示他的態度；鄭余鎮則指出方素敏反映出社會政治的問題；蔡憲崇則認為方素敏將可在台北縣這塊荒原上，帶來高潮與貢獻；康義雄也認為可能造成第二次周清玉旋風；蘇克福也點出方素敏的參選勢必提高台北縣的民主意識。

參選第一選區的振盪

假若方素敏真的在第一選區參選，對第一選區的選局將會發生連鎖震撼的效果。國民黨這屆立委選舉的佈局，是每一個票源區各提名一位當地的角頭，係宜蘭林坤鐘、基隆張堅華、板橋吳梓、中和林永瑞、永和周

大業、新莊謝美惠、新店及軍眷給周書府、三重則留給黨友蔡勝邦，只要每位候選人固守票源，再對台北縣偏遠的鄉鎮爭取，勢必個個都能上榜。黨外最多只能搶得一席而已。

方素敏的出馬，在宜蘭縣勢必捲起大的波瀾，上屆立委選舉，林坤鐘一人在宜蘭縣就拿了八萬五千票，黃煌雄只不過拿了三萬三千票，這一次勢必大大相反。林義雄選省議員時，拿了七萬三千票，陳定南選縣長拿了九萬票，方素敏在二十多萬的選票裡，據估計應可拿走八萬到十萬。林坤鐘的選票必落至三至五萬票之間，不足以當選。

基隆市十幾萬的選票，上屆蔡讚雄的大團結也不過拿了五萬六千票，方素敏在基隆市也必拿到一萬五千到三萬之間，黨的提名人張堅華最多只能堅守到三至五萬之間也不足以當選。

台北縣是歷來黨外的一塊荒原，六十四年郭雨新拿了三萬二千票，六十九年黃煌雄拿了二萬九千票，方素敏若能在黨外聲勢薄弱的中和、永和、新店掀起旋風，再加板橋、三重、新莊、樹林、土城、蘆洲、三峽、鶯歌、汐止、瑞芳等市鎮的固定支持者，一舉奪個三至五萬票，應是沒有什麼問題。台北縣黨外略擁有地緣票源的鄭余鎮、蔡憲崇若能固守票源，則國民黨在台北縣安排的強大選局必然會受到重大衝激。

首先，宜蘭、基隆兩位提名人必然要求台北縣緊急支援，提供兩萬票左右的當選票源，依照台北縣的人口結構，台北縣六鎮有

16%的票，十七鄉也有15%的票，合計四十萬票，投票率六成計算，只有二十多萬票，扣除淡水、五股、泰山、鄭余鎮、蔡憲崇的票源，只有十幾萬票可用，一下子再撥出四萬票給基隆、宜蘭候選人，台北縣五位提名人選、一位黨友勢必要告急，選局的大勢必然要大亂。

板橋、三重、中和的出來的選票都在十萬上下，永和八萬，新莊、新店六萬而已，每一位國民黨的支持者，在各自的票源區，能拿的選票都在二萬五千、三萬八千之間，若不能配合鄉鎮的配票，每一個人都不是很

穩固。

方素敏的旋風，若把選票提高到十五萬至二十萬之間，第一選區黨內外的候選人的得票幾乎都要大幅度的降低。假若同縣籍的黃煌雄也參選，他勢必只有到基隆市台北縣開拓，才能有當選的希望，黃煌雄不參選，台北縣的鄭余鎮、蔡憲崇若能固守原有的票源，和國民黨候選人一爭長短的機會，更是大增，極有可能都能上壘。

方素敏參選的意義

今年立委的選局，美麗島的家屬及辯護

律師，從北到南形成全島的選網，像台北市有黃天福、江鵬堅，第二選區許國泰、第三選區許榮淑、第四選區高李麗珍，高雄市的張俊雄，如今第一選區，又有方素敏參選，就構成一條美麗島的網線。

這些候選人在各選區的訴求，將會匯集成一股群體的力量，假若他們全面勝利，未來黨外的局勢必然大變，部份成功則黨外的局面可能就如現在的停滯不前；全面失敗的話，則黨外的前途，勢必要重新調整。

一一選區黨外四分五裂， 國民黨準備坐收漁利

許鴻源

二選區到目前為止，已出現了國民黨最喜歡看到的事：黨外的四分五裂。

十月九日下午三點在中壢市鳳仙飯店舉行的二選區後援會成立大會，在召開前就已因會員入選問題鬧得風風雨雨：桃北陳一光大幹許國泰私心自用，把桃北的五十個名額全部交給林清松去派荐，他放言將帶領二百

人到現場「監督」。桃南張德銘在後援會成立前一天晚上守在電話機旁，據說是近乎歇斯底里的對周圍的人咆哮：「你們說怎麼辦？」「你說說看，看怎麼做！」「邱奕彬，你的名字竟然在裏面！」敵愾同仇的情緒充溢著張德銘支持者的胸膛。

在苗栗，傅文政和新生代幹了起來，新

生代的陳文輝出了一張「掀開泡在源頭的那雙臭腳——與傅文政劃清界線——」傳單，在後援會成立那天到處散發，同時，報載耿榮水和陳文輝因同屬苗栗海線而相持不下，傅文政的妻子前省議會之花趙秀娃則對來勢洶洶有新生代魅力的耿榮水表示不是滋味：「憑他在台北寫幾篇文章就想下來競選，還

早！」新竹市長施性忠則對於黨外「主流」在索拉茲來華期間，顧忌他的官司而不發邀請函給他一事，頗有微詞。

後援會成立當天，大會司儀吳仁輔大聲呼籲：「心平氣和」、「用不著你打我，我打你。」、「請找個椅子坐下來」、「政治本來就是多方的協調、多方的磋商」、「大家在一起討論就是一大進步。」

黨外陣營內烽煙四起，戰火迷漫。國民黨為進一步置黨外於死地，更計劃推出過氣的政客楊良茂來分散許國泰在桃園海線大園、草漯的票，同時黨籍金牛、檢察官出身，鉅大建設公司老板、國民黨特准報備競選立委的黃主文的「好朋友」，中國時報記者管廷聚在報上說許國泰、黃主文是君子之爭，互不侵犯，強調許、黃「友情」，和張德銘周圍放出「許、黃掛鈎」的耳語互相吻合。

在新竹，國民黨千方百計擺平了周細滿轉而替溫錦蘭助選，而黨外的魏早炳在國民黨金融機關的「經濟壓迫」加上個人的舉棋不定，患得患失，變成一個棄權的選手。在苗栗，劉碧良一支獨秀，劉派的全力支持，加上苗栗地區保守的地域主義，耿榮水或陳文輝難憾劉碧良。

如果國民黨這次真的贏得了六席，桃園幫將面對歷史的責難，首先張德銘周圍對許國泰本人的指責，如強出頭、輕信智囊團、輕忽選民意志、低估張德銘、冒進……等將成爲事後檢討的主題。另外現階段桃園幫成員的矛盾也會變成部份事實；現任省議員簡錦益和跳槽的張貴木，極可能因支持他姓候

張德銘

「私通」國民黨？

■ 陳 眞

第二選區自從許國泰宣佈出馬競選，張貴木發佈退黨聲明後，使得桃竹苗戰雲益加密佈，原先被各方看好的張德銘也突然間陷入困境，有進退失據、迴旋不能之勢。

近日來，來自張德銘方面攻擊許國泰的耳語不斷，如說「許國泰忘恩負義」、「許國泰是野心份子，只會搞謀略」、「許國泰參選是受胞兄許信良在美國的唆使、遙控」……等等，這一類的耳語目前已逐漸傳開來，但是許國泰及「桃園幫」卻不爲所動，只願繼續往基層紮根，沒有時間理會這些無聊的小道消息。

張德銘這位屬於康系的「黨外中的黨內」，近來有兩件事實鮮爲人知，吾人雖不能據此肯定他因爲汲汲不保而導致「私通」國民黨，但是他現在的心態及政治動作，卻非常值得注意：

第一，今年十月十二日，在地方知名人

士陳增祥之妻的喪禮上（悼祭地點在陳增祥的平鎮老家），張德銘與桃園縣黨部主委朱甌都同時參加了，據在場人士多人目擊指出：張德銘與朱甌並肩而坐，吱吱喳喳密談了一個多小時，據聞是有關選舉的「重要機密」。

第二，今年台灣光復節前後，在台北中山北路六條通的一家日本料理店，桃園調查站的葉主任、黨籍省議員李詩益、黨外省議員黃玉嬌等人共餐，葉主任竟在餐桌上對其他的「要人」說：「張德銘人不錯，是好人啊，你們應該支持他！」好不奇怪，桃園的特務頭子竟然也私下替張德銘拉票，這到底是國民黨想利用張德銘打擊許國泰，還是張德銘與「有關單位」暗通款曲的結果呢？

張德銘這次爲了競選連任，勢必連吃奶的力都使出來，他的處境固然令人同情，但黨外的朋友也希望他不要狗急跳牆。

選人而導致張德銘的落選而喪失宗親會的支持；而林清松如無法取得北區地方人士的默許而傾全力為南區人士助選的話，來日在北區角逐縣長，或競選省議員時可能遭遇困難。張德銘聲稱如落選則將傾其餘力爭取省議員的席位，而新加入黨外的張貴木也將在省議員選舉裏求出路，這時飽受威脅的竟是黃玉嬌。而幕後的吳仁輔、李宗梧可能被選民懷疑他們的立場問題。

在沈悶得令人窒息的選前運動裏，各種耳語、流言四處紛飛，面對一政黨無情的攻

擊和選民苛刻的挑剔，桃園幫若不能有效的說明許國泰「為什麼」要出來競選的疑惑，即使有再強的動員能力、再成功的競選運動，都可能因「師出無名」而岌岌異常。

如果這次黨外贏得了二席、甚至三席，「桃園幫」的歷史地位將獲得肯定，「他們寫下了歷史」，所有流言、耳語將自破。黨外的路線鬥爭裏美麗島系將變成主流，康寧祥式的「向國民黨學習」將逐漸式微，被稱為「小康寧祥」的張德銘也得以擺脫康的影子，在桃、竹、苗二選區的本鄉本土的陽光

裏茁壯，不必顧忌得像康寧祥一樣，為了取信當局而不去探視美麗島受刑人。木在陳文成的訃文裏具名，美國三人行裏刪除周清玉、許榮淑的名字；避免在方素敏回國時機場的迎接場面裏露臉；更不必一個月一次和警總專員「見面」交換情報。

桃園縣長徐鴻志退回區運會裏不公平的獎牌，對當局是一大警惕；要求公平、要求公正、合理的黨外精神、黨外意識已經變成了「桃園精神」了。二選區選舉運動的突破拭目可待。

高市選情的分裂與整合

■ 知山

自八月底國民黨提名公佈以來，黨內外準候選人心理起了變化，正式進入競選期的迷濛恍惚狀態，再也不能輕鬆愉快、談笑用兵。

高雄市的準候選人，不外也是如此，尤其黨內外對立競爭的態勢大體已明朗，選戰氣氛也就日甚一日。黨內因提名得失的不滿情緒，漸次被安撫，而黨外陣營面臨各種考驗，正處於矛盾分裂的整合辯證階段，整合能否成功，關係著日後競選成績甚鉅。

國民黨挾其細密的社會組織，以及雄厚的政經資源，在歷次選舉中，都能調合內部

的矛盾，尤其以高雄市為然，這次也不例外。

國民黨為攘外，先安內

在黨內提名之前，國民黨員登記提名者，呈現捉對廝殺的局面，在地派的吳春雄與張瑞德，台南派的高登得與王清連，外省籍的孫禮光與王天競，婦女保障名額的吳德美與龍鳳鳴，其中吳德美雖未辦理登記，但徵召之說早已響徹雲霄。

四對八人捉對廝殺的結果，吳德美獲徵召，王清連獲徵調，吳春雄和孫禮光獲提名

落榜的高登得、王天競、張瑞德、龍鳳鳴等四人，心有不甘，曾經聯合刊登聲明，暗示其不滿和競選到底的心意，但不久，國民黨市黨部透過種種關係，進行內部矛盾整合的工作，其中鬧得最兇而且希望黨外人士向他請教組織戰術的高登得，以及支持他的監委施鐘响、市議員陳聰敏、殷商洪泮林，都被一一擺平，陳聰敏且被迫担任王清連的競選總幹事，施鐘响與洪泮林也不得不低頭答應幫助王清連一臂之力。

這些人屈服的原因很簡單，高登得現任

市黨部第一組總幹事，黨工這碗飯還想吃下去。施鍾响在三年後仍然要繼續競選監委，以求連任，他不扮演「黨友」角色，將來就沒得混。陳聰敏現任市議會黨團書記，下次他想更上層樓，弄個副議長幹幹，自然也得聽話。

這三人都不說話了，洪泮林也就保持沉默。

對抗吳春雄的張瑞德，在財力上稍遜一籌，因此提名爭奪戰中，只好拱手讓賢。事後他對吳挽瀾主委沒有登門宣慰，甚表不滿，對吳春雄未邀其助選，也耿耿於懷，但個人勢單，只能把不滿存於心中，別作他圖。

也是黨工的王天競，年紀較輕，不敢像高登得那般大放厥詞，把胸中的委屈痛痛快快的宣洩出來，只三兩下就被上級壓了下去。

最不好駕馭的反而是女性的龍鳳鳴，雖然外傳她的先生列恆修不同意她參選，國民黨也願開價碼勸退，但龍鳳鳴秉持個人的意願，在外活動，張貼看板，召開記者會，擺出一付競選到底的決心。某次她曾召集中國晚報的部屬，宣稱她將力戰到底，且說得聲淚俱下，令人覺得她不像在做假。

此外，未獲提名的丁鏗，推出他的太太盛進花參選，給國民黨帶來些許頭痛。

吳挽瀾面對這些矛盾的情勢，照例從事安撫溝通，先行安內再求攘外，他把高登得安排去輔選王清連，並安排王天競輔選孫禮光，兩人都需負成敗之責。至於張瑞德，除

傳出市黨部責備他聯合落榜者刊登聲明廣告從事搗蛋外，並未花太多精神在他身上。

黨內提名形象不佳

龍鳳鳴比較麻煩，她如硬要出馬，可能會影響黨提名四人的配票作業，甚至會使四人中落選一人。

無論如何龍鳳鳴不能讓她參選，市黨部為此費盡心思，有人傳出黨部某要員開價一百萬元，搓她的圓仔湯，但沒有談成。龍鳳鳴始終擺出非選不可的決心，到底她是在作戲，還是認真的，很快就可分曉。

國民黨大致解決了內部問題以後，正全力輔選並對付黨外，黨外一慣亂糟糟的局面再加上國民黨和情治單位的力量在內，當然亂上加亂。

一般說來國民黨提名的四人，形象均不夠突出，這些人縱使當選了，充其量只是多製造幾名「方啓榮」而已，方啓榮上次花了三、四千萬元苦戰當選，進入立法院却因人程度而對國家大事不知所云，其次競選費用花了太多，元氣大傷，每天窮跑三點半，那有心思再上立法院問政。

結果他只書面提案一次，談一項芝麻綠豆的小事，從未口頭質詢，出席率低得出奇，以致連議場的警衛也不認識他，某次他要入會，就被擋駕，警衛告訴他：「我不認識你，請你去公共關係室辦旁聽証。」

這樣的立委，選上一個等於就是丟掉一個，今年高雄市提名的四人中，程度也好不到那裡，多選上一個，也就更少了一個立委

，市黨部這種求勝第一的提名政策，有何意義可言？

黨外內鬥，張俊雄四面楚歌

黨外混亂的情況，比黨內有過之而無不及，最先是現任立委蘇秋鎮與張俊雄發生衝突，接著王義雄也和張俊雄鬧出意氣，再是



王義雄

蘇秋鎮組織中國民意諮詢協會，對抗黨外後援會，不久黨外一群傳統統轎夫也湊熱鬧，風言風語，要對張俊雄不利，林松濤更是沒事幹專門收集張俊雄的「黑」資料，準備向張俊雄開罵。此外黨外後援會高雄市部份一度意見紛紜，大有組織不成之慨。

一時之間，黨外比黨內熱鬧，尤其在黨內矛盾擺平之後，黨外馬上呈現內部矛盾的高潮，教人眼花撩亂，目不暇給，此一情況不免對高學歷、高知識水平的黨外候選人，產生不利的影響，使市黨部看在眼裡，樂在心裡。

黨外似乎只知道內鬥，只會扯自己人的後腿，而完全遺忘了國民黨，遺忘了四個提名的敵人，只看到國民黨留下的一席，你搶我奪，選戰未正式登場，自己就殺得遍體鱗傷。

其中被整得最慘的是張俊雄，好像所有砲口都指向他，不管是國民黨的，還是黨外的，人人怕他，怕他長大、怕他出頭，怕他騎到自己的頭上。

於是，有人說他在美麗島事件時，向林弘宣的家屬索取十五萬元辯護律師費，有人說他太現實，今年的賀年卡印三種樣式，看對方身份地位分頭寄發。有人更說他娶細姨不是光明正大，牽涉到不名譽的事情。

張俊雄四面楚歌，變成黨內外的共同「假想敵」。說巧不巧，他在一次演講會上，又因司儀與地方人士巫義德發生搶麥克風的誤會，一筆帳又記到他頭上，張俊雄罪加一等。

在國民黨方面，有人傳出五、六個情治單位都已派人滲透在張俊雄的助選圈內，市黨部早在半年多前就把他列為第一號敵人。

張俊雄成爲衆矢之的以後，黨外的混亂達到最高峯，大有大家同歸於盡的態勢，因此政壇人士紛紛重估選情，以爲國民黨保留

一席準備給予的張榮顯，會在國民黨游又有餘的分化戰術下，取得第五席，如此黨外全部落空，全軍盡沒，吳挽瀾、黃順德等人可以坐等升官。

據悉，蘇秋鎮「修理」張俊雄的原因，是張俊雄代表黨外主流派，而不管誰代表主流派，蘇秋鎮都要讓他好看。蘇秋鎮私下會對人說，他和張俊雄並無恩怨，修理他是因爲他所代表的主流色彩太濃。

王義雄則因誤會張俊雄勸退他，他認爲不公平，沒有站在對等立場協調，使他受委屈，因此他憤憤不平，放不下胸中塊壘。

林松濤咬定張俊雄私下指他是國民黨派他出馬的，因此不放張俊雄甘休，非把張俊雄鬥臭鬥爛鬧垮不可。

黨外驕仗指張俊雄的助選員黃昭輝、姚國建盛氣凌人，得罪了朋友。

國民黨認爲張俊雄如當選，高雄市的黨外勢力從此會凝聚在一起，造成一股團結的勢力，而且進一步會和全台的後援會、主流派串連一氣，是一名可怕的對手。

張王攜手，黨外坐一望二

黨外的矛盾就這樣環繞在張俊雄身上，逐漸擴大，張俊雄獲悉以後，立即研究對策，首先約束手下的助選員，不可再惹是生非，同時放低姿態，暴露自己基層的弱點，並主張黨外後援會開放競選，以免讓人覺得後援會偏袒他。

張俊雄並和王義雄面對面溝通誤會，表明共同參選，公平競爭的態度，以取得王義

雄的諒解。

接著高雄市黨外後援會於十月二十日正式成立，在成立的過程中，參加的委員三十七人，均由候選人共同推薦，他們雖免不了爭執，但每一爭執都能用表決解決，全場用了八次表決，終於選出了王義雄、張俊雄和郭麗莉爲黨外候選人，其中張俊雄和王義雄同獲二十一票，可說是皆大歡喜。

王、張的矛盾至此獲得化解，這兩人是黨外團結的關鍵，他們兩人不再互相攻訐，黨外便有坐一望二的希望。

據黃復興黨部的一份秘密資料估計，張俊雄可能以四萬二千票取得第四名，王義雄可能以四萬票，與張榮顯、王清連比票同爭第五席。

這便是黨外後援會成立以後的新態勢。後援會草草成軍，預料不能給黨外候選人太大的幫助，不過後援會的成立，竟然意外的化解王義雄與張俊雄的矛盾，實是黨外意外的收穫，兩人獲同票提名，也是一項吉兆。

王義雄的基層不錯，他過去三年來，從事奉獻式的平民法律服務，結了很多善緣，同時他關懷勞工農漁民的悲憫情懷，也獲得許多團體的擁戴，可以說他擁有一股難加估計的異軍。

最近兩個月，他所創辦的海潮雜誌復刊，他的文宣工作便顯得十分突出，高雄市無人出其右。海潮復刊兩期，一期被警告，一期被查扣，他印海報抗議，並舉行復刊酒會，大肆抨擊國民黨拮据「言論自由」。

王義雄在蛻變了，可以預期的是，競選期間選民所看到的是一位脫胎換骨、衝勁十足的猛將。

蘇秋鎮則在走下坡，黃復興估計他只能拿二萬四千票，也許過甚其辭，不過他的形象確是在萎縮，儘管許多有識之士認為他再幹一次立委甚佳，但他要想連任，除了在政見會期間有神來之筆的表現，否則情勢越來

越對他不刊。

張榮顯的實力不可忽視，他的客家票、農會票、里鄰票，都在政壇人士的估計之中，但他還有一股看不見的勢力在支持他，那就是「一貫道友」。

一貫道的票和客家票差不多，都是「鐵票」，因此張榮顯仍有實力問鼎第五席，而獲蟬聯。

至於國代許嘉生，他如真的出馬，可能是他的政治生命的轉捩點，高市政壇的聞人多少人被時間淘汰了，洪照男、趙綉娃，下一個會是誰呢？

黨外正擦亮了砲管，如果砲口對外，轟向國民黨，那麼黨外要取得兩席，也不是沒有希望。

戮破聯合報的神話

／羅刹滾

聯合報一再信誓旦旦地堅稱，它一直信守「客觀報導新聞、獨立評析時事」的超然態度。在今年九月十六日聯合報創刊卅二週年社慶時，它仍然一廂情願地這樣說。

然而，聯合報報導新聞是否客觀？評析時事是否獨立？証諸過去聯合報經常歪曲事實報導，再刊登更正啟事的歷史經驗看，我們是不輕易相信它是一分有報格的報紙。

聯合報的天方夜譚

就以最近聯合報黑白集一篇紀念台灣光復節的文章，即可說明聯合報所謂的客觀、獨立，壓根兒是句美麗的謊言，甚至美麗到

近乎天方夜譚，令人覺得無恥。

十月二十五日的聯合報黑白集以「神仙生活」為題，大肆宣傳「經過三十多年的居留（在台灣），沒有人不感覺到比較日據時代，比較現在的大陸，我們大家在這兒過的真是神仙一樣的生活」。

怪啦，聯合報竟然吹牛可以不打草稿。如果現階段還屬於鬧饑中國家的台灣生活能像神仙一樣，那麼那些先進工業國家豈不成為高等神仙之國？

持平而論，若從物質生活來看，今天台灣人民的國民所得較光復前增加一百零三倍，生產總值較光復前增加九十九倍，或許是

可能的。然而，國民所得的提高、生產總值的劇增，並不代表全體台灣人民都一樣能過神仙生活。

衆所周知，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裏，有少數國家的國民所得、生產總值比我們高出幾倍，但是它們仍然陷入在貧富差距懸殊、社會問題叢生、階級壓迫的齷齪生活環境當中。所以，我們認為物質方面的高速成長，並不代表一定美好完善。

至於台灣的現實，別的姑且不談，我們單就聯合報發表「神仙論」同一天的社會新聞報導作抽樣來評析，就不難瞭解黑白集所謂的神仙生活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慘不忍睹的社會問題

以同一天（十月二十五日）第五版的社會新聞而言，重要的報導有：「地下魔舞，大行其道，合法舞廳，一脚跌倒」，「黑道生死錄，槍殺郭崑竹兇手，林國祥被判死刑」，「持槍打人成傷，李文與判七年」，「兩烟毒犯，判處死刑」，「販賣黃色書刊，判處罰金九萬」，「歌星怕疱疹，自備麥克風」，「自稱交警查驗駕照，拿了皮包開車溜掉」，「重複徵地溢發地價稅，國光國小校長被收押」，「豬價慘跌，養豬人協會指承銷人聯合壟斷拍賣價格」，「強姦罪如改列公訴罪，受害人應有適當保障」。

至於第七版（北部綜合版為抽樣），重要報導有：「老病煎熬，切腹自殺」，「凌廳老板陳屍閣樓，腹部挨刀奪命」，「台汽租車，新店客運撈過界？特權作祟，法律邊緣鑽漏洞！」，「僑填單據協助包商逃漏稅，台電五人被判刑」，「基隆公營當舖帳目不符，經理涉嫌挪用公款收押」，「轎車代步兜售速賜康，難逃『威力圍堵』」，「兩男搶水果攤，劫走紅柿現款」，「上門自薦，風塵女郎從應召改為推銷」。

綜觀聯合報同一天的社會新聞，竟然就充斥著搶、姦、殺、奪、魔舞、毒品、流血、黃色、食詐、……再怎麼看也不像個神仙生活？這只是一天的社會問題，遑論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豈不慘不忍睹。

聯合報素來即以「淨化新聞」、「編輯文字力求美化與善化」著稱全台輿論界，如

今在短短的一天內即有如此恐怖的社會問題出現，可以想見到，真實的台灣社會又是怎麼一回事？而黑白集主筆者却消息不靈通，閉門造車，想當然爾為文誇耀一番、交差了事，非但自相矛盾，而且製造了連自己都不相信的神話！

不容聯合報單向報導

不知誰說過：「天國不是我們的」，同樣的，神仙生活也不是人過的。慶祝台灣光復三十八年，為文誌慶理所當然，但是若不能針對光復的歷史意義作闡述，而只逞一時之快，自我歌頌一番，根本是浪費報紙版面。

台灣光復最重大的意義，是剷除日本帝國主義者對台灣人民的殖民統治，讓台灣重歸祖國懷抱，使每一個台灣人民不再匍匐在外國強權下，而能夠在自己的土地上昂然站立起來。時代是往前走的，物質的進步也是必然的，但是神仙的生活却是可欲不可求了。

在台灣的社會普遍染上資本主義惡習的今天，物質是繁榮了，民性却腐敗了，甚至墮落、頹廢、虛無，這不但是當政者應加注意改進，身為反應民意的大眾傳播更應針砭弊病、提出建言，奈何屬於全台第二大報的聯合報却藉著「黑白集」黑白講，散佈連自己可能都不相信的神話來欺騙民眾。寄語聯合報，編製神話是麻醉不了人民的鬥志，多元社會是不容許單向的誤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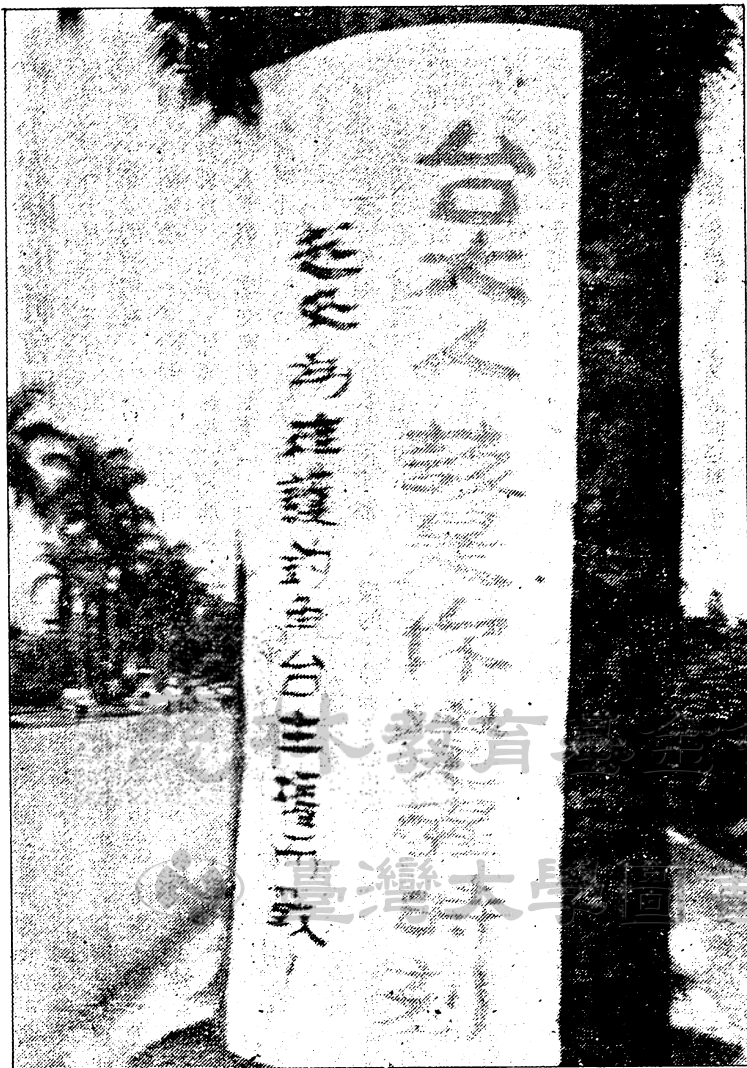


台大學生運動

卅年回顧

(二)

／李綠



出現在台大椰林大道上的保釣海報。

四、海內外怒吼的保釣運動

經歷過保釣這場風潮的台灣當代青年，至今，他們心中的感覺當仍如半個世紀前也曾是年經一代的新人一般沉痛，眼睜睜地看著無能的政府把自己國家的土地輕易拱手讓與他人，而掌握著政治權柄的「領導者」，卻表現得無關痛癢，對外卑顏屈膝，對內死力鎮壓因憤怒而沸騰的民心。比較起來，也許半世紀前為護衛民族尊嚴及國家疆土，挺身而出的青年學生，比半世紀後保釣的這一批幸運得多，最起碼，他們發起運動的直接目標是達到了——北京政府在國內學潮及輿論壓力下，授命代表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而一九七〇年代捧著「法統」靈位避居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在無數次信誓旦旦向它子民許下的堂皇保證後，卻在海內外中國人的注目下，面不改色地慷慨讓「盟友」將地圖上的釣魚台換貼上膏藥旗標幟。保釣的結果，只是中國青年心中的民族主義，再一度被高高在上的統治者扯爛後扔在暗室角落裡，不見天日。另外一方面對侵奪釣魚台的日本強盜不但不記新仇，並且忘了舊恨，甚至滿朝冠蓋為老戰犯岸信介的八十八歲生日高祝「萬歲無疆」！

只要會籍不要民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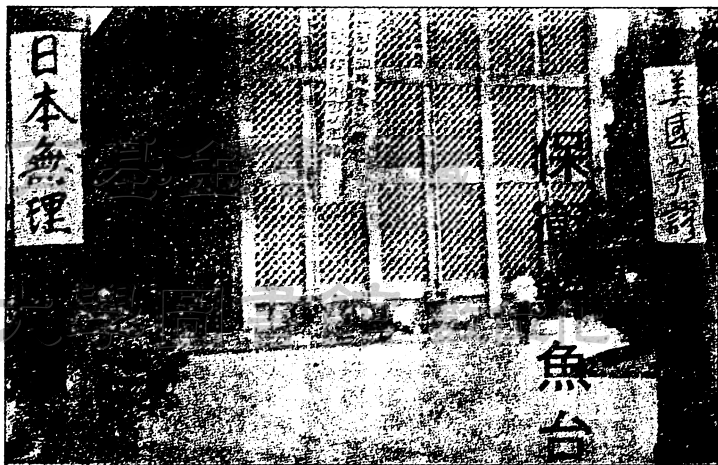
一九六八年八月，日本以自力探勘確定先前國際傳聞所指釣魚台列嶼附近大陸礁棚有豐富油礦之地區後，隨即以歸還琉球為辭，驟混釣魚台列嶼的主權。

一九六九年五月，琉球當局在釣魚台列嶼上樹立界碑。一九七〇年七月，琉球當局又在釣魚台上立中文石碑，聲稱該地為琉球範圍。

緊接著，日本堅持「釣魚台群島屬於日本，是無須磋商的一個問題」，並驅逐在釣魚台海面作業的台灣漁船，撕毀中國時報記者在釣魚台升起中華民國國旗，強烈抗議中華民國政府對日本此種不友好的行為。美國亦坦白發表聲明，認為釣魚台是琉球羣島的一部份，定期必將歸還日本。

國民政府對上述事件的反應究竟如何？台大教授薩孟武批評道：「對此重大的領土問題，態度太過冷靜，冷靜得近乎沈默。」「二十年前的戰勝國，二十年後遇到當年的戰敗國，未經一戰，而態度竟軟弱如此，實出乎全國國民意料之外。」（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九日，自立晚報）。

除此之外，「民主潮」、「中華雜誌」及基隆漁會均有強烈的反應和呼籲。十一月號「中華雜誌」刊出台大研究生茅漢（王曉波）與王順合撰之「保衛釣魚台」，文前引述「五四宣言」——「中國的土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呼籲海內外青年起來作保土衛國



五四宣言「中國的土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在台大學生保釣運動中再度被引用。

之奮鬥。此文後為海外的中華民國政府正面臨聯合國代表權岌岌不保的危機，待釣魚台事件爆發，釣魚台的爭端躍上報端與聯合國代表權問題並列頭條新聞地位。這兩件事情同時出現，看在海內外知識份子的眼裡，國民政府的態度很明顯地已有意犧牲釣魚台主權以換取美、日兩國在國民政府維護聯合國會籍問題上的支持。

因此，當國民政府的高級官員僅止於用嘴巴喊：「我政府對於釣魚台列嶼的正當權益，立場堅定……」、「日本是我們友邦，

為顧全中日全盤關係……」「我們已決定正告美國，現在為了釣魚台列嶼問題，中日兩國已發生爭執，希望美方加以注意。」海外的中國學生已全面聯合起來，以實際行動抗議美、日勾結侵佔中國領土的舉動。

「一個政府的存在與否，並不是決定於他國的承認，而是決定於人民的是否擁護上，這都是國際政治的鐵則。」然而，國民政府卻本末倒置，只努力於求取美、日的和顏「諒解」，忽略了國內國外人民胸中迅速燃起昇高的怒火。

海內外青年齊怒吼

海外留學生的保釣運動，實於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胡卜凱、李德怡等七人在普林斯敦開「科學月刊」編輯小組會議時發起，再經由創辦人林孝信的「科學月刊」工作通報「向全美各地發行「釣魚台專號」（科學月刊工作通報討論號之八）呼籲各地中國留學生召開釣魚台問題座談會，發起示威，同時運動「科學月刊」在美國各地的聯絡網連繫，引起全美各大學留學生熱烈響應，紛紛成立保釣行動委員會，舉行遊行示威向美、日抗議，並向國內政府及民意代表、報社、雜誌投書要求政府堅定立場，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

然而，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九、三十日留美中國學生示威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後，二月五日台北的中央日報刊出社論，竟言「日本早已沒有軍國主義……，主張日本軍國主義復活之說，乃是共匪破壞反共陣容



台大僑生第二次保釣示威遊行隊伍經過中華路。

團結的陰謀。」四月十日，周書楷自美返國就任外交部長，向記者表示，對於留美學生發起的保釣運動，「我們已獲得足夠資料，顯示這項運動有共黨在背後操縱，它有濃厚的反美、反日和反政府色彩。」（一九七一年四月十日，中國時報）

這頂大紅帽拋出來，立即在海外廣大的留學生群中產生影響，沒有人敢再信任台灣的國民政府，更沒有人指望國府會真的有心要保衛釣魚台；不少熱心釣運的學生領袖轉而投向當時日漸強大的「社會主義祖國」的懷抱，冀望另一個祖國能守著民族主義，為中國人爭一口氣。海外整個釣運分裂了，成為國共兩黨在留學生內部的政治鬥爭運動。

保釣運動掀起後，留美學生討論釣運的刊物，如「科學月刊」釣魚台專號、「學聯通訊」釣魚台專號、舊金山的「暢言」、紐約的「釣魚台簡報」、芝加哥的「釣魚台快訊」等，都是曾透過關係寄回台灣親友，台大的學生社團間就普遍傳閱過這些刊物。海外的釣運始終與國內大學生對釣魚台事件的情緒共起伏。於是，當一九七一年四月九日

，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重申支持日本對釣魚台列嶼的主權要求，保證仍在美國手中的釣魚台自將歸還日本，留美學生、華僑於十日立即展開保衛釣魚台示威大遊行，洛杉磯、西雅圖、華盛頓、舊金山各地都有上千人參加。台大校園內自釣魚台事件開始，即密切地注意各種情況的進展，政府在列強之前表現的軟弱態度，不斷刺激著熱情的學生加深胸中蓄積的不滿，經過留美學生示威這一強烈震撼，國民政府遷台以來第一次真正的學生羣眾運動終於爆發了。

僑生是台灣保釣的先鋒

在國內，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台大僑生醞釀結隊至台北日本大使館前示威，由於校方事先知悉，緊急派人疏導而化解於無形。然而，海外留學生蓬勃的示威抗議活動實際上一直為台灣校園內的學生所關切。

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二日清晨，台大校園內出現了第一張抗議海報。台大香港德明中學校友會領頭貼出了衝擊性的保釣聲明，其他社團相繼效尤，短短兩天以內，整個台大佈滿了各種抗議海報，每個人都可以感受到民族主義的情緒已經被注入台大學生的脈搏躍動。

大學論壇社從台大農推系館屋頂垂下巨型的布幅對聯，上書「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由於，這幅對聯懸掛在農推館側牆，正好面對台大的椰林大道，出入校門的人，一抬眼就可見到白布上斗大的黑字

。至今，沒有人會否認，這海報是台大學生掀起保釣運動期間，最能激揚人心，也最留給人深刻印象的一件代表物。

四月十四日上午，以台大僑生為主的海外回國大專僑生數十名（其中以印尼僑生佔大多數，越南僑生次之）發起抗議遊行到日本大使館，向日本大使館呈遞並宣讀抗議書，在其門前貼抗議海報。台大總教官聞訊親自前往疏導未成，只有在旁呼籲學生要冷靜行事。

十五日上午，台大、師大、政大的僑生千餘人，又舉行了一次更大規模的抗議遊行。遊行隊伍在北門集合，前往美國大使館遞



台大、師大、政大三校僑生前往美國大使館前示威抗議。

Collectio 係由前中研院教授後進台大校園遊行一周。

交抗議書，隨後沿羅斯福路遊行回台大解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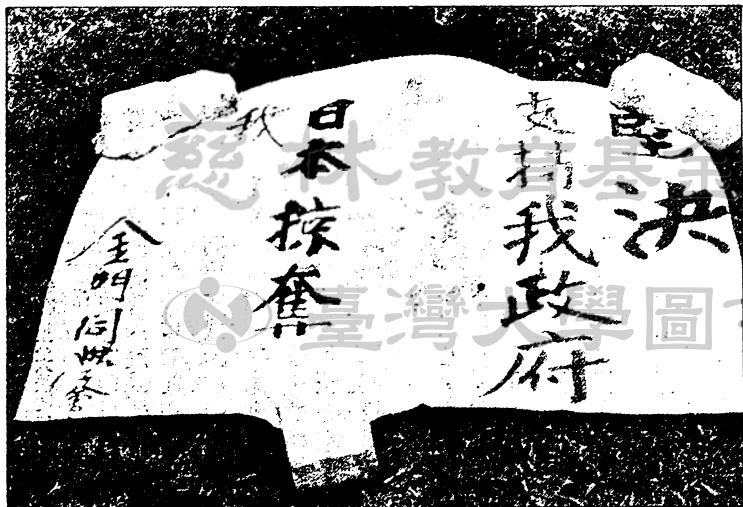
台大僑生接連自發舉行了兩次大遊行，各校校內的本地生也開始要求校方能准許本地生自組遊行隊伍向美、日大使館示威抗議。一些學生領袖選到救國團求見救國團秘書處執行長宋時選，宋氏表示示威活動只要不越出校園，則他原則上同意。有了救國團的保证，台大校內雖然沒有出現過學生聚集遊行，但各種抗議海報卻如雨後春筍般不斷湧出。政大方面則因該校訓導長劉述先始終不准學生自行貼海報，所有活動幾乎都受壓制，且言：「救國團准貼海報，那麼你們貼到救國團去好了。」

台大保衛釣魚台委員會

從校園內出現第一張抗議海報後，台大代聯會的態度一直非常消極，除了跟隨其他社團也寫幾張海報外，其他一點也看不出這個全校學生的領導中心對保釣表現出它的關心與熱忱。當時的代聯會主席李大維（現居美國）對滿腔激奮首先發起示威的僑生領袖說：「我們不一定要表現急速的行動，在有詳細計劃後，遲一、二天是沒有關係的。」他這種近乎推諉的應變方式，在活動中心內引起極大的不滿。結果在羣衆壓力下，代聯會在十五日下午，僑生大遊行結束後，在校總區正門口擺設攤位，邀請全校學生簽名抗議。翌日，由代聯會主席李大維及大學新聞社社長張晉城偕同其他八名台大學生代表，前往美國大使館向美國駐華大使馬康衛親遞

二千五百份簽名抗議書。同時，代表們也向日本大使館提出抗議。

四月十六日晚上，台大課外輔導組在校總區體育館召開全校班代表及社團負責人會議。台大訓導長俞寬賜、總教官張德溥、各學院院長、教授及訓導處職員幾乎全出席了這一項會議。法代會主席洪三雄在會中發言，抗議新聞傳播對學生愛國運動的漠視。從台大學生開始在校內張貼保釣海報，發起示威以來，國內所有的新聞機構對此都僅簡略報導，內容不只是空洞，而且行文之間處處



台大第一張保釣海報。

可令人感覺新聞報導在避免對學生活動做詳細地介紹。洪三雄另外建議成立愛國運動常設機構，因為釣魚臺事件兼具「長期性」與「未來性」，唯有組織起一個常設的愛國運動機構，才能藉此領導全体台大學生做有系統、有意義的活動。研究生王杏慶也在會中提出類似的建議，同獲與會學生的熱烈響應。在全場情緒達於高潮之際，研究生王曉波適時建議「保衛釣魚臺常設機構委員會立刻成立！」一時，歡聲雷動。代聯會主席李大維，於數分鐘後，正式宣佈此一常設機構成立。在全体與會者一致公推代聯會主席為此常設機構的當然召集人之後，緊接著十六位召集人也選出，召集小組決定由宋漢生（時為台大研究生協會主席，現在台大任職。）、洪三雄、張晉城三人負責草擬章程。大會深夜十一時結束。

四月廿日夜，台大各系級班代表、社團負責人及各宿舍生促會總幹事共一百多人，在體育館集會，聽取章程起草人說明「保衛釣魚臺委員會章程草案」內容，並討論表決通過，接著票選了十五名「保衛釣魚臺委員會」常務委員，分別是：代聯會李大維、大新社張晉城、法代會洪三雄、港澳同學會陳沛健、工代會陳立偉、健言社關鄭、化學學會林溫裕、大論錢永祥、電機學會張台雄、華僑同學會符和俊、夜代會莊錦生、華僑青年社馮浩彬、男十三生促會杜學城、研協會宋漢生。

愛國青年與官員的顛預



日本政府所擅立的標樁。

另有保釣座談會原係大學論壇社準備舉辦，但校方一直拖延不准，待「台大保釣會」成立後，即由保釣會接辦。

一千多名學生聽眾把偌大的體育館擠得水洩不通，立法委員李文齋、謝仁劍、胡秋原、外交部發言人魏煜孫、國際文教處處長姚舜、政治大學國際法教授丘宏達在主持人、大論社長錢永祥及大新社社長張晉城安排下，輪流上台發表意見，整個會場情緒一直顯得激昂，出席的外交部官員成了學生指責的眾矢之的。

四月廿一日，台大保釣會邀請到了剛卸除駐美大使職務，獲任命為外交部長的周書楷，由當時的北美司司長錢復陪同至台大演講，台大校長閣振興陪席。

周書楷對前日台大座談會的情形已有所知，心理也有了準備一上台就用漂亮話當開場白，先降低擁擠的會場中高亢的激情，並迴避敏感問題的重心，他說：「釣魚臺本身並非是目前所要研究的重要問題，值得重視的是它所代表各位青年朋友們對國家表現的愛國熱忱。」又說：「沒有一個人願在歷史

上被指責為喪權辱國者，也沒有任何一個政府，願意被罵為不負責任的政府，我們會盡最大的力量，貫徹我們的主張，凡可採取的步驟，我們會合理的堅持到底。」然而，他演講的重點並非在解釋政府如何處理釣魚臺的歸屬，而是不斷向學生強調：「我們必須要和平地表示情緒。」這一番話和當天中央日報上教育部長羅雲平對大學生的呼籲，意義無兩致。羅雲平說：「學生應信賴政府，不宜再有遊行、請願、或作校際間之聯繫訪問。」

周書楷旋風似地發表完他的演說，就離開會場，留下錢復和學生們舌戰，雙方針鋒相對，火藥味極濃。當局會如此重視台大學生的反應，甚至委派高級官員親臨學校安撫，顯然是因台大校園內保釣的風潮一直迅速激增，抗議海報一天比一天多，校園報紙紛紛發行釣魚臺專號，討論釣魚臺的文字滿篇幅。這些自發性的行動，是當局在別的學校能控制但在台大却壓不下來的。

以後，台大保釣會與代聯會又於五月七日邀請了外交部常務次長蔡維屏，及條約司副司長到台大就外交問題演講，並回答學生們提出的問題。

打倒帝國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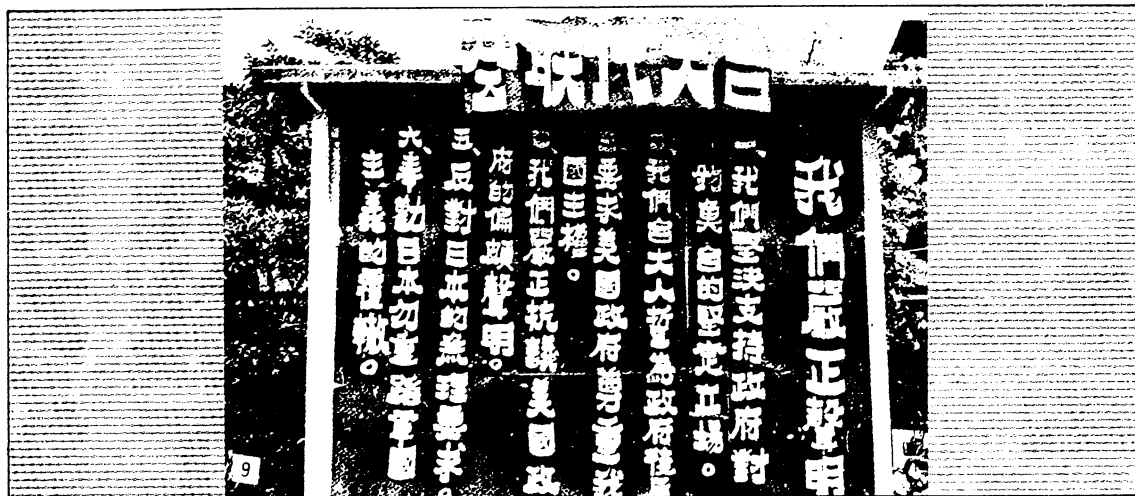
從四、一四遊行抗議後，台大學生的保釣運動分散在一系列的演講座談及文字抗議上。一九七一年五月，美日巴黎會議由日相愛知揆一及美國務卿羅維吉斯發表聯合聲明，釣魚臺隨琉球由美軍託管下移交日本管轄。



第二次「九一八」？

六月十四日，校園內一張大型海報，上書「六月十七日美國將委交釣魚臺」，台大學生兩月來藏蓄的激情再度被掀揚開來。先是台大法、醫學院的學生想在六月十六日在美國大使館前秘密發動示威，但消息為保釣委員會知悉，認為台大所有保釣行動應統一，一起行動才有力量，十五日，保釣委員會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在六月十七日發動示威，十五日下午號召參加六一七大示威的海報已貼滿台大大校內各主要通道兩側。對於六一七釣魚臺交接，最高當局指示絕對不准再有示威情形發生，台大大方不敢為學生

担責，答應學生舉行示威遊行。學生領袖直



台大代聯會貼出的抗議海報。

接上告當時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張寶樹，經過一番磋商，張寶樹答應了，但附上了四個條件：①人數愈少愈好，②節目愈簡愈好，③路線愈短愈好，④時間愈快愈好。

十七日上午，參加遊行的學生按事先計畫以院為單位在傳鐘下集合，傳單、標語、海報、布條都準備妥當，一面布幅標語在人羣中揭起，上面寫著九個大字：「新聞封鎖釣魚臺如何？」諷刺抗議官方數月以來在國內對釣魚臺事件及相關事情的新聞封鎖政策，然而，這幅標語在台大校方主管的激烈反應下，終於被除下。

原先由保釣委員會出面洽租的遊覽車，到了預定時間卻仍未到達校門來載運學生。經過緊急聯絡才曉得車行臨時受有關單位「勸告」不願租了。參加遊行的學生知情後羣起大嘩。台大校長閻振興見事況不對，就親自出面向其他車行調借了十五部遊覽車供遊行使用。

車隊由台大出發到達美國大使館，學生們下車整隊，由代表張台雄、洪三雄、陳沛健交遞抗議書，並由張台雄當眾宣讀抗議書內容，羣呼口號，然後開始遊行至日本大使館，沿路則散發傳單。到了日本大使館，同樣由學生代表交遞抗議書，但是學生羣眾的情緒至此刻已按捺不住，激動的人帶頭高喊「打倒帝國主義！」「日本鬼滾出去！」在現場維持秩序的安全人員、教官和學生糾察，努力要使羣眾平靜下來，呼籲：「請保持我們大國民的風度，我們可以決戰沙場，但絕不以眾凌寡！」但却換來羣眾一陣怒吼：

「沙場在那裏！」

六、一七大遊行在遊行隊伍離開日本大使館於林森北路上車，返回台大，就告落幕

保釣餘波盪漾

儘管，嗣後台大校內除了抗議推名悅三郎來台向國民黨「說得」外，未再發起過任何遊行抗議，然而，經過兩個多月來的風潮衝擊，校園內的論政風氣大開，在校園內長期的苦悶之後，台大的學生運動藉由保釣又復活了。就保衛釣魚臺這單一事件而言，六、一七的示威抗議是整個青年抗議運動的最高潮，由此顛峯之後，保釣的熱潮在台大之內，幾乎如巨浪湧而來。所以，保釣熱潮衰退之後，台大的學生運動即呈多面向發展——政治參與、社會服務、思想革新等等都是吸引保釣羣眾繼續將他們熱情投入的主要事物。因為保釣，使學生衝破校園的樊籬和外界強調互動，把社會的脈搏導入校園，彼此同一呼吸，在台灣的知識階層形成了一股清新而強大的力量。這股力量不僅向上層的統治者提出革新的訴求，另一方面，它更試圖把新生命力注入社會的每個階層，尤其是校園與社會的基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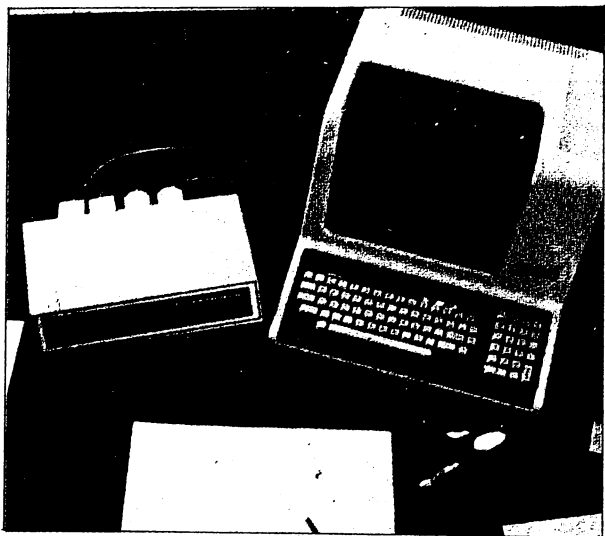
一九七一年的後半，保釣運動因情勢之無法扭轉已暫告一段落，然而，其他影響更深遠的活動接連不斷地在校園內誕生。由此之後一年半的時間，台大始終是外界注目的焦點。校園內的問政熱潮，配合校外大學雜誌的推動，台大的學生羣眾運動又邁入了一個新階段。（待續）

是誰在摧殘

民族工業？

許忠仁

透視資策會與 IBM五五五〇 案幕後



據統計，泰國一九七七年的國民生產毛額還不及IBM當年的營業額

編按：資訊策進會與IBM合作的五五五〇專案傳開後，曾引起各界的討論，但都因政治忌諱一直沒有討論到問題的核心。然而，即使是隔靴搔癢的討論後來也慘遭封殺。本篇報導不但揭發種種內幕，而且直指問題核心，充份暴露了買辦集團摧殘民族工業的劣行。

資策會在賣國

在經濟部宣稱決定鼓勵國人發展獨特性產品的餘音未絕，資訊策進會卻宣佈將與國際電腦鉅子——IBM公司合作進行「五五五〇專案」，為該公司五五五〇型微電腦設計中文軟體。資策會此一行動，不僅敲了趙鐵頭一棍，將國人一向自認為世界第一的中文電腦技術，廉價奉送給美、日兩國，也引起國內資訊產業一陣軒然大波。不少業者，對負責推動國內軟體發展的資訊策進會，如此輕易將國人數年來苦心發展出來的中文電腦技術，以極低廉的價格賣給IBM，提出強烈指責，甚至有不少業者直指「資策會在

賣國」。

在各方嚴厲指責之下，資策會不斷利用各種方式，向國內電腦業者表明，該會所以和IBM合作發展中文軟體，主要還是想藉此引進十六位元電腦操作系統及其軟體設計技術，並希望吸引國際間著名的電腦公司來台設立軟體工廠，期使台灣能成爲世界上最的軟體加工基地。該會並一再強調，資策會所以接受此一合作計劃並非爲了營利的目的，因此研究的費用是採實報實銷的方式來編列。

但是國內業者的著眼點，卻不在於資策會能從此計劃中，獲得多少有形的利潤，而是擔心在資策會的大力協助下，這家國際電腦鉅子將輕易跨越文化的障礙，順利進行中文電腦市場，使他們無法再以文化的藩籬作爲屏障，以求在此一狹隘的市場安身立命，而必須以微薄實力和這位國際電腦之王作直接的對抗。

然而，在資策會的立場而言，它一方面在趙鐵頭的逼壓下，必須設法促進國內資訊產業的全面發展，以達到他所要求的外銷業績外，還負責推動國內各公民營機構電腦化的任務。可是國內剛在萌芽階段的資訊電腦，雖已能供給八位元，售價在數千元至數萬元之間，却是僅能供電視遊戲，教學輔助與簡單資料處理的微電腦，技術層次相當低並經常被控仿冒，功能可以說是非常有限，在這些因素影響之下，趙鐵頭所要求的外銷業績根本是天文數字。

另外一方面，國內中小企業的電腦化計

劃雖然不能不推行，可是國內廠商目前供給的八位元微電腦，資料處理效率太差，在國內電腦市場上的設備，不是硬體價格太貴，就是沒有中文處理的能力，或者是沒有適當的運用軟體來互相配合，在這些因素的限制下，資策會更無法達到推廣電腦化的政策目標。

據資策會表示，他們是在這種兩難的局面下，才決定與IBM合作發展中文電腦軟體的。其目的除了打算爭取海外軟體市場外，還想藉IBM的實力，來提高國內資訊產品的知名度，以期能使台灣成爲「國際軟體加工基地」。

「法統」與「外行」的作祟

但這只是此次資策會參與合作計劃的表面理由。據了解，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則在於香港、新加坡，甚至中共都競相發展中文電腦，國民黨當局深恐這些地區所發展出來的系統，一旦成爲主流，將使簡字體成爲中國文字的「正統」。這對一天到晚高喊「法統不可廢」的國民黨當局，是最無法忍受的事，因此，他們才心甘情願的將文建會花了兩千萬元發展出來的「中文電腦交換碼」，及民間多年研究發展出來的「倉頡中文字母輸入法」廉價送給IBM。

資策會此一做法，不僅業者反對，甚至連資策會內部的主要幹部都不贊成。一些資策會職員曾表示，該會執行長果芸是軍人出身，他之所以能爬至目前的地位，主要是靠李國鼎及軍方的大力支持。事實上，果芸對

電腦根本是門外漢。在九月二十七日，行政院科技顧問小組爲「五五〇專案」而特別舉辦的記者會中，果芸分不清「操作系統（O.S.）」與「應用軟體」的區別，而當場被業者提出糾正。

以一個對資訊門外漢的身份，去負責推動國內資訊業發展時，理應多聽專家們的意見才是，但據資策會的職員透露，在洽商「五五〇專案」時，主要幹部並不知道有這回事，等到事情張揚開來，他們要反對也爲時已晚。據他們指出，也許果芸在此事件中，是莫名其妙被出賣的，甚至他連一點被出賣的感覺都沒有。

IBM大撿便宜

事實上，IBM公司在此一專案中，可說是撿了一次大便宜。過去，台灣IBM公司並沒有自行開發中文電腦系統的能力。該公司目前所使用的中文大鍵盤、內碼、字型等，均是來自日本IBM公司所發展出來的系統。由於字數的限制，及操作上的不便，致使其在國內中文電腦市場上的競爭，一直是處於下風。甚至在中文終端機的市場占有率，也遠落於王安電腦及宏碁電腦之後。這種情況對於在電腦各領域均稱霸一時的IBM公司而言，是一項重大恥辱。尤其是最近一、二十年來，IBM公司因連續犯下三次策略性錯誤，致使它不得不將錄影機市場拱手讓給全錄，辦公室自動化設備又讓王安電腦享盡甜頭，個人電腦再讓蘋果電腦搶先一步的情形下，只好在中文電腦市場上動腦筋。

然而，IBM亦瞭解該公司在台灣的配銷系統及售後服務能力太差，無法充份支持促銷微電腦的工作，因此早在它將其個人電腦引進台灣時，就不透過本身的銷售系統來進行推銷，而是透過震旦行、宏碁電腦及華經資訊公司來代理IBM在台銷售微電腦的業務。

事實上，宏碁電腦所有的產品，如小教授、天龍五〇〇等，在功能上和IBM的個人電腦類似，因而在市場是相互衝突的，而這些產品基本上是仿照蘋果電腦（Apple）加以改進而成的。只是宏碁電腦藉著近年來，在市場上大力做廣告，猛作各種公共關係，才取得在國內市場一席之地。但是它的研究發展活動卻無法滿足國內市場發展的需要。因此，雖然IBM的個人電腦會奪走它的市場，但他仍必須和IBM合作，以確保一些利潤來源。反之IBM則利用宏碁公司的形象和促銷能力，不費絲毫之力，而取得國內個人電腦市場。

外資、買辦與黨資本的勾結

IBM和華經資訊公司的關係更是微妙。事實上，華經資訊公司是去年才成立的，在成立後不久，就順利取得IBM在台微電腦的代理權。以往IBM很少迅速給予一家新成立，完全沒有電腦銷售經驗之新公司代理其銷售電腦業務，華經可說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例外。最主要因素是，IBM想利用華經的政治關係來銷售電腦。

因爲華經資訊公司是國民黨中央透過中

華貿易開發公司所投資成立的，過去中華貿易開發公司利用黨政良好關係，承攬了不少紡織、糧食等進口業務，而成爲唯一能與物資局相抗衡的大貿易商。目前，該公司又眼見國內資訊產業一片欣欣向榮，各公私立機構都急於電腦化，自然想從這塊市場中分得一些油水。因此在去年成立華經公司後，立即透過良好的黨政關係，承攬了IBM個人電腦的銷售業務，目前又想獨占IBM五五〇型電腦的市場。

據瞭解，十六位元微電腦的問市，將解決中文電腦發展上的困難，而政府積極推動行政體系的資訊化，更造就了具有中文資料處理能力的工作站之廣大市場，據估計要完成行政體系全面資訊化，所需工作站將達六萬台。因此IBM想利用華經公司的黨政關係，先佔有此一中文工作站的市場，以爲日後大型機器設備的銷售預鋪下坦途。

另外，國內資訊業也在盛傳，IBM給予中華貿易開發公司經銷五五〇型電腦的經銷權中規定，其配額業績必須達到五千台。可是以民間市場對這類機器的總需求而言，一年的購買量能達到五百套已是非常不错，除非透過政治力量的運作，在政府市場推銷，否則中華貿易開發公司不可能達到如此高的業績。

雖然資策會一再否認，將利用政治關係來推銷IBM五五〇型電腦，並強調資策會與IBM的正式合約中，只談及中文系統開發的權利與義務，絕沒有任何政府市場的承諾，但卻又不肯公布合約內容。據悉，甚

至有些資策會高級人員對合約內容也不清楚，更不能肯定是由誰代表資策會和IBM簽定的，甚至不知條件是怎麼談的。

「資策會」美麗的謊言

因此，有不少業者擔心，由於IBM在資策會的協助下介入中文電腦市場，將導致IBM有非常大的機會壟斷此一市場。雖然資策會一再強調是想藉機瞭解MS-DOS系統，以協助國內電腦業者發展十六位元微電腦。資策會也一再聲明，該會會將其所有研究成果公開，以提供國內廠商參考。但是事情的發展並不如資策會所強調的那麼樂觀。

據一位電腦工程專家指出，MS-DOS是美國微軟體(Microsoft)公司的產品，而該公司對此一產品的銷售政策是，只要付費取得授權，各微電腦業者就可據其界面說明，發展各式十六位元硬體。因此，資策會若有誠意協助國內廠商發展十六位元電腦，根本不必繞了一個大圈子，從IBM取得

另外一位知名的法律專家也指出，除非在資策會與IBM的合約中有正式明文規定，資策會可將其研究成果公開，並可提供給其他廠商使用，否則資策會想藉「五五〇專案」來促進國內資訊產業的發展，根本是一項美麗的謊言。即使國內廠商願冒被控仿冒的危險，採用此一研究成果，相信資策會也不太願意讓上盜用商業機密的惡名吧！若是IBM能透過資策會的力量，使其所發展的中文系統，如內碼、輸入法、字形

等取得專利權，再藉著震旦行、宏碁電腦在民間市場的推銷能力，以及華經資訊的政治關係，影響政府市場的選購方向，將能輕易壟斷中文電腦市場，並使國內廠商永遠無法從此一市場中，獲得超生。

國民黨與民族工業同受打擊

由於這一個方案打擊面太廣，因而引起國內輿論界一陣交相指責，果芸爲對國人堵塞，特別透過行政院科技顧問小組於九月二十七日開記者會，並於當天上午邀請國內二十餘家業者進行「溝通」，以期能擺平此一事件。在開記者會時也邀請了宏碁電腦的施振榮，和全亞電腦的代表來護航，但仍有一些業者聞風而至，並當場表示他們的不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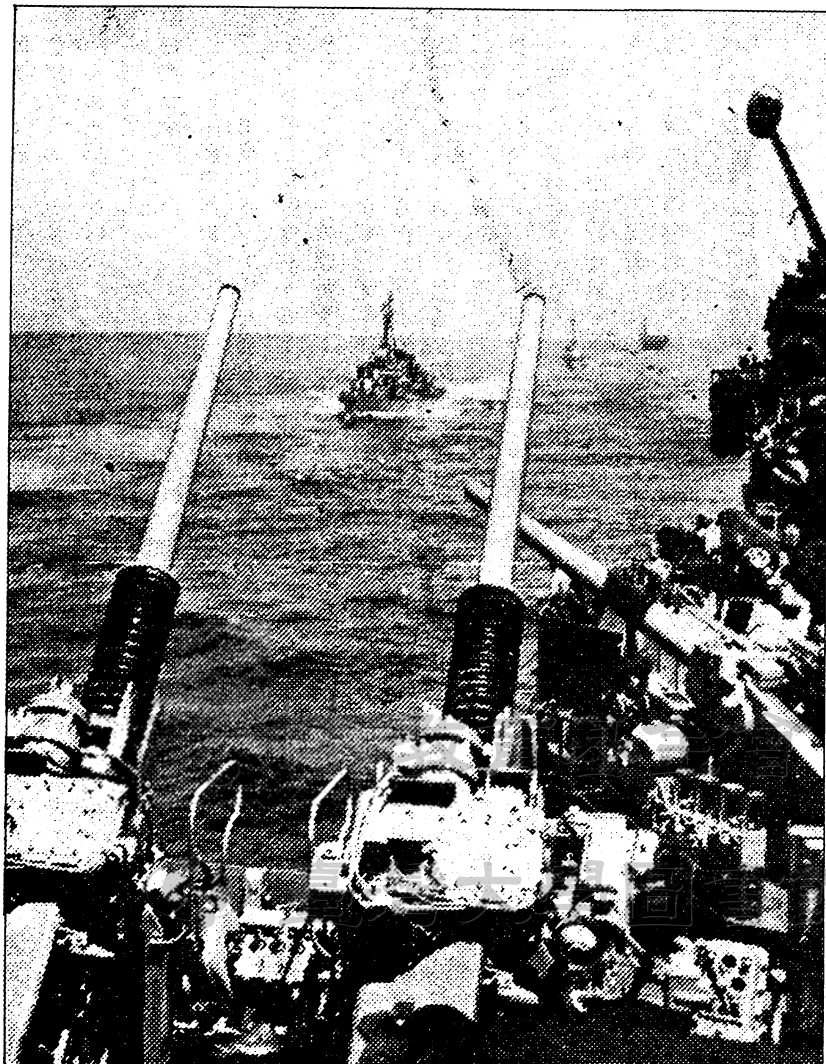
事實上，不少經濟部工業局的官員，甚至資策會內部的職員，也私下表示對此一合作計劃的不滿和憤怒。有些資策會職員甚至很憤慨的表示，他們是被以最廉價的價碼出賣給IBM，不過他們至少知道他們被出賣，也知道被誰出賣，比起那些連自己被廉價出賣都不知道的人，是清醒了一點。

由於目前這個合作計劃大致已被全部敲定，國內資訊產業者只有寄望IBM能大發慈悲多少分下幾滴油水。但是在這次買辦官員和跨國公司的聯手出擊下，損失的並不只是國內資訊產業者的心血和資金，台灣科技的獨立發展，將因此受到無形而深遠的打擊，而國民黨的形象更遭到嚴重的損毀——因爲這個例子正鮮明地顯示了國民黨這個買辦集團的本質。

剪不斷，理還亂

夏台生

台海關係的發展與演變



美國艦隊巡弋台灣海峽——中共一再指責美國是中國和平統一的障礙。

國共鬥爭的歷史，早在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實行清黨時，便嵌下一個難以抹除的烙印。其發展階段，從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七國民黨佔優勢的清共與剿共，經抗戰時期（一九三七—一九四五）的聯合，以迄國民黨潰退來台後的卅餘年，國共雙方，從來不曾表現出談判的謙虛與誠意；卅四年（一九四九—一九八三）來的台海兩岸，在這種封建式的，口惠而實不至的宣傳鬥爭下，儘管始終在大一統的堅持裏，兩地人民的心理距離，却不自覺地愈喊愈遠，愈叫愈疏。

問題的起源

一國之內，發生對立政治勢力的衝突，原應在民族自決的立場上，由兩方人民自行解決；可是，當前全世界的領土分裂國（德國、韓國、中國及早先的越南），其分裂的根本原因，總涉及國際帝國主義力量的介入支配，這種外力的強加介入，往往增加了兩方統一的困擾。以台灣為例，介入的強權代表，顯然是美國。

一九四九年，正當國民黨在大陸面臨崩潰時，美國公佈了對華白皮書，徹底放棄對國府的支持；一九五〇年一月，國務卿艾奇遜更宣佈，美國的亞洲防綫，為「由菲律賓到琉球，由日本到阿拉斯加」（未包括台灣

及韓國)；同年，當中共佔領海南島準備越過台灣海峽攻打台灣時，杜魯門總統且宣佈：「美國不準備武裝介入現況，美國不願加入中國內戰，美國不準備以軍事支援和顧問給台灣」。

可是，情勢逆轉直下。一九五〇年六月廿五日，韓戰爆發，中共的全力支持韓共，使美國感到無比的震怒。同年六月廿七日，杜魯門立刻發佈一項聲明說：「共黨武力之佔領台灣，將直接威脅太平洋區域的安全，並威脅美國在該區行使其合法與必要的任務。因此，本人已命令第七艦隊防止對台灣的任何攻擊。」一九五四年，上述的單邊聲明演變為雙邊條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誕生，使國共鬥爭的發展，滲入一個外來的因素。自此以後，兩方衝突或和平共存的關鍵，總圍繞在台灣、美國與中共的三角關係上，成為十分棘手的國際問題(註一)。

中共對台的態度

(一九四九—一九七二)

基本上，在中共與美國正式發表聯合聲明(一九七二)前，對台灣的態度始終飄忽不定。一九五〇年，中共在聯合國抗議美國佔領台灣；意圖失敗後，便不斷以口頭譴責「美帝」，並極力聲明要以武力解放台灣。一九五四年九月，中共炮轟馬祖；十一月，又以飛機轟炸大陳島及浙閩沿海諸島。一九五五年一月，再炮轟大陳島，一週後，登陸一江山，幸由美國第七艦隊協助，大陳

軍民得以撤至台灣。武力衝突的擴大，此時突然有了意外的轉機。

一九五五年七月，周恩來在人代會宣稱：「願意在可能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願意和台灣負責當局，協商和平解放台灣的具體步驟。」此為中共改採和平攻勢的開始。可是，不過三年(一九五八年八月)，中共即食言而肥，發動了舉世震驚的金門八二三炮戰，至十月五日，歷時四十四日，共發炮彈四十五萬餘。

戰火稍息，中共國防部長彭德懷，立刻在同年十月廿五日，對台灣同胞進行廣播，企圖煽起台灣人民對美國的懷疑，並以民族感情作誘惑；其後，並由投共人員李濟琛、黃炎培等人，高唱「愛國一家」、「團結一致」及「和平解放」等口號。一九五九年，中共與蘇俄交惡，翌年俄援撤退；六〇年代的文革，以及三面紅旗所產生的後遺症，使中共無暇部署對台統戰措施。大體而言，整個六〇年代，中共只能在人民日報等黨營刊物上，對美國「一中一台」政策展開口頭上的攻擊；與國府間的秘密鬥爭，要到七〇年代初期釣魚台事件發生後，才以大規模的運動方式表現出來。

七〇年代初期，釣魚台事件在海外所引起的「認同」、「回歸」運動，是國共鬥爭和平競賽的首次大規模呈現；這次的集體運動，使海外華人意識型態的分裂愈加明顯，更使國共雙方深刻體會到爭取海外人力與資源的重要性。自此以後，海外華人在國共衝突中，便逐漸開始扮演政治橋樑的角色；這些「

牽綫」的人士，在一九七八年以後的國共鬥爭中，其影響力與地位愈來愈高(見後)。

轉捩點：

一九七二年上海公報

一九七二年二月廿一日，美國總統尼克森，偕同國務卿羅吉斯及總統助理季辛吉等，突然訪問中共；同年，發表上海聯合公報，首度公開表示親共的傾向。這個戲劇性的外交插曲，對國共鬥爭的發展，也產生了戲劇性的影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轉變，在於把統戰的對象，從掌權的大陸人，擴充到所有的台灣人。由此，中共不得不對慣有的反台獨政策，作出某些修正。

一九七二年八月，周恩來對海外台人支持及同情的台獨運動，表示諒解；但他把這種態度，歸因於台灣的長期分離祖國，以及國府的宣傳。爭取台灣人民支持的統戰，自此不絕於耳。一九七三年八月，在十大中，有兩名台籍人士被選入中央委員會。一九七四年四月，來自美日的台籍運動員，參加北京方面的複選，以備進軍德黑蘭舉行的七屆亞運。一九七五年一月，又有十二名台籍人士，選入人代會；同年九月，來自美日及其他國家的台籍運動員，參加北京所舉行的第三屆國家運動會，這些選手為鄧小平等老幹部招待，並在中國展開旅遊。一九七七年七月，一支由旅美及旅加組成的台籍籃球隊，以及一支由旅日組成的台籍棒球隊，均曾訪問北京。



基本上，中共的突然轉變，乃因美國在上海公報中表明了「一個中國」的立場，對台獨運動產生前所未有的打擊；中共的政策修正，不過想趁勢利用台獨內部的沮喪情緒，以吸引同情台獨人士的支持罷了。

當然，中共轉向尋求台籍同胞的支持，並不意味着它將放棄對國府的繼續統戰。一九七五年初，中共突然宣稱，它將釋放五百名以上的國民黨政治犯；這批犯人，共分爲三類：

① 早期國民黨的軍事指揮官，安全人員
將經國一再強調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不與中共妥協。

及政府官員，計二九三名，均被監禁達廿五年以上。三月釋放。

② 一九六二至六五年間，滲透中共被捕的船艦人員，計一四四名。九月釋放。

③ 早期國民黨政軍及特殊單位人員，計七二名。十二月釋放。

這些「戰犯」的特赦，中共給予了以下的處置：或是留在中國大陸謀生，或可轉至香港及台灣；其中十名，決定前往台灣，於是，便迅速到達香港，以爲轉運抵台的準備。結果，台灣當局以「共匪統戰」爲由，拒

絕這些戰犯入境；張鐵石（兒子在台灣）在徐亨開的旅館裏自殺，造成轟動海外的「張鐵石事件」。

以上「十大戰犯」，是屬於第一類人員；國民黨對此特別小心，乃因爲彼等具有的地位較高，可能有的「統戰」影響也大。隨後第二及第三類人員，台灣當局的態度便較緩和，一九七六年二月止，計有六十六名意欲前往台灣者，被安置在馬祖諸島。（註二）

一九七六年後，中共內部一片混亂：先是周恩來死亡，鄧小平的失勢；緊接着，發生天安門事件，毛澤東之死，逮捕四人幫，華國鋒竄升，鄧小平復出。這些政治混亂的跡象，使中共對台統戰的措施，又暫告中斷。

統戰的白熱化： 一九七八年中（共）美建交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北京與美國宣佈建交，中共利用這一形勢，大舉展開和平統戰的攻勢。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五屆人代第五次常會，通過所謂「告台灣同胞書」，其中宣稱：

「儘快實現通航通郵，以利雙方同胞直接接觸，互通訊息，探訪親友，旅遊參觀，進行學術文化體育工藝觀摩。……相互之間完全應當發展貿易，互通有無，進行經濟交流。」

自此，「三通」、「四流」爲中心的和

平統戰，成爲中共的最新政策。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北京當局正式發表「告台灣同胞書」，並停止對金門等島嶼的炮轟。

一九八一年五月廿九日，宋慶齡在北京去世，中共隨即透過新華社，表示歡迎在台北親屬友好前往北京參加葬禮，一切費用由治喪委員會負擔；九月卅日，葉劍英透過新華社，發表了九點聲明，重申「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立場；十月，中共擴大舉行紀念辛亥革命，強調辛亥革命在中國現代史上的「階段」意義。一九八二年七月廿四日，由廖承志具名的一封信「致蔣經國先生信」公開發表；同年並成立「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並安排「台灣民主運動海外同盟」主席郭雨新訪問大陸（註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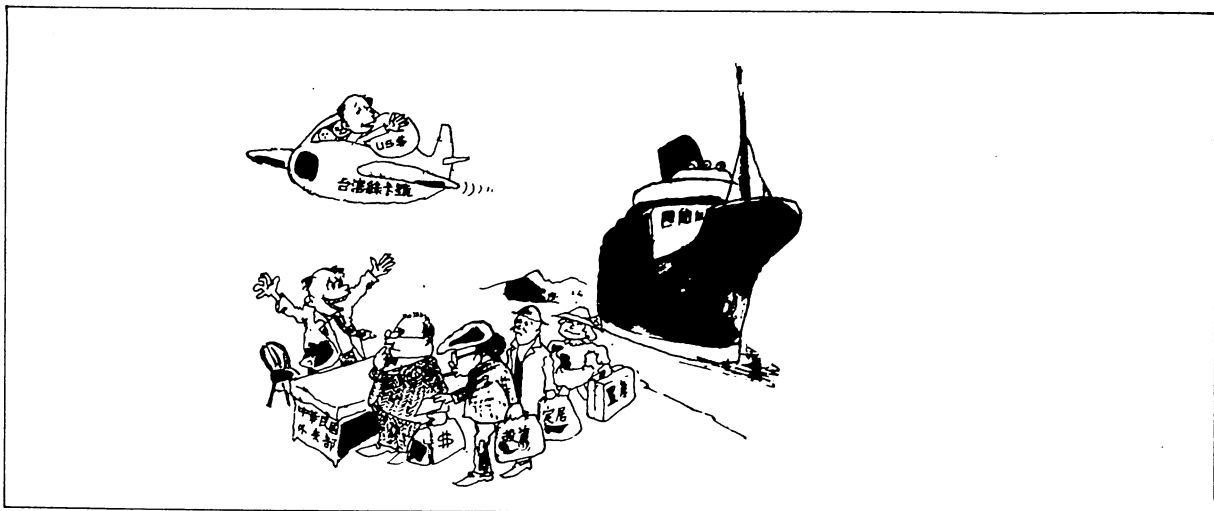
美國方面，也緊隨七八年建交後，產生相當的改變。一九七九年三月，片面制定「台灣關係法」；一九八二年二月廿八日，雷根爲「上海公報」簽字十週年致中共總理趙紫陽的紀念信函中，重申進行「上海公報」與「建交公報」，但仍未明提「一個中國」政策，直到四月五日致鄧小平函及五月三日致胡耀邦函中，才明確重申「一個中國」的立場，並表示「不容美國人民與台灣人民間的非官方關係，削弱美國對此原則的承諾」云云。

更重要的轉變，發生於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七日。此日在上海公佈的中（共）美二號公報（稱爲「八一七公報」），首度就對台軍售問題，進行大幅的修正（註四）。

挾持着美國的媚眼，中共對台的統戰

方式，得以軟硬兼施，運用自如。一九八三年七月五日，中共致送「警告照會」給駐北京美國大使館及所有的外交代表團，要求各國政府，不得直接發給中華民國人民或前往台灣的旅客入出境簽證；此外，早先抗議荷蘭銷售潛艇案（並降低與荷蘭之外交關係），堅決反對泛美復航台北等「硬性」作風，不禁使人懷疑其和平「承諾」的誠意。

海外華人的「牽線」



在長遠的國共鬥爭發展中，廣大人民，往往成爲政治鬥爭下的犧牲品；不僅在日常生活中，須謹慎提防「匪諜」或「國特」的帽子，擴及國際性的學術會議，也要時時小心留意，以免返國後的緊密盤問（註五）。在這樣的神經質的恐懼下，唯一享有豁免權的中國人，殆爲海外華人；緊隨七〇年代初釣魚台事件後，海外華人的政治意識大增，逐漸成爲兩岸對話的主要憑藉。

一九八三年三月廿六日，楊力宇與朱永德在舊金山籌組的「中國統一之展望」討論會（由美國亞洲學會主辦），順利召開。與會人包括丘宏達（馬里蘭大學）、高英茂（布朗大學）、王吉林（文化大學）及呂亞力（台灣大學，後因「某些」因素不能出席）；中共方面人士，則有趙全勝（來自北大，現在柏克萊研究）及吳嘉靜（來自復旦，現在密西根大學）。此爲近年來學術界的一大突破，因爲來自大陸及台灣的學者，過去從未在國際性的學術會議中，共同討論此一極端敏感的政治問題。更引人注目的是，來自台北的中央日報記者，以及來自北京的中國新聞社記者，自我介紹，交換名片，似無迴避之意。

六月廿六日，楊力宇（新澤西州西東大學）訪問北京，與鄧小平晤談二個多小時，席間鄧小平向楊提出所謂「和平統一問題」的六點新構想；七月廿九日，楊力宇向美國報界公開他與鄧小平的談話內容，爲海外中英文報章雜誌所矚目（註六）。

中共所提出來的的新構想，大體上，接受丘宏達在「中國統一之展望」討論會所提的「和談四條件」；但出人意料的是，鄧小平更藉着這次談話，超越了葉劍英的「九點聲明」與丘宏達的「和談四條件」，向台灣當局提出更具體的條款：

① 統一以後，中共不派軍隊進駐台灣，不派官員接收、接管、干預，或監督台灣內政。台灣可以維持其社經制度、生活方式，及黨政軍與特工組織；台灣軍隊將可向外國購買武器，維持其自衛能力。大陸和台灣和平共存，上述安排至少一百年不變；但如在執行統一條款時發生問題，雙方都可通過協商解決。

② 統一以後，台灣有獨立的立法權，立法機構在不違背憲法的原則下，可制定自己的法律，來作爲管理台灣的基礎。

③ 統一以後，可有獨立的司法權及司法機構。大陸的法律規章，不能適用於台灣；台灣的法院，有最終審判權，不上訴到北京最高法院。

④ 統一後，台灣將保有外事權，得使用特有的旗幟，及「中國台灣」稱號。

鄧小平強調，將來大陸與台灣的关系，可用「聯邦」一詞來形容，但他反對使用這個名詞；他說台灣將是一個自治特別行政區，但比當前大陸上的自治區及經濟特區，享有更多的自治權和特權。

可是，「聯省自治」或「聯邦制」，在中國歷史上，往往都只是表面的稱號；私底下，常被權力膨脹所扭曲。例如：早期軍閥

們所提的「聯省自治」，目的實在進行封建割據，以保護既得利益；俟其武力膨脹，便對統一中國的霸業，躍躍欲試。一九四五年四月廿五日，毛澤東在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中，闡明「中國共產黨的政策」部分時，曾就中共的「一般綱領」說：

「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問題與政權問題上，包含着聯邦的問題。中國境內各民族，應根據自願與民主的原則，組織中華民主共和國聯邦，並在這個聯邦基礎上組織聯邦的中央政府。」

然而，俟中國勝利後，並未實行聯邦制；奪取政權後所出版的「毛澤東選集」中，上述一段話已完全刪去。同時，從「西藏模式」所引發的血腥反抗，更令人對中共所謂「承諾」，遲遲不敢苟同。

另外，就以上聲明的實際內容來說，主要的疑點，在於「不違背憲法的原則」一詞。中共新憲法只原則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可是，既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台灣所能出席的名額，自是十分有限，屆時表決所產生的法律，怎麼可能不一面倒向中共利益？

而且，中共憲法的朝令夕改，是舉世聞名的。鄧小平所謂「上述安排至少一百年不變」，爲何不想想自己在七年前（一九七六）失勢的處境？既然連自己的權力都無甚把握（鄧曾三上三下），怎能贏取台灣人民的信任？

更根本的困難是，就國民黨當局本身利益而言，接受這六點構想，無異承認中共憲法的正當性；由此，不同意識型態所造成的下層結構，極可能必須面臨整體性的結構變遷。同時，接受中共安排，必然取消了國土分裂的危機，由此，「動員戡亂」的諸多條款，也就失去應有的正當性；屆時，中央民意代表的全体改造，乃至最高層峯的重新選舉或任命，勢將使當前國民黨菁英飽受失勢的威脅。因此，就國民黨當局利益來說，接受六點構想的可能性，幾乎是零。

中共極力在海外籠絡人心，楊力宇一事，只是較引人注目的個案。此外，一九八三年八月九日至十三日在北京舉行的「台灣問題研討會」，網羅了十位海外台籍學者（註九）參與討論；更重要的是，來往台灣與北京（經香港）的政治人物，近年來，已經顯著增加。較為人熟悉者，如邱正亮與陳香梅；以外籍人士參與其間的，則如索拉茲、艾倫等；其他秘密充當橋樑的學人或訪客，也都扮演了傳遞層峯決定的重要角色。

國府反應的不切實際 及因應之道

縱觀卅餘年來的台海兩岸發展，我們可以發現，統戰的先機，總是中共佔上風。固然，中共以其高度優勢，在國際談判或呼籲上，具有較大彈性，可是，國府在歷次反統戰的表現中，所顯示的顛預與不切實際，却令人感到納悶。

國民黨當局迫於國際情勢，確實也曾修

正對外的口號。從早期的「反共抗俄」、「光復大陸」以迄最近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證明國府並不是完全昧於世局的險惡；可是，其所修正的步驟，往往僅止於抽象口號的吶喊，對於進一步具體的內容，以及針對中共口號的批判，常忽視不顧（註十二）。

在不切實際的意識型態膨脹下（如所謂「法統」），國府在面臨冷酷的外交現實時，常有令外籍人士不知所云的情況發生。舉例而言，美國西南大學國際研究系副教授康培莊（John F. Copper）在與王紀五對話時（中國時報，一九八二、八、十七），即曾坦率地說：「我建議你們有兩樣名詞不要談，一是不不要講三民主義，美國一般民眾根本不了解它。……二是不不要講收復大陸；在美國人看來不切實際，而且一廂情願，造成不良印象。」

據悉：美國外交政策協會一九八一年六月所公佈的民意測驗顯示，只有百分之二的回答主張與中共疏遠，百分之十七主張與中共及蘇聯保持等距離外交，而有百分之七十三贊成繼續協助中共現代化及加強中共與西方的經濟聯繫。對台軍售問題，向來即是國府最亟待解決的難題；支持台灣的美國民意既已如此，國民黨當局又一再抬出抽象的口號自以為是，這種不切實際的作法，只會招致冷酷現實的拋棄。

近幾年來，香港由於九七大限問題，正對本身的未來，公開徵詢學者及香港人民的意見；對中共來說，解決香港問題，實是進

一步解決台灣問題的前哨，瀰漫在國際場合的政治空氣，也正証明了雙線（香港、台灣）同時發展的統戰攻勢。對台灣而言，香港九七大限問題，不僅可能提供一個極具暗示性的統一模式；同時，就台灣經由香港所賺取的外匯來說，九七大限更可能對台灣向來自以為傲的經濟，產生前所未有的影響。可是，國民黨當局，却仍然不會就外交危機（美國的現實、中共的積極攻勢）及經濟危機（香港九七大限），廣加增求學者及香港人民的意見，一味堅持幾個不切實際的口號（如孫運璿宣稱：「香港主權問題必須與我國談判」、「不承認任何中共與英國之間的協議」云云），徒然製造了自以為是、敷衍逃避的形象。

固然，面臨整個國際現實的壓力，以及中共軍事力量的優勢，台灣方面實在難有主動攻勢的契機；可是，客觀上的劣勢，並不代表着必要一味拖延逃避，或繼續徘徊在抽象口號中的「精神勝利」。實則，也唯有站在台灣人民的立場，並兼顧中國未來的發展，面對任何險惡的國際現實時，才能理直氣壯地加以回應；換句話說，只有針對中共統戰內容可能產生的實踐偏差，展開具體的批評，並在兼顧台灣與中國福祉的原則下，提出足以落實的積極作法，才是國府生存適應的根本道路。

一九八三·九·廿八

註一：為台灣當局素所景仰的麥克阿瑟，且公然宣稱「台灣將可以成為美國在亞洲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艦」；據最近美國國務院

所公開的一九五一年外交檔案，中央情報局當時眼見國府（已在台灣）岌岌可危，曾有意把七十至八十萬左右的華南地區游擊隊，關為國共以外的第三勢力，以供美國操縱利用。美國帝國主義的本質，於此可顯見一斑。

有人說，韓戰是國民黨的西安事變，因為西安事變救了共產黨，韓戰救了國民黨。

註二：對於安置馬祖一事，台灣報界曾喧騰一番；至於前者（「張鐵石事件」），報紙則隻字不提。

註三：中共駐美大使柴澤民宴請郭雨新，消息傳出後，引起各方台灣同鄉的輿論壓力，最後郭雨新不敢成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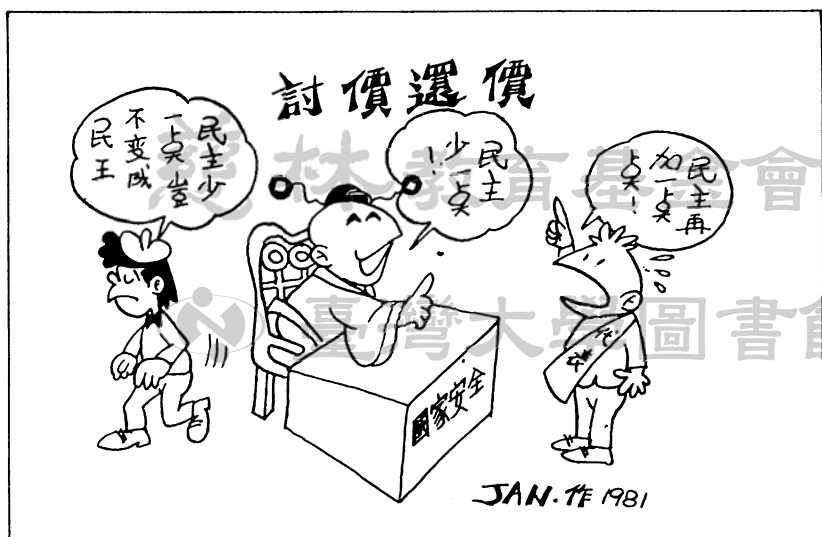
註四：八一七公報第六款宣稱：「美國政府表明它無意執行一項對台銷售武器的長期政策，有關對台武器銷售的質和量，皆不會超過自美中（共）建交以來最近幾年的水平。美國意圖逐漸減少對台灣的武器，經由一段時間而趨於一最終的解決。」

註五：海峽兩岸學界人士的碰觸，從早期有關自然及應用科學領域的交流，逐漸擴展到國際性的社會及人文科學學術會議（例如：最近一年來的朱子哲學討論會，現代化與中國文化研討會，辛亥革命討論會等）；其中尤以在香港召開的「現代化與中國文化研討會」（一九八三年三月七日至十一日），最引人注目；主要原因是兩方首度在中國人居住的土地上，進行公開的接觸。台灣方面的與會人士，有楊國樞、李亦園、文崇一、葉啓政、莊英章、蕭新煌及黃光國；代表團

領隊為芮逸夫，中共方面則為費孝通。詳情請見「前進週刊」第二期專題報導。

註六：美國「新聞週刊」即因作了專訪，導致當期在台灣查禁。

註七：包括郭煥圭（加）、蕭欣義（加）、田弘茂（美）、林宗光（美）、范良信（美）、張宗鼎（德）、劉進慶（日）、翁松然（香港）及邱垂亮（澳）。詳情見「前進廣場」第三期頁四八。





統一檢驗院

慶祝開業十五週年

健康檢查

增設新儀器

- ① 血糖電腦分析儀
- ② 電腦尿液自動分析儀
- ③ 電腦自動血球計算器
- ④ 微電腦判讀報告三頻道心電計

病理化驗

院址：台中市公園路 30~4 號

服務專線：(042)232881·266688

東方之珠徘徊在十字路口

香港九七大限的新發展

編按：

據報載，香港九七問題第五回合的談判已於十月廿日展開，會前「中」、英雙方氣氛相當良好。據觀察家的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是因為第四回合談判後「中」、英雙方的表現深深刺激了香港居民，引發了香港全面性的驚恐，也顯示香港居民對未來這種情況均不利「中」、英雙方的利益，故而在第五回合的談判雙方均盡量製造良好氣氛。本文報導第四回合談判之後香港居民的動向，對九七問題的了解頗有參考價值。

中共堅持對香港的主權

去年九月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訪問北京，主動提出香港前途問題與中國政府談判，會談後雙方均聲言為維持香港之安定繁榮而努力，而談判情況頗為不愉快，當時中英之間最大的分歧在於英國方面堅持十九世紀所定之有關割讓香港、九龍及租借新界等三條條約之有效性，意味着英國在香港本土及九龍半島有法定之主權，而中共當局則堅持該

三項條約均屬不平等條約，中國擁有香港所有主權是不容置疑的。

十個月後雙方政府經過內部磋商準備展開第二階段的大級會談，並在七月十二、三日，七月廿五、六日及八月二、三日分別在北京進行一連三個回合談判，會談內容並沒有公佈，只是在聯合文告中以「有用及有建設性」形容第一回合之談判，第二回合為「有益」，而第三回合只是「進一步」會談。

中英雙方於第四回合（九月廿二、三日舉行）前之一個多月的休會期間在香港展開一場「民意戰」，一方面發動有組織的民意。中共方面，三個在港的統戰機構：摩托車業職工總會、香港洋務工會及海員工會（共有註冊會員五萬多），分別同時砲轟所謂「主權換治權」論，並熱烈響應香港回歸中國實行「港人治港」之討論會紀錄。而港府方面政務司鐘逸傑親自「懇切地」與一些民選區議員交換對香港前途的看法，又有部分立法局議員接觸個別市政局民選議員討論香港金融、法律、配額及言論自由等問題，皆先後主張對「保持現狀」及延長香港「非殖

民地化」之過渡期於一九九七之後。

另一方面中共政府及英國政府又分別派出高幹人員探訪各階層人士，摘取能迎合己意的「民意」，並發表言論，中共方面除了新華社社長許家屯訪問九龍城寨及新界散石村，另有人大常委會外事副主任宦鄉及經濟家許滌新、錢俊瑞等人，英國方面有工黨議員杜文及嘉立恆等，另有外交及聯邦事務部次官雷斯。

中英雙方的表現正反映他們在談判桌上的分歧，英方官員於第二階段談判中再沒有堅持三個條約之有效性，雖然具體立場隱晦不明，但英方代表柯利達及雷斯的發言中顯示，英方認為香港絕大多數人民對中共提出的「港人治港」方案沒有信心，希望英國延續統治香港至一九九七年之後。中共方面指責英方固執，致使談判不能順利進行。而中共方面，胡耀邦及其他官員的談話中，一貫堅持中共擁有香港之主權及治權，並希望英

■ 滄海珠

國採取合作態度，磋商香港在過渡期間之安排，以便到一九九七年完全實行中國主權下之「港人治港」，而中國則會充分照顧英國在交回主權及治權前後之利益。素有處理殖民地經驗之英國，能否接受中國意願的安排去把香港「非殖民地化」則成疑問。中國曾宣稱若中英談判到明年九月仍未有結果，中國會單方面宣佈解決香港問題方案。

第四回合談判後的經濟不穩

這個談判的僵硬情況在第四回合中顯露無遺，雙方沒有聯合聲明，並提早散會，這個「不歡而散」的消息傳出，已受前景黯淡影響的香港經濟更爲不安定，美元兌港元跌落至一比九·七，市面上驟然間出現一片人心惶惶的景象，市民不惜壓價拋售港元換取美金，並在廿四日瘋狂搶購糧米，食油及廁紙，跟著恆隆銀行出現擠提，終於由政府暫時收購安定提戶，繼而新鴻基銀行也傳出問題，後來以外資股權換動平息風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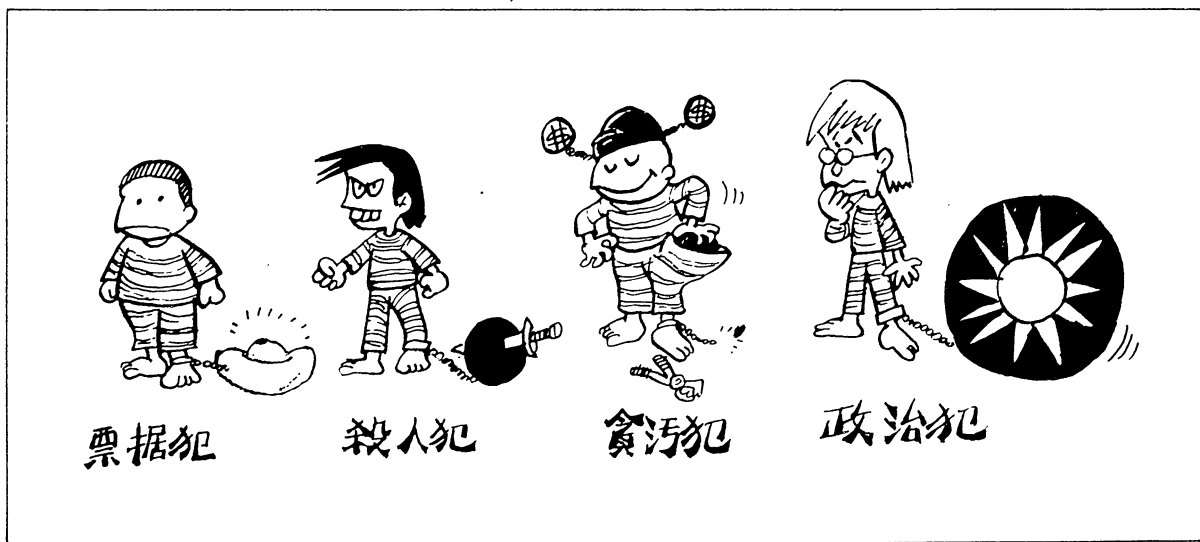
市面上一般民生活動雖然瞬息間又回復平靜，而事實上在中英雙方就港元狂瀉而針鋒相對的評擊對方玩弄「經濟牌」之際，一向對「九七」談判抱著觀望態度的市民已開始醒覺到香港市民爲中英雙方爭取利益爭持中的磨心，在九七之前及談判未有滿意結果之前市民的生活都受到前途黯淡的恐懼而陷於困擾中。廿四日市面出現之搶購油米美元景況正好反映九七問題不再單只是資本家和知識分子所關注的問題，上至高官，下至升

斗市民無不爲前途問題而引起不同程度的困擾，小市民之困擾反映出香港人民對中英雙方的不信任，同時揭露了中英雙方所摘取的「民意」其代表性是有限的。

親中派的民意明顯地並沒有經過調查所收集得來的，換言之，是中共統戰機關用家長式的牽動下，二、三百個工會頭頭的回應；而親英派的民意，充其量是數百議員（市政局及區議會）的所謂「民意代表」經行政立法兩局議員過濾出來的意見。

中間分子在兩難中找出路

大部分對九七問題有所醒覺的市民都是沒有政治與黨派背景，以香港爲本位的中間分子，他們既不甘於長期受限於一個殖民地政府，但把香港社會與中國社會比較，亦不信任中國所提出之「港人治港」方案之可行性。在面對「不親英即親中」的困惑中找不到出路，故一般關注前途問題的中間分子，紛紛組成正式及非正式民間團體，一方面窮追中英雙方對前途問題之處理，分析香港市民之角色，另一方面爭取市民權利，向兩邊政府提出意見，並準備接受中國接收香港主權及擬定方案，提供給北京政府，迫使中共履行真正「港人治港」之承諾，及刺激港英政府積極負起「對香港市民之道義」，把香港政府更民主化及本地化。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桑地諾主義的白癩

「所有北美洲人隨時歡迎來——只是別帶陸戰隊來！」

——博格，桑地諾陣線僅存的三位創辦人之一，現任內政部長。

「一個人可以是馬克斯主義者，但不是無神論者。」

——卡德納神父，天主教神父，現任文化部長。

「我們這場革命……綜合了馬克斯主義和基督教教義以及其他意識形態……我們相信……並且實行多元主義。」

「我們……從多方面尋求答案……我們不希望我們的革命老化僵化。」

「我們須對付的基本問題是尼加拉瓜的赤貧。對付這並不容易。一九七九年七月我們第一次走進這幢政府大樓時，以為一天內，一切就迎刃而解。一年後，我們以為五年內一切就迎刃而解。現在我們以為，一切仍可迎刃而解，不過需要好幾代人的努力。」

——拉米雷斯，小說家，軍政府三巨頭之一。





譯序

尼加拉瓜近日出盡了鋒頭。美國雷根總統及其手下主理外交的大將一再對其開炮，美國國會圍繞尼加拉瓜及薩爾瓦多問題展開了激辯，甚至驚動到雷根先生派出美國航空母艦，升起砲台到尼國海岸巡視。自從越南

尼加拉瓜軍政府首腦訪問記

譯 三丁 /
(誌雜子公花花號月九自譯)

一役後，美國已好久未如此「果斷」過。於是，美國以至西方各大報章競相以尼加拉瓜、薩爾瓦多事件為頭版頭條新聞，登個沒完。

可是，這個尼加拉瓜到底是何方神聖？為何惹得全球最有權勢的雷根先生這樣大的氣？這個問題，大家都瞠目不知以對。因為，從來就很少人知道，時下在尼國主政的是些什麼人，更遑論聽到過他們的言論和出身。

這個問題不只引起了你與我，也引起了美國著名的「花花公子」月刊的興趣。該刊經過好幾月的申請、談判，終於邀得尼加拉瓜軍政府的四位首腦人物接受一問一答的長時間訪問。訪問分兩部份進行，第一部分同時接受訪問的有三人：

塞希奧·拉米雷斯·梅卡多 (Sergio Ramirez Mercado)：四十歲，軍政府三巨頭之一。

埃內斯托·卡德納神父 (Father Ernesto Cardenal)：五十八歲，天主教神父，現政府文化部長。

湯馬斯·博赫·馬丁內斯司令 (Comandante Tomás Borge Martinez)：五十二歲，內政部長，以敢言著稱。

第二部分單獨訪問一人：

丹尼爾·奧特加·薩維德拉 (Daniel Ortega Saavedra)：三十七歲，尼加拉瓜國家元首。

以上四人當中，國家元首奧特加是生平首次接受北美洲新聞界的深入訪問。



勝利後，FSLN 被支持者擁進尼國大城馬達加坡。圖中揮手者為博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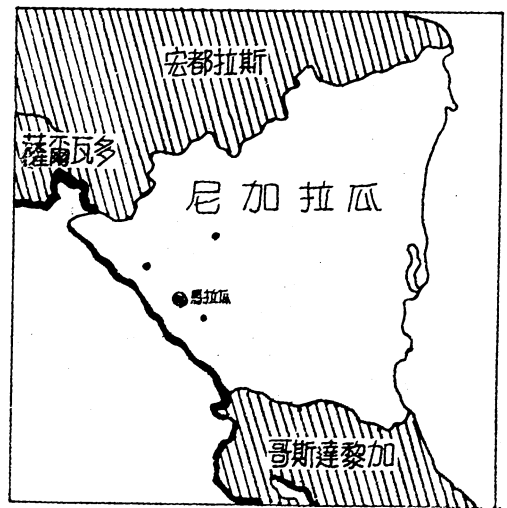
認識到佃農的苦境，他們的貧困、他們的剝傷，是使我成為革命者的真正原因——博格

花：在不少北美洲人的眼中，你們這些桑地諾領導階層份子都是無名無姓的游擊隊員——郎諾·雷根所謂的馬克斯主義獨裁者。就讓你們每位對於你們這個人作一簡單的介紹給這次訪問開個頭吧。湯馬斯·博格。馬丁內斯，你作為這個二十二年前建立的桑地諾陣綫目前唯一的在世創辦人，被視為類似桑地諾（統治下的）尼加拉瓜的湯馬斯·傑弗遜（譯按：美國著名政治家，曾任美國歷史上第三任總統，也是美國獨立憲章的草

尼加拉瓜簡史

尼加拉瓜是中美洲的一個小共和國，人口接近三百萬；這個國家與美國有一段獨特的歷史淵源。一八五五年，一個名叫威廉·窩爾克 (William Walker) 的北美洲冒險家應尼加拉瓜民主黨之邀，到內戰中的尼國助該黨一臂之力，對抗保守黨人。他一抵達尼國，就自封為總統，並恢復了奴隸制。窩爾克終於被趕出尼加拉瓜，可是他走了以後，美國海軍陸戰隊一連三次入侵——一九〇九年、一九一二年、和一九二六年。三次入侵都發生在美國實施大棒子外交政策的時期，而每一次都是為了保護美國在中美洲的經濟及政治利益。

一九二七年，(美國)海軍陸戰隊登陸尼加拉瓜後，一個名叫奧古斯托·塞薩·桑地諾 (Augusto Cesar Sandino) 的農民領袖決心發動一場反對侵略者的民族主義戰爭。手持長棍、大刀和水槍的桑地諾農民隊伍，成功地把海軍陸戰隊纏住了整整六年。那是森林戰——在游擊隊出沒的草沼地上打的；陸戰隊雖然武器和訓練都精良得多，却無法擊敗桑地諾的游擊戰士。對恃了六年後，陸戰隊將權力交給一支他們新訓練的尼加拉瓜國民警衛軍。國民警衛軍的首領是一個藉藉無聞然地位正在上升的政客安納斯塔西奧·索摩薩·加西亞 (Anastasio Somoza Garcia)。索摩薩由於會講英文，加上在美國大使館的高層人物中有朋友，攀



至這個地位。一九三四年，索摩薩邀請桑地諾到(首都)馬拉瓜，進行一連串的「和平談判」。有一次談完以後，桑地諾被暗殺身死。

桑地諾之死使他激進的民族主義運動宣告終結；也是索摩薩王朝的興起。其後的四十二年內先後三個索摩薩將尼加拉瓜當作私人財產統治。索摩薩家族是最後的一批老式拉丁美洲獨裁者，而在他們眼中，國民警衛軍只不過是私人軍隊，而國家僅是私人的保留地；的確，索摩薩利用其權力，壟斷尼國許多基本工業。索摩薩家族擁有三成的尼加拉瓜可耕地。

索摩薩的統治除了貪婪外，另一個特點是親美：(當(美國總統)法蘭克林·迪蘭諾·羅斯福說「他是狗娘養的，不過他是我們



在獨裁者的壓榨下，陷於貧困、絕望的無田佃農

撥人。由於什麼經歷，使你變成革命者？

博：個人的問題總是很難回答的。雖然我很少談到個人的生活，這次破個例。讓我這樣開頭吧：今天的尼加拉瓜是一個幾乎不存在著「我」（這個個人）的國家。很難找到我的過去。我生在那裏幾乎是無關痛癢的。同樣幾乎是無關痛癢的是，我生長在這樣一個家庭，當我剛開始有了政治覺醒時，我母親有一次對我說，「你要是那一天去當共產黨，我就死在你眼前。」而我告訴她……：呃，還是不說的好……

神父：說吧——你對她怎麼說，湯馬斯

博：我告訴她，她的溫柔和她的質樸嘛

的人。」時，指的就是第一位索摩薩。而在一個宗主國（對外國）有史以來最拍馬屁的一次表態中，安納斯塔西奧·索摩薩·德華萊（Anastasio Somoza Debayle）；這位王朝最後的統治者，把美國大使的像印在二十哥多華紙幣上。

在索摩薩製造的這種尼加拉瓜中，談論桑地諾無疑是想坐牢。那些年頭，歷史書中對桑地諾和他的農民戰士隻字不提。但是一九六一年某一天，尼加拉瓜的歷史改寫了！反索摩薩的激進份子卡洛斯·方塞卡·阿馬多（Carlos Fonseca Amador）、湯馬斯·博格·馬丁內斯（Tomás Borge Martínez）和西維奧·馬約加（Silvio Mayorga）在洪都拉斯聚合，創立的組織其後發展成爲「桑地諾國民解放陣綫」（Frente Sandin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簡稱 FSLN。據該組織的創辦者說，「陣綫」將會是一支由農民、學生和工人組織成的新的民族主義游擊隊，爲桑地諾復仇。其最迫切的目標是：摧毀索摩薩政權。而長遠的目標是：進行一場社會革命，結束尼加拉瓜無休止的落後狀態。

摧毀索摩薩花了 FSLN 差不多二十年的時間——歷經森林戰、總罷工、綁架、流亡、暗殺和一場導致不止五萬人喪生的內戰。戰爭結束後，方塞卡、馬約加和好幾十個其他的 FSLN 領導人都已入土爲安。陣綫的三位創辦人中，僅有博格活著看到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九日，桑地諾主義者凱旋進入馬拉瓜的日子。那時候，安納斯塔西奧·索摩

薩·德華萊早已逃到（美國的）邁阿密。和他一起走的有他的太太兒女、他的情婦和國家銀行大多數的財產。FSLN 進入馬拉瓜時，千萬人夾道歡迎。「桑地諾重生了！」博格宣佈說。

拉丁美洲的革命歷來均以單獨一位強人攫取戰利品宣告結束。爲了避免這種命運，桑地諾主義者選擇了集體領導。

【注按：以下的引文出自訪問者克勞迪亞·德賴弗斯（Claudia Dreifus）寫給「花」刊編者的報導。】

「在馬拉瓜的奧古斯托·桑地諾機場第一眼看到的是雷根在電視上給觀眾看的空中照片中的三架蘇製直昇機。接著映入眼簾的是一塊大牌匾，上面寫著『歡迎光臨尼加拉瓜——用餐者俱樂部（Diners Club）信用卡在此通行無阻』。

「革命的馬拉瓜是一個雜亂然令人興奮的城市。到處是海報和標語——連女洗手間裏也不例外。的確，馬拉瓜是我所到過的城市中，唯一在公共女洗手間裏塗上政治口號的。其中一個女洗手間裏，有人用手寫著『警句』（Luis Manuel Saballos——Hipopota）。在馬拉瓜就像乘坐時光機器（倒流回去）：這裏有如一個由六十年代的激進份子管理的地方。不管在那裏，所看到的人都還很年輕，唱著政治性的民歌，高喊『權力歸於人民！』一天晚上，城裏還舉行（美國激進民歌手）彼特·施格（Pete Seeger）的演唱會。

「我從馬拉瓜回來後，人們總是問我那

不倒我，我正是共產黨。不用說，她沒有死在我眼前。

花：你是怎樣有了政治覺醒的？

博：也許可以說，我之為革命者，是讀了一個名叫卡爾·梅（Karl May）的作者寫的書。卡爾·梅，不是卡爾·馬克斯（Karl Marx）。梅是一個德國人，寫的是有關美國西部的小說（他從未到過美國）。我讀他的書時，大約是十二歲，使我深受感動。在梅的西部小說裏，英雄人物集所有高貴品質於一身——勇敢，無畏，誠實。我希望長大了像他們一樣。但是，由於尼加拉瓜沒有北美洲西部的大平原，又由於我們面對的不義和西部小說裏所寫的兩樣，我於是決定對抗尼加拉瓜的不義。



貪婪、腐敗與殘暴的蘇薩薩政權。

裏的氣氛：「反美情緒是否很強烈？」我必須說，考慮到所有的因素後，反美情緒實在不多。桑地諾電台一天到晚播美國搖滾樂。我從未遇到過粗暴或敵意的對待——（翻譯員）馬塞洛和我時常到處逛、作一些非正式的採訪。雷根對國會發表（反尼加拉瓜）演說翌日，二十五萬尼加拉瓜人在革命廣場遊行示威。是武裝的示威——廿五萬人都帶著槍。但是，馬塞洛和我走到人羣裏，隨意穿來插去。沒有人威脅我們。

大約是讀梅的小說前後那段时间，我有了一個女朋友，我們在鎮上散步，和一些佃農聊天。認識到他們的苦境、他們的貧困，他們的創傷，是使我成為革命者的真正原因。他們告訴我，他們可怖的生活環境，那些他們歸咎於安納斯塔西奧·索摩薩·加西亞（Anastasio Somoza Garcia），第一個索摩薩——我們推翻的獨裁者的父親——的環境。我自從十三歲起，就和索摩薩鬥爭。後來，一九五六年，第一個索摩薩被暗殺死了，立即來了一輪鎮壓——反對索摩薩的，不論派別，全抓起來丟進監獄，包括我在內。我成了階下囚，被判五年徒刑。

學生們團結採取行動，要求釋放我——其中一個學生是卡洛斯·方塞卡·阿馬多（Carlos Fonseca Amador），一個了不起的良伴。某一類的詩人和科學家，有點像（天主教）聖人和修道士。我出獄後，我們的關係繼續發展，我有幸獲得方塞卡教我政治

「然而，在街上碰到談起來的尼加拉瓜人的確對美國又愛又恨。他們喜歡我們的搖滾樂，我們的牛仔褲，我們友善坦誠的態度；他們不喜歡的是他們所謂的『美式自大』。我們一夥人有一晚和博格上餐廳時，對這點有最好的說明。有些美國遊客走到他面前說，沒想到在這間普通的餐廳裏碰到司令員。博格和遊客們說笑，歡迎他們來到馬拉瓜，然後笑著地，『所有北美洲人隨時歡迎來——只是別帶（美國海軍）陸戰隊來！』」



游擊隊的創始者奧古斯托·桑定諾（中立者）揭開了尼加拉瓜反美鬥爭的歷史序幕。

思想。

一九六一年七月，我們決定創辦「桑地諾國民解放陣綫」(Frente Sandin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我們拿起了武器，對抗治手法與他的父親同樣暴虐的第二個索摩薩發動了游擊鬥爭。

花：你最初拿起武器時，有沒有想到會活著看到勝利的來臨？

博：我很相信我們會贏……下過自己是否否能活著就不敢担保了。坐了這許多年的牢！有一次，我和一個國民警備軍巡邏兵武裝衝突起來，事後被判二百年——還是二百三十年？——的牢。我根本不知道判的是什麼；實在已無關重要。入獄最初九個月，我被扣上手鍊，頭上蒙著套子刑求。有時，因為一個人被單獨關得太久，倒喜歡看到刑求者來——目的只是想看到一個人。

有一次被判刑時，我對獄卒說，我有一天會找他算這筆帳的。「怎樣算法？」他問。「饒了你，」我說。現在我可以說，我的確已找這位獄卒算了帳了。

花：怎樣算法？

博：我饒了他。

花：你是怎樣出了獄的？

博：一九七八年 FSLN 襲擊國民宮後，陣綫佔領了大樓，扣押了索摩薩的許多國會議員當作人質。我們獲得釋放以換取他們的自由。然後是一九七九年七月的勝利。使我最傷心的是，我太太沒能活著看到勝利。我在地下工作這許多年，我的太太和我們的五個兒女吃盡了苦頭。她們被丟下，無人保

護，受到迫害，索摩薩威嚇他們。她們大部份時間靠公眾的捐助過活。如果我太太看到她的女兒有了新生，一定十分欣慰。

花：她是怎樣去世的？

博：(最後一次)起義期間，她在支支加帕找她的女兒。她坐在一部市區計程車裏，車子被一隊國民警備軍巡邏兵截停。其中一個警備軍認得我太太，立即抓住她。她被帶到警備軍崗哨，在那裏被強姦和刑求。後來終於亂槍打死了她。

花：你是怎麼知道的？

博：革命勝利後，我到處找她。她不見了。於是我們發表她的照片，有些看見她被殺的人把我們帶到一個亂葬塚。她就在裏面

，還有十具屍體……講起得很難受。我又結了婚，添了兩個孩子，又收養了一個——不過到現在講起來還是很難受。

一個人可以是馬克思主義者，但不是無神論者
——卡德納神父

花：也許我們可以改談談卡德納神父。神父，你是文化部長，第一個想問你的問題是，一個天主教神父怎會同時是馬克思主義革命家？

神父：我們作為基督徒，並不認為應與馬克思主義有任何抵觸的地方。一個人可以是馬克思主義者，但不是無神論者。基督教義給我們提供的是一套目標：人們應彼此相愛，應活在公正、友愛和平等的社會裏。這些目標都是馬克思主義和基督教義所共有的。FSLN 從二十二年前創辦至今，一直感覺到，我們的革命不應當是反宗教的。FSLN 創辦人選在地下那些年頭，經常把我找去，和他們談怎樣在尼加拉瓜創造一個真正的基督教革命。

花：你出身於巨富之家，是嗎？

神父：卡德納家族從前是很有錢的商人。族人很多，而且四分五裂。有些卡德納族人支持革命，其餘的反對，少數幾個保持中立。我表兄弟胡利奧·卡德納一家，其中一個兒子參加桑地諾革命而死，而他的女婿為反革命而死。同樣四分五裂的羅貝洛家族也是如此。這在尼加拉瓜是很常見的。但是我



卡德納神父，尼國文化部長。



連保守的教會也加入了反抗蘇慕薩政權的陣營。

想不到，還有哪一個國家有這樣多上層資產階級份子如此認同革命的。連有些司令都出身於百萬家財的家庭。

花：你是怎樣從一個百萬富翁變成教士，再變成革命者的？

神父：我還年輕時，很喜歡女孩子和詩歌。後來終於寫起了反對索摩薩獨裁政權的詩。第一個索摩薩被暗殺死前後，我遇到了天主——不過，兩件事未必有關的。天主的讓我看到，祂是愛——自此我就忘却了所有人間的愛。我狂熱地愛上了天主，想到一個完全與世隔絕的地方，與天主單獨同在。這終於把我带到了（美國）肯塔基州的一間苦修會修道院，也就是著名神學家湯瑪斯·默頓修行的那家。那時是一九五七年。默頓和

我在那裏交往密切，因為我們是修道院裏唯一的兩個詩人。但是我對修道院的生活很不滿意——一天到晚不說話，半夜兩點鐘起床，不吃魚、蛋和肉。默頓也不滿意。我們想嘗試些新的東西。

終於，我離開了苦修院，去進修神職。一九六四年，我在尼加拉瓜湖中的索能提拿羣島創辦了一個宗教社區。我們在索能提拿創立了一個由區內的年輕佃農構成的社區。我們組織合作社、藝術作坊、詩歌作坊——還有許多查經班，在這些查經班裏，我們和佃農們一起發展出解放神學。每逢禮拜天，我們就透過窮人的問題，索摩薩帶來了些什麼的角度討論福音。這類討論發展到某一個地步，一九七七年，索能提拿有些年輕人跑到附近的小鎮聖卡洛斯，襲擊當地的國民警衛軍營地。我們的其中三個年輕人在襲擊中喪生。那次襲擊其實是起來反對索摩薩的先聲。但索摩薩的報復是夷平索能提拿——房子、書籍、我們收集來的前哥倫比亞時期藝術品、工藝作坊、所有的一切！

從此以後，我就過著流亡生涯，週遊列國，爭取人們支持 FSLN。我到過很多國家，尋求人們和我們團結一致。我擔任這項工作，直至勝利那天，接著就成了文化部長。可是，我實在不喜歡這個職務。

花：為什麼？

神父：我很討厭外交接待場合。可怕之極。假情假意的客套，假情假意的敬酒。最沒趣的場合。老實說，我寧願回去索能提拿——現在部份已重建了——寫我的詩。對於

我來說，參加革命是一種犧牲。我時常希望，這場革命能把我從這個部長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而我也一直這樣要求。但是他們說，他們仍然需要我，而我也明白，因為這場革命正受到多方的攻擊。使得我無法寫詩的人是郎諾·雷根。要不是選上了雷根，我也許就回到了索能提拿高興與，心平氣和的，寫詩渡日。因此，他實在搞亂了我不少的私生活。

我們這場革命在道德上佔
了一大優勢。幾乎連最卑
鄙的宣傳也無法否定這點
。——拉米雷斯

花：塞希奧·拉米雷斯，你是尼加拉瓜三人軍政府的成員，但你曾經是尼加拉瓜最著名的一位小說家。你是否和卡德納神父一樣，對於政治搶走你的藝術感到有點不滿？

拉：不。我已有十年沒有寫過一本小说了——也就是我參與推翻獨裁政權，接著協助建設一個新國家那十年。這本身就是某種喜樂。我很高興，人們給我這個機會，而我接受了。一個人一生中幾次機會參與建設新社會？如果那十年我用來寫小說，我今天會是一個極有名的藝術家。不過我仍然寧願參與革命。

花：你也出身於富裕之家，是嗎？

拉：不——我家不像卡德納家族，如果你指的是這個的話。我的父親是商人，母親是中學教師。不過我父母双方的家人都與獨



霸道的搜索和濫殺無辜的農民，已成為蘇慕薩國防軍的例行公事

裁政權——索摩薩的自由黨——有密切的關係。

花：是什麼使你轉而反對你家庭的價值觀念的？

拉：我的第一次經歷是在一九五九年，那年我十七歲，在里昂上大學。六月裏的一個下午，軍隊對手無寸鐵的示威學生開槍。死了四個人，傷了八十個。我倖倖生還。自此以後，我憎恨索摩薩——不過我並未拿起武器。我並未轉入地下。我如常生活，做我自己的事：我完成了法律學位，不過從未當過一天律師；我寫小說，編了一本有關奧克斯托·桑地諾（Augusto Sandino）的書。

後來，一九六九年，我當了設在哥斯達黎加的中美洲大學最高理事會秘書長。其後的幾年，我在哥斯達黎加擔任那個職務。那期間內，我與反索摩薩的鬥爭發生了關係——不過，正如上面所說，我不是游擊隊員。轉到地下就幾乎像是在革命陣營中封聖（有如對天主教有特殊貢獻的人被封為聖）似的。那段期間內，我周遊中美洲，結識像我這樣的人——知識分子和瓜地馬拉、薩爾瓦多與獨裁政權作鬥爭的革命者——這些人現在大都死了……被謀殺了。不管怎樣，我反對索摩薩，不過並未參與多少反對他的政權的鬥爭。

花：這個情況幾時才改變過來？（譯按：指正式參加革命。）

拉：一九七三年和七五年之間。我獲得研究獎學金到西柏林，經費足夠我全時間寫作。在以往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似乎不知何

年何月才能推翻這個獨裁政權。但是在一九七四年，尼加拉瓜的局勢發展得很快。一九七四年，FSLN 襲擊索摩薩的老朋友卡斯蒂略（Castillo）的屋子——也就是有名的「聖誕晚會」。作為交換釋放索摩薩的朋友，許多游擊隊員，包括司令丹尼爾·奧特加（Daniel Ortega），從牢裏放了出來，流放到古巴。從此以後，FSLN 國際知名，發展成大型組織。我那時在柏林，有人請我去巴黎，為龐比杜（文化）中心的一個新計劃寫劇本。我面臨抉擇：作為流亡拉丁美洲作家待在歐洲。還是回到局勢正在發展的尼加拉瓜。

花：而你選擇了後者？

拉：是的。我回到中美洲後，被分派做一樣特定的工作。在那以前，（FSLN）陣綫一直被獨裁政權形容為恐怖組織——銀行搶匪、慣犯、無所適從的年輕人。這個形象孤立了FSLN，而我的工作是一項政治支持——包括商人、律師、金融界領袖、知識分子。我們組織了知名人士聯署一份聲明支持FSLN，我們自稱為「十二君子」。米格爾·德斯哥托神父，我們的外交部長，就是十二君子之一，埃內斯托（卡德納神父）的兄弟費南多，一個耶穌會教士，也是其中之一。十二君子的組成對獨裁政權是一記嚴重的打擊——索摩薩下令逮捕我們。當時，我們之中的一些人被迫逃到哥斯達黎加。但是，一九七八年夏天，十二君子回到（尼加拉瓜首都）馬拿瓜，公然蔑視逮捕令。那是



「十二君子」返回尼境，受到十萬民衆熱烈的歡迎——顯示了人民反蘇慕薩的決心和勇氣。

一個極不尋常的時刻；從機場出來的路上，成千上萬的人夾道歡迎我們。人山人海。從那時候起，我們公開到全國各地走動，煽動公衆反對獨裁政權。索摩薩想鎮壓我們，但力不從心——因為國際壓力不允許。

接著就爆發了起義。我們轉到了地下。一九七八年九月，索摩薩的安全人員上馬薩提皮我父母家去，把我父親帶走，威脅要處決他。我父親已經七十五歲了，而且一直支持索摩薩政權！到了那時候，索摩薩已不管什麼民意和任何約束力了，顯然，如果他能找到我，一定會殺了我。

花：當你知道你父親被綁走並受到威脅時，有什麼感覺？

拉：情緒很差。我知道那是想迫我自首

。我的一個兄弟，現在是我們派駐哥斯達黎加的大使，及時從父母處逃了出來，因為一個替警察當差的族人在來抓人以前給他報了信。他們終於放了我父親。

花：尼加拉瓜流了這許多血——僅是反索摩薩的起義中就死了不止五萬人。目前在（索摩薩餘部從宏都拉斯對尼加拉瓜政權發動的）邊境襲擊中，仍在彼此殺戮。是否這些殺戮使你的心腸愈來愈硬？

拉：這是一個很難答覆的問題。對於我們來說，心腸是否愈來愈硬只是程度上的問題。一個又一個，同志和同伴倒下去，至今還在繼續倒下——對我們情緒影響也就逐漸減輕。我們認為，這是無可避免的。但是我不認為，我們已變得麻木不仁了。我覺得，正是因為我們（對於流血的這種敏感性，才使我們不致於在此大批處決索摩薩的國民警備軍。起義時，我們公開許下諾言不殺俘虜。我們保證讓警備軍活命。我們指定一些地點，讓他們往那裏逃，而我們沒有食言。我們所有領導人都沒有。這就使我們在這場革命中在道德上佔了一大優勢。幾乎連最卑鄙的宣傳也無法否定這點。我們不殺俘虜，這使我們在道德上站住了腳。由於我們讓他們安全通過，由於我們不處決他們，不追上去把他們殺掉，數以百計的警備軍逃到宏都拉斯境內，而這項政策的後果此時就在隔壁。現在，我們面對的是（尼—宏）邊境上的警備軍——發動反革命襲擊來威脅我們。但要是我們當初不饒了他們，我們所構想的這個革命就不會成功。（待續）

搶回過去三十年虛擲的光陰

現在請你閱讀這些詩人的詩集，他們爲你也爲詩搶回三十年虛擲的光陰

從七〇年代開始，現代主義在文學、詩、繪畫、音樂等各國陣地敗退下來。新詩大論戰後，爲現實主義的、中國風格的、干涉生活的文學藝術，準備好認識的條件。——陳映真

- 林華州／澳南悲歌／定價80元
- 詹 澈／土地，請站起來說話／定價80元
／預約單冊八折
- 廖莫白／戶口名簿／定價80元三冊190元

與蔣勳詩集合購四冊 245元，遠流出版社郵撥189456號。

徘徊大陸知識界的

「怪影」

——對馬克思的「手稿」的爭論（四）

● 鄭學稼

同年「人文雜誌」第五期發表祝大征的「從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到馬克思的人道主義」，論述：(一)青年馬克思的人道主義與費爾巴哈的人道主義不同，和(二)成熟時期的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是進一步的發展。關於(一)，他說：馬克思所理解的人，是現實的人、社會的人，歷史中發展的人；馬克思「從宗教異化進而分析社會異化，這就將反人道行為的根源從宗教領域轉向社會領域」；馬克思與費爾巴哈相反地「既揭示了私有制、資本主義制度是人性喪失的根源，那麼，揚棄人性異化，實現『人性復歸』，就要推翻資本主義制度，要實現全人類的解放，即實現共產主義。」關於(二)，他說：「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又使馬克思主義關於人的本質的學說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剩餘價值學說揭開了資本主義剝削的秘密，揭露了反人道行為之最深刻的根源」，「關於實現人道主義的途徑，在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中，表現為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學術月刊」發表薛德震和楊昭的「馬克思關於人的學說與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指出兩者的不同：(1)費氏的出發點是「抽象的人」；馬氏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馬氏看到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是物質的生活資料，人類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勞動。(2)以宗教異化為主要內容的費氏人本主義異化概念，認為人類異化是歷史上的反常和不幸，應給予道德的譴責；馬氏則認為消滅異化只有揚棄私有財產；

對於解放人類的條件、力量、步驟、方法、途徑和目的，兩人不同，馬氏不是空談，而主張通過無產階級的解放進而解放全人類。一九八二年初「學習與研究」第一期，發表馬澤民的「人的哲學的解析」，提出否定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的三點：(1)恢復「人」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地位者所要恢復的，不是作為一切社會關係總和的現實的人，只是他們自己所說帶引號的「人」；(2)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質的命題，不是馬克思提出的，而是費爾巴哈提出的；(3)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民內部存在各種矛盾，如每人都堅持自己是「至高無上的」、「最尊貴的」，那還能組織一個社會嗎？還會有安定團結的局面嗎？抽象地談「人」的尊嚴、自由、權利、幸福，只能給無政府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開方便之門。

同年「社會科學研究」第一期發表馮憲光的「論馬克思對『人』的概念的使用」，以為不能因馬氏在著作中用「人的本性」之類的概念，就認定他是個「人道主義者」。馬氏在「資本論」中對這些概念的使用，與早期著作根本不同，他不再借用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的術語，而是對政治經濟學科學研究方法的一種探索。綜觀「資本論」中所使用「人」、「人性」這些概念的地方，馬氏都是在撇開社會關係之外而談論人類一般勞動時使用的，不能認為這些就是證明馬克思肯定人性的依據。馬克思在這裏僅僅把「人類」當作抽象的類概念來使用，並不等於說他真的認為有一種統一、抽象的人類存在於

世上。

剩餘價值學說揭開了資本主義剝削的秘密，揭露反人道行為最深刻的根源。

同年「文史哲」第三期發表王復三的「我們的科學信仰和『人道主義』」，以為「人道主義是私有的理論表現，它同以消滅私有制為核心的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是根本不同的世界觀。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把自己的理論叫做『現實的人道主義』或『真正的人道主義』，這說明他在發現唯物史觀之前所不能避免的思想局限。又人道主義所主張的個性解放，必然要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原則發生抵觸。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制的國家裏，不能允許那種不受限制的『個性自由』任意發展。

同年二月八日上海「文匯報」發表林京耀的「我對人性論和『人道主義』的看法」，他說凡認為馬克思主義完全排斥人性論、人道主義的意見，「無論從馬克思主義史看來，還是從現實來看，都是不可取的」；「馬克思主義包含了辯證的歷史的唯物主義的人性論、人道主義，但人性論、人道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和最高原則，也沒有什麼馬克思主義人性論、人道主義體系」；後來馬克思和恩格斯「一般都是以批判的口吻提到人道主義的。」對這現象的解釋，他以為由於馬、恩「有了更好的概念、範疇來表達自己的思想、理論了，而不需再像以前那樣用人性、人道主義來指明無產階級解放的道路

。同年四月十二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丁學良的「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是一致的」，說「人的全面發展是人道主義歷來追求的目標，因而成為它的基本標誌。」「手稿」把人的全面發展的實現同共產主義人道主義的實現視為一體；在「資本論」中，認為共產主義是「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態」。馬克思主義批判「人道派」，由於達到人的全面發展的途徑不同。「人道派」靠的是「理性的力量」、「良心發展」、「泛愛」，而馬克思主義靠的是消滅私有制；為同那些「人道派」劃清界線，馬克思放棄了「人道主義」一詞，而不是放棄它的實質。

同年五月三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不同意丁學良觀點的王銳生文章「人的研究在歷史唯物主義中的地位」，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同作為歷史觀的人道主義的區別，不在於是否重視人，而在於怎樣對待人同歷史規律的關係。」

上面的論文，有這些意見：第一、馬克思未曾否定「人道主義」，但是他的「人道主義」與費爾巴哈的人道主義不同。第二、青年期的馬克思思想沒有歷史唯物主義觀，那要等到成熟期。他們都不敢揭示毛澤東或共產黨統治反「人道主義」的暴政，內中還有人以「革命的人道主義」、和反無政府主義，暗中為中共政權辯護。也就是：當日鄧小平派拘捕和審判如魏京生等人道主義而鬥爭的民主人士，是應有的。

六、對手稿的批判

由「人道主義」的論爭，必然牽涉到青年期和成熟期馬克思的思想。筆者前面已說過，強調青年期馬克思還沒有「馬克思主義」是以俄共為首之所有共產黨人反「手稿」中異化論的策略。本節依發表的次序討論這問題，使讀者明白那些論文與鄧小平派由「放」到「收」的過程有關。

(一) 早在一九六五年邢賁思在「哲學研究」第一期發表「費爾巴哈論神是人的本質的異化」中，指出：西方資產階級學者利用費爾巴哈與馬克思都用「異化」名詞，「硬說馬克思的異化概念……主要是由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的哲學中批判吸取過來的，但是這概念的內涵，在馬克思的著作中已經根本不同於德國古典哲學。」

(二) 一九七八年「哲學研究」八月號發表汝信的「青年黑格爾關於勞動和異化的思想」，批評「現代資產階級學者和現代修正主義者利用『異化』大做文章，向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動猖狂進攻，並且製造了許多理論混亂。」

(三)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阮銘寫「人的異化到人的解放」也說：「青年馬克思從哲學、法學轉向經濟學，是進入對一切異化的根源

——勞動異化的研究。他用畢生大部份精力考察資本主義經濟運動規律的目的，是爲了剷除生產資料的資本所有制，把人從異化勞動中解放出來。在這個問題上，用成年馬克思來反對青年馬克思，或用青年馬克思來反對成年馬克思，都是沒有根據的。」

(四)一九八一年「北京大學學報」第一期發表高德文的「論馬克思經濟異化理論的形及其特點」，說「手稿」只是說明了歷史唯物主義和政治經濟學形成的初期情況，而絕不是什麼『頂峯』。隨著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和政治經濟學的形成，異化概念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有日益減退的趨勢。總而言之，「手稿」是「標誌著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早期階段的終結和形成階段的開端。」

(五)一九八一年九月一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小劬的「我國哲學評價馬克思的異化理論」，如此說：

尊重個人平等和自由的權利，承認個人的價值和尊嚴，把人當作人看待，而不是工具。

(1)馬克思青年時期的著作是不成熟的。一八四一年以前馬克思的著作，帶著濃厚的人道主義色彩，是以異化理論爲核心的。這些著作的出發點是『人的本質』，他的歸宿是人性的自我復歸。這基本上是費爾巴哈的。

(2)異化論是打開私有制秘密的鑰匙。
(3)馬克思在寫「德意志意識形態」時，

反拋棄異化概念，有人以爲，事實上，在「資本論」異化仍然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

(4)異化觀在馬克思是歷史概念，于馬克思主義形成的不同時期起不同作用，佔不同地位。

在早期不成熟著作中，異化觀是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出發點，起主動的、主導的作用；在「手稿」寫完後不到半年的「神聖家族」，馬、恩雖然仍用異化觀，重心不是人的本質而是階級和階級鬥爭。

又過半年，馬克思在「提綱」中尖銳地批判人本主義的異化觀。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對異化觀採取批判和否定的態度，到寫「哲學的貧困」、「僱傭勞動與資本」時，馬克思與異化觀沒有任何緣份了。

(六)郭因在一九八二年三月號「文藝研究」的「馬克思的異化理論與美學」中，提出「異化理論是不是馬克思成熟的思想」的問題。他說：「有人認爲異化概念曾經是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出發點，它對馬克思擺脫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的影響，以及對他的共產主義觀點的形成，曾經起過巨大的推動作用。但是，當馬克思從哲學轉向政治經濟學，直接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經濟分析和歷史分析的時候，異化概念就作不了這種出發點了。」不僅此也，「剩餘價值、商品拜物教、生產力、生產關係、階級鬥爭等一系列嶄新的科學概念是對原先異化概念的否定。：因此，異化概念已成爲一個歷史性範疇，沒有什麼現實意義了。」

郭因以爲：「『手稿』的思想，是成熟

了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資本論』等著作是把這種思想加以發展、豐富、充實了。」他接著說：由一八四二年馬克思讀費爾巴哈的「論基督教的實質」起，到一八四四年一月寫「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止，也就是在寫「手稿」之前「已有成熟的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觀點：一、消滅剝削制度要靠無產階級使用物質力量、使用武器；二、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三、和『手稿』所說人的本質問題有聯繫，這裏已談到批判宗教、消滅剝削制度，就爲的使人類佔有人的最高本質。」又就政治觀點而言，早在「德法年鑑」上發表的書信中表明「他已最終從唯心主義轉到唯物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轉到共產主義。」

(七)一九八二年「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五期發表黃枏森的「試評人的本質的異化」，于敘述異化勞動的具體內容之後，強調：「認爲共產主義和人的本質是水火不相容；這顯然是過分了。人道主義的某些基本觀點，可以經過限制或改造而被包括在共產主義理論之中，但不能把共產主義歸結爲人道主義。」

他以爲：人道主義「尊重個人的平等和自由的權利，和承認個人的價值和尊嚴，把人當作人看待，而不把人當作工具。」至于「有些西方學者硬說這才是真正的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後來的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退化了，這種看法帶有明顯的階級偏見和政治意圖！」

(待續)

日據下台灣史年表

葉榮鐘 編
李南衡 編註

年代	日期	台 灣 史 事	日 本 史 事	日 期	中 國 史 事	日 期	世 界 史 事
	3. 30.	全文如下： 第一條：台灣總督得在其管轄區域內，發出具有法律效力之命令。 第二條：前條之命，應依台灣總督府評議會之決議，經拓務大臣請勅裁，台灣總督府評議會以勅令定之。 第三條：臨時需亟緊急時，台灣總督經前條第一項手續，得即發行第一條之命令。 第四條：依前條所發命令，應於發佈律即請勅裁，且報告台灣總督府、評議會。不經勅時，總督應即公佈該命令向後一生效力。 第五條：現行法律或將來發	佈之法律，其全部或一部施行於台灣者，以勅令定之。 第六條：此法律自施行之日起經滿三年起，失其效力。	6. 2 6. 13 6. 14	入深山中謀再舉。 樺山總督轉任樞府顧問官、陸軍中將子爵桂太郎繼任台灣總督。 日相伊藤博文及海軍大臣西鄉來台視察。	7. 5 7. 12	軍北斗隊被民軍襲擊中隊以下二人戰死，殘兵退却彰化。日軍台東隊開抵花蓮港清軍殘兵二百人降伏。 北斗、彰化設臨時法庭審判抗日義民。
			台灣總督府條例及民政局官制公佈。撤銷軍政恢復民政。地方官制公佈，全台置台北、台中、台南三縣及澎湖島一廳。另置撫臺署管理蕃地蕃人事物。 日妓始來台，居台北市西門街養氣樓。	6. 17 6. 28	雲林民軍領袖簡義、柯鐵率眾蜂起，日軍偵察中村中尉以下五人戰死六人負傷，由嘉義台中急派援軍。 創刊台灣新報。 林圯埔（竹山）憲兵屯所被民軍三百包圍，日軍死傷六人向雲林退却。6. 29. 集集守備隊被民軍包圍向南投退却。	7. 30 7. 4	總督府公佈准許屬下稅關吏、監守、巡查攜帶銃器。各地義兵蜂起，日軍戰死極多。
			大阪商船會社開始大阪台灣間航路之營業（台灣總督府命令航路）。 恒春支廳長債排灣族大頭目潘文杰等入台東招撫義兵，清將劉德杓拒之，遁入山，5. 31. 日軍包圍劉德杓，劉逃	6. 30 7. 3	6. 30. 在雲林作戰中之佐藤少佐被民軍二百名襲擊經他里霧向大莆林退却。 南投日軍守備隊被約百人之民軍所襲擊，激戰終日，山中隊長以下八人戰亡。 數百民軍襲擊台中。7. 4. 日	10. 1 9. 25	國語學校規則公佈。 台灣總督府制定犯罪即決例（律令）。（賦與警察署長、憲兵隊長以拘押、科料之即決權）。（編者註：科料為財產刑之一種金額自一角起二十元止）。

年代	日期	台 灣 史 事									
12. 31	12. 23.	12. 9.	12. 3.	11. 19.	11. 15.	11. 13.	11. 7.	10.	10. 14.	10. 1.	<p>台灣新報改週刊為日刊。 總督更迭，第二師團長乃木希典任台灣總督，桂總督罷免。 鼠疫流行，台北設臨時檢疫所。 民軍六七十名襲擊二林街憲兵屯所。11. 19. 民軍領袖鄭吉生襲擊鳳山。11. 30. 民軍三百名襲擊台北近郊景尾警察隊。 日軍嚴禁討伐軍不得放火燒夷民軍部落村莊。 文山陳秋菊等降日。 義兵首領鄭吉率眾攻鳳山。 義兵首領林大北、林繼新等率兵降日，計十一月中降日者達三百七十人。 日政府改稱台南延平郡王祠為開山神社。 景尾（景美）、錫口、海口等地義兵襲日營。 太魯閣蕃人襲擊駐在花蓮港守備隊之新城監視哨，將校以下十三人全滅。 雲林民軍領袖柯鐵據太平頂</p>
											<p>抵抗日軍，自13日開始戰鬥以來日軍損失慘重，將校以下死傷百餘人。</p>
<p>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p> <p>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p>											
											<p>台 灣 史 事</p>
											<p>台 灣 史 事</p>
											<p>台 灣 史 事</p>

替「工業化」開疆闢土的「進步主義」

——一個人類前途的思考

■蔡伸章

台灣學術的「半文盲」理論基礎

近年來，有關工業昇級、科技發展方向、資本與技術密集工業的建立、資訊工業的開發……乃至於人口膨脹問題、都市化問題、生態與環境問題、社區規劃問題、消費者保護問題、工業公害問題、日趨工商化所引致的社會問題……乃至於生活品質問題，已

日益受到國人的重視。而有些政論圈亦曾針對現代化問題、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民族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中華傳統的現代化問題……甚至經濟發展的意識型態問題……展開一些極其膚淺的辯論。

筆者以為，上述繁多而複雜的問題，無一不與近兩百年來的世界工業化問題有關。筆者感到好奇的是，這些喜作驚人之語、好逞口舌之快的「半文盲」，對這三百年來的

工業化進程，它在世界各地區所造成「衝擊」的程度……乃至於對社會結構、人口問題、生活型態、階級形成、政治局面、意識型態、種族問題、民族主義問題、政治制度、法律規章、價值觀……以至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個人與群體的關係……產生的影響如何，究竟有多少瞭解。

在這種情形下，毋怪於這一波又一波的「意氣論戰」，每每在論戰雙方，皆耗盡「腦原」——但已洩過「情緒」之後——即告無疾而終。

對這批「盲人瞎馬」的開路先鋒與時代猛將，我們當然不敢寄予厚望。

然而，追根究底，這類「老K對小K」式的混戰，是有其「時空背景」的——亦即，台灣式的染缸。有人譏稱台灣文化為「雜牌文化」、或「雜種文化」，應注意的是，這個「雜種」——不是混血而來的——而是「亂交」的產物。此種雜種文化——因即時行樂的亂交而形成的「怪胎」——的最大特色是，圖一時之爽，而不知百年大計，以致於目光如豆，見樹不見林……我們的政治系統、經濟制度：工商企業……乃至社會風氣、人際關係、生活樣式、文化出版、學術研究……以及所謂「黨外活動」莫不皆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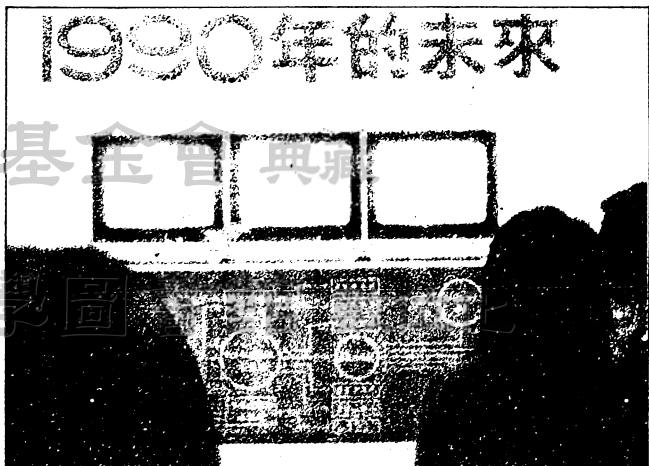
在這種時空背景下，看任何問題，既乏歷史的反省力，亦無現階段的批判力。對未來自然會感到前途茫茫——如此，我們如何培養出一貫的透視力呢？以學術界來說，什麼東西都有人搞，但搞的全是 Model，什麼旁門左道都去鑽，就是不敢碰理論。學經濟的

，不是搞「貨幣神仙論」，便是搞「計量萬能論」……而對經濟理論、經濟史觀……「經濟人類學」之類的基礎性東西，却少有人肯去探究。學法律的，什麼鑽牛角尖（最好能賺到錢）的東西，都有人鑽，就是不肯研究法理。學社會學的，不是勞資糾紛，就是社會工作……人口統計，「社會變遷」（在台灣所謂的社會變遷論，好像是江山樓與寶斗里的風水輪替論），而對社會學的下層建築却鮮有人去觸及。學醫的，除了自嘆不如王永慶之外，開刀每不忘索紅包，其醫德之賤，如跟獸醫相比，可謂差以千里。由這類貨色在扮演台灣的文化要角，你就不難想像，台灣的雜種文化會「突變」成什麼樣子。

激情民族主義下的 中國工業化

經濟史學家羅斯托（W. W. Rostow）在其「經濟成長史觀」（The Steps of Economic Growth）一書裡，曾謂工業化係起自一國對其「國耻」（national humiliation）的反抗。這種說法至少對一八六七年的日本明治維新來說，是極其恰當的。因為，日本之迅速邁向工業化，部份原因無可否認地是由其耻感的文化傳統所逼出來的。再加上人口與面積的經濟規模，頗有利於本土的迅速工業化，因此日本乃能成功而較少痛苦地，將西方工業文明，納入於其本土的文化架構之內。

而中國這個古老帝國，對西方工業化的入侵，究竟採取怎麼樣的反應態度與行動呢



整個七〇年代後半期，除了台灣以外，舉世聽不到一點對進步主義的樂觀期待

？或許，這個問題可以「老羞成怒」這四個字來概括。當西潮襲入中土時，滿大人們並沒有覺醒到時代的鉅變：對於西方列強的船堅廠利，中國的反應是師夷長技以制夷；對於西方的政經制度，中國則嗤之以鼻；對於西方意識型態的挑戰，中國則出以自我膨脹的民族主義來搪塞。對於西方工業化的來龍去脈，亦鮮有去探討與思考。這種關起門來做皇帝的民族情緒，使國人不去瞭解西方強勢文化的特質，又令國人昧於自身危機的處境，而當帝國主義的強制力以排山倒海之勢，大舉撲向東來時，終使國人被捲帶其間，而手足無措。

粗淺的說，工業化過程，是自一七六〇

年代英國工業革命發生之後，首先在英國展開的。由於係出自「自發性的開展」，因此英國的工業化過程可說是一種有機性的發展，企業活動在自由市場的機能下自由的運作，國家的監督與控制減至最低限度。因此，英國工業化過程的特色——它的漸進性、它的無計劃性（unplanned nature）、它的私有性、以及它的濃厚的本土性——幾乎是歷史上的一個特例，我們在其他國家絕難看到類似的情形。在其他地方，大體上說來，工業化皆係一種「輸入」，它不是由上層階級強行加諸於社會，便是由現行社會結構之外的集團，引進社會的。

而相形之下，歐陸國家的工業化大體上是由國家所推動的，雖然各國在程度上各有不同。此可由歐陸各國在進行工業化時，皆由政府協助引進英國的技術人員、與技能工，籌措投資資金、提供貸款、創立產業、興辦學校、推動技術訓練、成立科技研究機構……等看出來。法國工業化的開路先鋒乃是金融機構，因此法國的金融機構通常兼營生產事業。而德國工業化的主要推動者並非商業的中產階級，而是普魯士的頭等階級——普魯士的年輕貴族（Juniors），類此工業化型態，可稱為「強迫性的工業化」。而日本的工業化，則是在明治天皇的象徵性領袖下，由一部份的舊封建地主階級所推動的。

此外，自一八八〇年代以後，俄國亦積極從事於迅速而密集的工業化計劃，沙皇政權全力引進外國資本與外國技術援助，但在

本地完全欠缺實業家階級，妥當的放款機構，以及技術性與紀律化的工作力的情況，工業化基礎過於薄弱，反而把沙皇政權拖垮。在共黨政權成立後，共產主義又為工業化創立了一套新模式。在史達林的高壓政策下，俄國的工業化係由一個革命群眾黨所領導，此種工業化的中堅份子，是西化的知識份子，而其生力軍則是農人。在這種工業化過程中，農人不是註定要消失，便是徹底附屬於新創立的無產階級。俄國的工業化模式，為其後急於迅速工業化的落後農業社會，提供了一個新經驗——在本土欠缺任何社會力的情況下，亦可進行工業的發展。



馬克斯主義基本上仍是進步主義

工業化帶來社會秩序、階級等的全面翻轉

工業化的不斷推出，使人類愈來愈形脫離其過去的懷抱，舊的農業社會秩序，漸為新的工業社會秩序所取代，人類的生活型態引起了空前的轉變，而社會的階級結構亦掀起了空前的「大翻轉」——新興企業資本家一躍而為社會的新統治階級，而廣大群眾却淪為形同商品，或甚至商品不如的無產階級。這種社會階級的「大翻轉」，促使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的本質，從事結構性的分析。分析的結果使他確認，生產的「公

力化」與分配的「私利化」之間的矛盾，及其相應產生的：下層建築——工業化生產方式，與其上層建築——私有財產制度之間的無法配對，乃是導致資本主義工業社會不穩與不公的主因。因此，資本主義的工業化模式，開始面臨到共產主義意識型態的挑戰。工業化是一種全球性的擴展過程。在歐美等工業先進國家彼此之間，由於工業發展程度差距不大，因此彼此間的交往並不致對對方構成重大的威脅。但是，一旦此種工業化的強制力，探入其他未有任何工業基礎的落伍農業地區時，它勢必對當地帶來重大的「衝擊」，甚至危及其社會的穩定。

由於自身的社會穩定遭受挑戰，落後地區對工業化的「侵入」，往往深具敵意，而此種敵意每易激起盲目排外的民族主義情緒。在此種民族主義情緒高漲，而在現實環境上又苦無出路之餘，落後國家往往乞靈於人世間的現有彌賽亞——共產主義的意識型態，以圖開創新格局。因為共產主義的意識型態——西方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的照妖鏡——不僅能助使它們「識破」它們本身所敵視的西方社會的矛盾與弱點，同時亦能為它們指示一條——有別於西方資本主義工業發展模式的新途徑。如此一來，落後地區的民族主義便很容易地結合於共產主義的意識型態。

特別是由於蘇聯新經驗的影響，它們往往堅信，它們必可自力更生，或甚至「關起門來」自求發展。而此種新發展模式的計劃性、集體性、均穩性……公平性；以及高度的集權性，與乎目標的明確性，更能使它們

的排外傾向、傳統文化、及民族情緒獲致相當程度的安全感。於是乎，國際革命乃揭起了民族主義的大旗。

工業大步向前的時代背景

工業化雖然是自發性地首先在英國展開（荷蘭亦可算是工業化的發源地，雖然其程度與規模不及英國），但是，它決不是一種「突變」。不錯，工業革命使人類「斷絕」於其前工業時代，但是工業革命本身却是西方自十一世紀初以來「多面化」文化趨勢，經過源遠流長的互動作用，而迸現出來的產物。無可否認，中古世紀僧侶教士在「黑暗時代」裡孜孜研究，摸索出來的「科學成果」，文藝復興使人文與科學研究擺脫了宗教的束縛，啓蒙時代所開展的思想開放與對人類前途的樂觀信心……理性哲學帶來的進步理念，經驗哲學所培養出來的「容忍態度」……以及一七六〇年以前，英國一百多年來



熊彼得認為資本主義是介於封建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過渡狀態」

的政治民主化趨勢與社會穩定……在在皆為工業革命奠下了鋪路工作。

然而，在上述諸多文化源流中，與工業化哲學——工業主義（Industrialism）關涉最深，且能對工業化趨向賦予時代意義的，當推「進步主義」。此種進步的理念在「巴黎的第四共和」——屠哥（A. R. J. Turgot）、康道塞（Margueris de Condorcet）、聖西蒙（Henri, Comte de Saint-Simon）、與孔德（Auguste Comte）——身上達於極致。而其中將進步主義與工業主義結合得最緊密的，當推聖西蒙。

在進步理念的啓蒙之下，聖西蒙首先創立了一個「工業宗教」。在他所願見的未來工業社會裡，科學與技術將成為推動社會前進的原動力；由於這種工業社會的推動者主要係科技與企業「官僚」，因此政治領導人物將不再被需要，以此，在政府機構裡，政治因素將減至無形。此種工業社會的最主要特質，一言以蔽之，乃是——「政治下馬，科技掛帥」。

繼聖西蒙的工業宗教之後，工業化與進步主義的意識型態，即有著明顯的密不可分關係：當工業化的推動力向前挺進之時，進步的意識型態即隨之高漲。在十八世紀後半期，進步主義的信心如日中天，而工業革命亦於此一關鍵期，迸現於世。

工業化在十九世紀至五〇年代的興衰浮沈

到了十九世紀上半期，工業化繼續推進的結果，雖引致了不少的「社會陣痛」，激起了柯爾雷基、夏特布里昂等人對進步主義的強烈抗議，但因值資本主義工業化的亢奮期，因此，進步理念便在工業化強大推動力的「撐腰之下」，直衝到十九世紀末。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工業社會，雖持著強烈的抵制態度，但它祇是對資本主義體制的內在矛盾所造成的「非人道」與「不公」，表示強烈的不滿而已，基本上，它仍寄望工業化的更開發階段——社會主義的工業社會——以期未來出現一個真正具有下層建築基礎的人道化工業社會。因此看來，馬克思主義在本質上，亦屬進步主義。到了十九世紀末，工業主義的氣焰稍減，而進步主義的意識型態，亦隨之飽受來自哲學、藝術、與文學界的反理性與反工業的意識型態所圍擊，浪漫主義與神秘主義一時蔚為風潮。

此種對未來的悲觀主義氣息，一直持續到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但是整個說來，進步主義的氣焰，並沒有被徹底撲滅，一般對科學知識與技術專才解決工業社會諸般問題之能力，仍深具信心。即使是毀滅性的二次世界大戰亦未曾徹底動搖人類對進步主義的信心。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已開發世界經濟的空前繁榮與待開發世界的熱衷於工業化，更使工業主義與進步理念在一九五〇年代裡，一如百年之前一樣，水乳交融地達於頂峯。

在「富裕社會」的美夢之下，「後工業社會」的理念，乃勃然而興。一九六〇年代早期，丹尼·貝爾（Daniel Bell）首先提出了後工業社會的理念，他認為，先進工業社會正行進入的「後工業社會」與工業社會的差異——主要在於經濟結構與社會結構方向——正如同工業社會與前工業社會一樣。後工業社會的主要特點是：主要經濟活動由產品製造轉向服務性經濟，主要生產力由藍領階級轉向白領階級，而在白領階級之中，專業性、技術性、與科學性的集團，將愈來愈居於主導性的地位，而在生產工具方面，舊有的機器技術將自新興的「知識技術」所取代。這是人類自有文明以來，繼農業革命、工業革命之後而來的「第三波」革命。

工業化作為

「第二波」的角色檢視

但是，「第三波」還未到來之時，「第二波」已出了問題。一九七〇年代初，污染與環境問題被正視為問題之後，一九七三年「能源危機」的爆發，愈使有識之士開始懷疑起，這個「脆弱地球」的厚生，是否足以支撐起一個美國這樣的「富裕社會」？整個七〇年代後半期——除了台灣之外——舉世聽不到一點對未來的樂觀訊息，進步主義的士氣跌到空前的谷底。

無可否認地，自一個半世紀以前，聖西蒙的「工業宗教」揭發了工業主義以來，工業主義不僅使世界上大多數人的物質生活水平，提高至空前的程度，而且，亦使一般人

對自己的生活感到相當程度的滿足。但是，工業主義本身所造成的許多內在及外在衝突，以及他本人所親見的——工業主義理性化與集權化的特質與趨向——造成今日一般人對工業主義不滿的主因，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實。而在另一方面，若將工業主義的一切逆工业化弊病皆歸過於其資本主義制度，亦未免將問題看得太單純。畢竟，工業主義在許多先進資本主義社會裡，所形成的「不滿」，在一些先進社會主義社會（如捷克、匈牙利）裡，亦如出一轍地呈現出來。以理性化秩序來說吧，那一種體制的社會能不遵循它的原則，而建立起龐大的精密工業的？

工業主義將仍是

下層建築的主力

筆者認為，工業主義將仍是下層建築的主力，在短期的未來內，工業主義僅管呈現不穩，但它仍將持續下去，因為目前人類並沒有擁有真正超越工業主義的下層建築。但就長遠的未來視野來看，當世界的經濟發展，達到較均勻的水平（即窮國與富國的差距大為減少）時，社會結構與經濟制度即有可能作重大的「質變」，屆時，工業主義或將較具有「人道化」的面孔。因為，當人類的生產問題全面獲得解決，且物質生活大體上皆能獲得滿足之後，戀物狂的社會即有可能逐漸轉向以人為重的「人本社會」。

在這方面，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的看法，雖然天真，太形而上，且根本不合乎經濟發展準則，但就長遠未來來

看，此種「質變」亦有其可能性，因為事在人為，環境本身還是人類所塑造的。

依熊彼得看來，資本主義制度的工業主義——基本上為十九世紀歐洲工業主義的經驗——乃是介於封建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一個殘餘的「過渡狀態」。熊彼得根本未將「古典的工業主義」視為一種全面性的社會秩序。他認為資本化工業主義祇是一種「雜種」——一種歐洲封建主義的勢力與結構被逐漸瓦解之前的一種暫時時期而已。但是，「在瓦解『前資本主義』的社會架構之時，資本主義本身不僅擊毀了阻礙它進步的藩籬，同時亦飛越了防止它本身倒塌的拱壁」。當此種過程大體上完成之後，不僅是封建主義的結束，亦且是資本主義的終了。自此來看，資本主義似乎祇是封建主義分解的最後一個階段而已。接下來的，乃是熊彼得所謂的一種行政化的、集權化的、與計劃性的社會主義社會——至此，人類又恢復到一種穩定狀態。

這種社會不是當今匈牙利所引以自豪的新社會，也不是美國未來學家所期待，即將出現的後工業社會，而是這兩百年來的工業化過程，普及全球，並大致趨於穩定化——所謂的穩定化是指，人類所建造的制度，大體上能駕馭工業化的進程，而使人類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能保持均衡狀態——之後，所逐漸開展出來的「新社會秩序」：一個人對自我的意義有相當覺醒，且能努力去做人的社會。

台灣文學研究會與 「鄉土文學」

訪許達然博士



編按：小說家陳映真於七月應「台灣文學研究會」之邀赴美演講，曾引起海內外華人界相當大的矚目。也引起部份國內讀者對由旅美學人組成的「台灣文學研究會」的好奇，本刊特別訪問了研會的召集人，甫由美返國作研究的許達然博士，了解文研會的創立過程，與未來計劃以及海外對鄉土文學發展的一些看法。

台灣文學研究會
為什麼成立

問：我們想知道台灣文學研究會它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當初怎麼創立的？

答：成立這個會是很久以來海外一些朋友的願望，所以去年十月三十日，陳若曦、謝理法、張良澤、洪銘水、江百顯、葉芸芸、林克明、東方白、林鎮山、張富美、杜國清、林衡哲、陳芳明，還有其他幾位，一共十八個人把這個會弄起來，剛好楊達老先生也在美國，我們就也請他參加成立大會。為什麼希望有這麼一個會？無疑台灣文學必須推廣及突破，因為台灣鄉土文學搞到現在還沒有突破。在推廣時我們希望把台灣文學研究學術化，我們計劃出學報，用中文、英文跟日文發表；假如用中文發表，就有英文和日文的提要，假如用英文發表，就有中文和日文提要。除了論文外，我們還計劃把在台灣發表過好的作品譯介到國外，（無論是從前的或現在的），把台灣文學國際化、學術

■楊棄

化。另一個目的就是希望海內外作家能夠溝通，所以每年我們至少都請一位國內作家到美國參加年會，像今年就請陳映真先生。

問：你剛剛提到突破是……

答：比方說思想上的突破。目前寫來寫去仍缺乏世界觀，「寫實」仍徘徊在現實的反映（"reflection of"）而沒發展成對現象的思慮（"reflection on"），發展成批判的寫實。再如寫作的範圍吧！不妨寬廣些，台灣作家已寫了約六十年的農民小說，早該策略上解決農民的困境了。繁榮既已搬到都市，都市既已變成問題的問題，不妨多寫些都市的，探討都市文明裏台灣社會的、政治的、及經濟的疏離與衝突。再如，台灣文學是否能藝術在傳遞給讀者信息。作家探討各種疏離是爲了消除疏離吧！

問：像文學研究會它的組織型態、還有活動方式是什麼，除了論文發表……

答：我們有一個章程，組織很簡單，有個召集人、有個秘書、有個財務，都是由會

員投票選，作兩年不得連任，每年一定有一個年會，一定有論文發表。

問：除了年會和論文發表之外，有沒有其他活動？

答：至少目前沒有，這是一個比較單純的學術性團體，不是社交的，平常我們有同仁的通訊，大概兩、三個月出一期。

問：今年是第二屆年會嗎？

答：今年事實上是成立以後第一屆。

問：去年和今年的活動有什麼不同？

答：去年就是成立而已，討論章程的草案并通過。

問：召集人是誰？

答：我。

和諧地處理

意識形態上的差距

問：從名單上看來，文研會的成員各派人物都有，如果彼此有不同的意識型態的話，要如何協調？

答：我們大家都很和諧的討論，從來沒有發生過什麼不愉快的事情，因為大家對臺灣的文學發展都有同樣的關懷，不過意見會不一樣，不可能大家的意見都一樣，事實上意見全部一樣也不好。

問：文研會關懷的主要方向是什麼，也許十八個人會有不同的方向……

答：沒有什麼特別方向，十八個人當中大部分也同時在創作，著眼點主要是這塊土地上的文學發展，沒有想過什麼方向，台灣文學發展的方向應該是要這個土地上的作家

在創作中去尋找，不是由外在力量或理論家決定。

問：文研會的研究範圍有多大，有沒有什麼特別範圍？

答：時間上從清朝到現在，地域上是台灣。

問：作這些研究到底能不能推動台灣現代文學的發展……

答：現在還不知道，不過可以舉個例子，譬如台灣文學史應該寫而一直都沒有寫，我們那時有一個討論，是不是十八個人分工合作把這個寫完，後來我弄了一個提綱，不過大家都忙，而且這種東西分工合作也容易，所以就沒有寫，回台灣後聽說有幾個朋友想寫……

問：現在文研會最大的計劃是……

答：在工作上是希望出個學報，現在還在籌備階段，原則上希望也在台灣發行。

問：文研會的同仁對台灣現狀有沒有一些共同的想法？

答：這個沒有討論過。

台灣的現代文學 表現了什麼？

問：譬如對現代文學……

答：呃，我講我個人的好啦，台灣文學還沒有進展到「史詩」的階段，所以我覺得台灣文學還不能驕傲，譬如人家有馬奎茲「百年孤寂」。所謂「史詩小說」，我認為是表現這個時代這塊土地上人民的思想、生活經驗、期望、理解，甚至是幻想的作品。

問：那你認為台灣文學目前表現了些什麼？

答：表現的主要還是社會和經濟的變動，不過都還不是全面性的、時代性的、史詩性的。我個人是希望台灣能有史詩性的小說出現，別的第三世界國家早就有了。

問：文研會的同仁是不是同意台灣文學應該往第三世界的方面看過去？

答：我認為這樣，我想其他同仁也一樣，第三世界的成果我們不僅要肯定，也要學習，不過無論如何著眼點終究還是在島上。台灣對第三世界的作品翻譯大部分是詩，很少小說，假如馬奎茲不得獎的話，第三世界小說在台灣介紹的就更少了。

問：由此來推演，台灣的命運是不是會和第三世界國家類似？

答：我寧可這麼看：第三世界的命運很值得做我們的借鏡。第三世界很多國家比台灣落後，但文學成果有的比台灣好，像拉丁美洲作家對於傳統和現代的東西都有很強的吸引力，譬如馬奎茲的東西，現代主義都進去了，可是他注重民族自己的神話。大傳統與民間文化，把外來的變成自己的。

問：是不是他們的殖民經驗和被壓迫經驗也有關係？

答：當然有關係，他們一直是被征服者，即使現在自己管也被自己人壓迫，所以反抗的傳統一直存在。

問：拉丁美洲的文學精神是不是最主要的在這種反叛精神？

答：當然不止，在反抗的過程中還批判

外來的東西，並不像我們有段時期盲目的接受現代主義。

台灣現代文學和傳統之間的斷層

問：那你不是認為台灣文學沒有傳統？

答：其實有啊，傳統最晚可以推到日治時代，最初時期是抗議性的寫實文學，後來還有社會主義傾向。日據時代的台灣文學傳統在光復後因政治與語言的隔絕而中斷。前輩台灣作家不能夠用中文表達，在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很難找到像台灣這麼慘痛的例子，從太平洋戰爭以後，他們就比較少寫，其實他們有些好的作品如果翻譯成英文都是可以拿得出去的。四〇年代初到七〇年代卅年台灣文學的斷層，不只因為這些作家不能夠寫，不能用中文表達，也因大家都不重視他們，甚至不知道他們的存在，不知道他們以前的成果。這個社會寫實傳統假如能繼續下來，的話，又經過現代主義的衝激，台灣文學一定更好。

問：台灣文學研究會在海外是不是有受到什麼壓力？

答：沒有吧！這是一個純粹學術性的活動，而且我們不分黨派、省籍，會員對外公開。

問：關懷的重心有沒有考慮到大陸作家？

答：目前還沒有。

鄉土文學論戰後的台灣文壇

問：台灣鄉土文學經過論戰之後到目前的發展，運動感已經消失了，大家現在都沒有爭論，都回去創作，現在成果如何？你對當初鄉土文學論戰這個意義本身有沒有什麼批判性的看法？還有你認為它的發展應該是走寫實主義呢？還是各種流派結合在一起？

答：對，目前大家創作，也應該這個樣子，理論太多不見得好。我對整個論戰是肯定的，它不但激起作家對社會的良心、責任感，使作家意識到寫作也是種社會事業；而且也激起一般知識分子對社會的關懷，這種積極效果至少在文化界幾乎是全面性的；不過問題是論戰裏所期望的那些東西，現在創作上是不是有呢？好像創作比理論晚了幾步，至於發展的方向我不願意說是應該怎樣，反正作家本身依據他的良心、意識跟信念去寫。

問：你對現在台灣鄉土文學南派、北派之間彼此的爭執點有什麼看法？

答：我比較樂觀，我覺得台灣的文學還沒有進展到可以分派的程度，假如有分派的話，我是不太贊成，事實上現在的分派不是本質不同，而是程度的不同，強調的不多。創作的的朋友基本上都關心這個土地上的人民；大家都創作吧！分工而不分派，事實上，兩派的人都把台灣放在整個世界的變動中來考慮，一個好的文學作品不只是這個土地的

，也應該是世界的。當初有人講邊疆文學，但那根本不是個問題不必爭執，他當然有權利這麼講，但我們不必去擔心以後的人會怎麼寫現在的台灣文學，最擔心的是現在我們有沒有努力去創作，只要大家關懷的東西一樣，一定會走到同一條路子上去。人家看你這塊土地上文學好不好而不是看你這地方的文學理論寫得好不好。理論常是抄來的，文學却要自己創作的呀！我覺得南北派不是像大家所想像的那麼不能結合在一起。分工分析，其他沒有什麼可分的啦！

問：今年年會有幾個人提出論文，能不能大概解釋一下他們講些什麼？

本屆年會的討論內容

答：這次年會的學術討論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當代台灣文學」，第二部分是「台灣文學之史的考察」。在「當代台灣文學方面」，除了陳映真的演講（「前進」已登過）外，洪銘水論文題目「陳映真小說中的寫實與浪漫」，他認為陳映真早期的小說是有很濃厚的浪漫色彩的。黃娟論文題目「再談『亞細亞孤兒』」，她原來是六〇年代很出名的一個小說家，在聯副寫東西，和吳濁流很熟，論文討論的是小說人物通過民族、社會角度下的種種悲哀。杜國清目前在加大聖塔芭芭拉分校教授文學，他的論文題目是「笠詩刊與台灣新詩的發展」，討論了三十多年台灣新詩發展中「笠」詩社的角色。葉芸芸論文題目是「戰後初期台灣小說初探」，將光復後一九四五到一九四七，二二八

事件以前能收集到的小說作精到的分析，兼及那時的社會，材料也很豐富。張富美論文題目是：「漫談有關二二八事件的幾篇文章」，這是二三篇文章的集合，反映了那時知識份子的一些想法。第二部分的論文，我的論文題目：「台灣的社會與詩（一六六〇—一八九五）」，討論的是清朝詩與當時社會關係。謝理法論文「日據時期台灣畫家與文學家關係」，用一些畫家和作家為例子表達當時二者關係，因為當時的畫家、文學家、作家都不約而同的參加過政治運動。陳芳明論文「日據時期台灣左翼政治運動與文學運動」討論當時文學與政治互動關係。另外張良澤的「西川滿先生著作書誌」。這些論文我們都希望能印到學報上去。

問：最後請問你自己最近在作些什麼研究？

答：我現在在故宮看軍機檔和宮中檔，希望看這些檔案來寫有關清代台灣跟福建的社會變動，這些檔案都是清朝官給皇帝的奏摺，都是原件，很可惜國內的歷史工作者很少在利用，從那些地方官給皇帝的報告可以看出很多中國當時的社會變動。

